

獻辭

獻給誰呢？

獻給你們，我將這部戰史獻給你們，我輕步兵十一聯隊的勇敢的戰侶們。牠是我的，你們的，也是我們的。這幾頁文字描寫着我的生活，你們的生活——我們一塊兒當那些忘不了的日子度過的單調而充實，簡易而緊張的戰壕生活。

我永不會忘記你們，因為你們曾給我以一種令我安慰的確信：在為敵我所爭奪的阿爾卑斯山的那些嚴酷的高峯上——又在那次惡苦同時非常壯烈的圍攻戰中，——你們會證明古意大利的泉源是并不會枯竭，證明牠是保有着一種不朽的青春之寶藏在她胸中。

魯索里尼

第一

一九一五年九月到十一月

目次

第一

一九一五年九月至十一月·····一

第二

一九一六年二月至五月·····一〇九

第三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七年二月·····一八三

同我們的兵士在戰壕中

九月九日。

今天早上有了我們不久就要向前線出發的消息。到那裏去呢？誰都說不清。沒關係！要緊的是我們要調到前線去了。得度好幾個月的駐防生活的念頭令我害怕。出發的消息傳遍了各小隊，并沒引起什麼騷動。人在戰時，所以人要上戰場去打仗。這是毫不足怪的事。從另一方面說，八四年級〔註一〕的那些傢伙的精神狀態并不是消極的。上了三十歲的人自然能了解某種必要。主張參戰的人〔註二〕很多，并且不限於米蘭人，其他地方的人也有：我最近又認識了他們中的一個。那是個伍長

，洛維哥省克萊斯比諾地方人。適於作酸母用的要素是并不缺乏的。一件可驚喜的事在等着我。我接到了一封短信，內容如次：「亞道爾福·吉萊托，以前『前進』三的排字工人，現駐洛維哥，茲托友人巴達格里尼代致最深的敬意，即此祝好。」一個被送到補充部去了的當伍長的米蘭人，又帶着他的背囊和鎗回到隊裏來了；他要同我們一道上前線去。英雄的行徑喲！這個伍長名叫馬立堯·莫拉尼。鬱悶的一日。第一次的秋雨。細，靜，一歇也不肯停。

(註一) 指出生於1884年的兵士。

(註二) 在1914年八月到1915年五月這期間內，意大利有一種要求政府加入協約國方面作戰的參戰運動，其最重要的領袖就是墨索里尼。

(註三) 『前進』(Avanti)，社會主義日報，墨氏在辦『意大利民報』(Popolo d'Italia)之前，曾任該報編輯。

九月十一日。

今早我奉命同另外十二個兵士去守衛第三軍團的軍事裁判處。我，因為是儀仗兵，親眼看到了兩件不重要的訴訟的結局。第一件：一個三十九歲的後備兵被控離棄了他的哨地。他是以磨粉為業的。這個可憐人害怕到臉孔都發青了。軍事檢察官請求處他一年的拘役，可是裁判官却赦免了他。第二件：四個兵士被控偷了靴子。這是一樁複雜而討厭的事。裁判官判定他們有罪。我起初是以為軍事裁判定要比較迅速，比較簡略的。正相反，牠是精密的，分析的。也許是因了存在於軍人間的那種職業上的連帶關係罷，牠似乎比民事裁判易陷於寬。

九月十二日。

我們是八月三十一日被召回隊的。現在，我們的駐防生活已告終，人家正式通知我們說我們明早七點鐘要出發了。人家又通知我們說大佐要來檢閱我們，并向我

們『訓話』。十一點鐘的時候，衛兵所的喇叭吹警戒號了。這是大佐進營來了。我們走到院子裏去，全身武裝，只是沒背背囊。我們排成方陣。又吹警戒號了。中佐演說了。一篇陳腐的演說。當着上了三十歲的人，應當換過調子才行。把兵士應當着做人，不應當看做一些號數。對於伍長下士們，另外還有一篇『訓話』，訓話的是伊左中尉。因為我只是一個小兵，我就跑出來了。

九月十三日。

兩點鐘：起床，排隊。我們得領五天的餉，一雙跑路鞋，一條軍用毯，和一小聽預備路上吃的罐頭牛肉。這事的辦理費了好幾個鐘頭的時間。輕步兵們擁擠在軍需中士的辦公室門前。裏面，非拉臘人福格里中士作着全部的工作。他口叫着，手忙着，臉流着汗，彷彿一個挑夫。

黎明來了。

——背上背囊！

向火車站進行！列車已準備好。可是遲了些時才出發。我們一共是三百五十一人，三個和我們同行的軍官——一個中尉，兩個少尉——在內。我們上了車子，將所有的車箱都擠得滿滿的。在出發前，一個穿黑衣的女人擠開擁聚在列車周圍的人羣跑來投入她的就要出發了的丈夫懷中。他呢，漠然無所動的輕輕從她多情的擁抱中脫身出來，安慰着他的兩手捧住臉以掩眼淚的慢步遠去的妻子。這就是我們出發時的唯一的動人的插話。我們的車子上飾着樹枝。最初的一次震動。短促的一聲汽笛。好了：列車出發了。

——再會！再會！

手癢擊地在車門和窗外揮動着，口裏亂叫着：

——再會！再會！

接着，就是扯開喉嚨唱出來的歌聲了。我的朋友們叫道：

——意大利萬歲！

列車橫斷那環繞着布里西亞的平原飛馳着。在秋陽之下變了色的廣大的綠野。加爾達湖。我從沒看見她如此美麗過！佩西拉。灰色的城砦。牠使我回憶起了我一年的兵士生活。迷人的半島嶼，再會——味羅那，小停。維薩斯，停。特列維斯，軍隊的大移動。一列車的傷兵。另外一些滿載步兵的車輛掛到了我們的列車上，牠成了無限長的一列，不得不將牠的進行遲緩下來。

車站：哥萊格梁諾，波爾特羅尼，薩西爾。

黃昏。在漸漸暗去的天空，翱翔着一隻「法爾曼」。加薩爾沙，長的停駐。人家又掛了一些滿載砲兵的車輛在我們的車上。一輛無蓋貨車載着一座非常大的大砲。牠被纏滿了綠的枝葉。砲手之一揮動着一面三色大旗。誰都顯得異常興奮。不同隊的兵士間的相互致敬。烏第尼——當我們十九點鐘到達那裏時——已沉沒在黑暗中。一長列一長列的糧食車一動不動的臥在鐵道上。一個在戰鬥中的軍隊的糧食與

軍用品的供給，需要多麼大的努力啊！西維達爾。夜已深，什麼都看不見了。我們向駐紮的地方走去。我和同伴們在一家農家的倉樓上倒下來。熟睡。

九月十四日。

五時起床。我覺得骨頭有點發酸。背上一個三十基羅克蘭姆重的背囊去跑一個鐘頭的路，我定會仍復精神煥發起來。我們正在營舍的院子裏等着向加波里托出發的命令。一個頭童穿過路上，口裏叫着：

——一隻飛機！一隻飛機！

果然，一隻奧國飛機在很高的地方翱翔着。高射砲隊立刻開始了活動。砲聲響了。榴彈的淡綠色的小烟塊點綴上了天際。

可是始終在很高的地方飛着的敵機，却掉轉頭飛回去了。

西維達爾：同情的城。一件令人感興味的事：阿特蘭德·黎斯托里〔註二〕的紀

念碑。這裏，人比在烏第尼更容易感覺到戰爭是在鄰近。無限長的自動貨車和其他各種車輛的行列不停地往來着。

我寫這幾行東西是在一個農家的院子裏，小憩時。

同伴們有的在睡覺，有的在寫信，有的在涼棚下面玩「莫拉」。〔註二〕大砲的轟轟之聲從遠處傳來。我愛這種富於平凡與偉大的事物的動的生活。

〔註一〕 Adelaide Ristori，意大利戲劇女優，1821年生於西維達爾（Cividale），1906年死於羅

馬。

〔註二〕 Morra，在意大利很流行的一種遊戲，參加的人同時各舉起幾個手指來，猜其總數，

猜中者勝。

九月十五日。

停駐於聖皮亞特洛。一個自治邑。這裏，人們說的是斯羅維尼亞土語。對於我

是不可解的。

伊左中尉昨天會請我們同他喝過一杯，作爲告別。他要直送我們到火線上，隨後就回布里西亞進飛行隊去當偵察隊員。肝胆相照的兄弟的聚會。同我一道，有畢斯馬，莫拉尼，達舒里，波哥尼。今早七時起床。前進！火熱的太陽。運貨車和輜重隊激起來的塵土弄得我們兩目如盲。

斯圖比薩，戰前意大利的極邊地。我們在那裏發見了價廉物美的啤酒。

不久後，我們到了舊時的邊界上。路傍有座民房和一所哨舍。奧國的國徽已經不見。

對於記起了一九〇九年十月曾被『奧地利亞帝國』驅逐出境過的我，一時不禁有今昔之感了。

中尉叫了一聲：

——意大利萬歲！

我，正在隊首的我，我跟着叫了一聲，於是，一下，四百個聲音合叫起來了：

——意大利萬歲！

在走了一段令人疲倦的路程後，我們到了羅比克，從前屬於奧地利亞的一個村子。在羅比克，好幾個鐘頭的休息。我們奔投入該地唯一的一個旅館。一個六七歲的小孩子從井裏汲了水送來給我們喝。我問他道：

——你叫什麼名字？

——史丹珂。

——以下呢？

那孩子不懂，不回答。我將我的問語向一個從院子裏走過的小姑娘復述了一遍。

——他叫羅本契支。

一見就知是一個斯拉夫人的名字。

在不遠處的草地上，米蘭人巴西亞拉兜着圈子。他曾從報紙上剪下一張小小的戰區地圖保存在他的皮夾裏。伸出一個手指，他指示給我們那有名的神祕的尼祿山。

下面是在距加波里托兩基羅米突遠之處，一座坐落在路旁的還顯小教堂的三角楣上發見的一個銘：

“Nikdar Noben eo ni Bil zafusen

Kiv Vartvo Maris Bil izzogen” [註1]

加波里托。我只看見一座有一個灰綠色的細長尖頂的白色鐘樓。許多兵士圍攏着我們找尋着他們的同鄉。我們在離伊孫左河不遠之處一片赤裸裸的地上紮下了營。和我同蓬帳的是：畢斯馬伍長，達舒里伍長，波哥尼排長。夜裏，大砲的轟轟聲從高里茲那方面傳來。在由哨兵們守護着的野營中，深的寂靜。人『噢』得到戰爭。

(註一) 未接於馬利亞的人從沒有被塞過。

九月十六日。

冷的朝晨，伊孫左河上蓋着一層濃霧。我來到加波里托的消息傳播開了。談話和印象。兩個砲兵。啊！畜生！照他們說來，我們的軍隊是幾乎已經完全瓦解，英國是在睡着覺，法國是已被壓服，俄國是已經「完了」。

我聽人反復說了不知多少遍的愚昧而可憎的話。那兩個傢伙——是兩個從沒上過戰場的傢伙——幾乎大遭毆打，幸而逃得及時。可是這裏有三個波倫亞人。他們的精神要好上萬分。

在分配盆碗的時候，一個隊長跑到行列中來找我。

——我要握握民報「註一」主筆的手。

閒談的午後。戰爭的插話。阿爾卑斯山防守隊隊員全體一致的意氣激昂。伊孫

左河！我從沒看見過比伊孫左河的水更藍的水。奇事！我俯身在她那清冷的水面虔誠地喝了一口水。聖潔的河喲！

（註一）墨索里尼與其友人爲使意大利覺其有加入協約國方面作戰之必要而創辦的日報。

九月十七日。

出發。我們現在不是去會合輕步兵第十二聯隊，而是去會合駐紮在尼祿山腹的第十一聯隊了。一個供職於行營司令部的少尉軍醫副想認識我，並向我一致敬意。他是羅狄戈人，敬了我一杯很可口的咖啡。我們就了列。伊左中尉叮囑了我們幾句話。他告訴我們在途中某一處我們會遭敵人大砲的射擊。

——留心落後的人！

步兵大隊似乎毫不以爲意。

——八四年級，一枝鐵軍！

士氣更被提高了。本來很難聽得到的愚昧言論已經完全停止。現在是只有愉快。一個叫做馬哥尼的砲手送了我一段路程。

我們通過輜重隊與阿爾卑斯山防守隊的營地進行着。那個波倫亞砲手不時的跑到我前頭去，以便將我的通過通知他的朋友們。許多人都同情地向我致敬。「祝你好運！」我們渡過了伊孫左河。在馬戈左，——斯羅維尼亞人的小村，村中只剩下兩個老婦人，她們以兵士們的食物爲食而生活着，——我們遇到了一隊俘虜。我們圍住他們。他們一共四十六人。整整一連，帶一個士官候補生和一個下士。他們的服裝和用品都是上品的。他們分成兩排坐在地下。有許多抽着煙。他們都有心滿意足的神氣，尤其是那些年紀老的。可是那個站在其他的人後面的人後面的士官候補生，却是神經質的。他咬着嘴唇。他的眼淚幾乎要奪眶而出。達舒里伍長向他說道：

——別害怕。在意大利，你會被好好地待遇的。

——Glauben Sie? (果真?) 那個士官候補生帶着不大相信的神氣問。

他很年青。二十歲都不到。

一個護送他們的輕步兵將他們被俘的經過告訴了我。在輕步兵第十一聯隊三十三大隊的陣地對面，有一條看起來很可怕的戰壕。昨天夜裏，向前進的命令下了。輕步兵隊的一個分隊直進至敵人的鐵絲網邊，沒被發覺。他們燃放了一枝信管，接着就開始撲擊。奧國人沒有豫料到這一著，驚慌之餘，不及抵抗，僅只放了幾鎗。他們繳了械，投降了。

—— *Bono italiano, rispettare prigionieri!* (好意大利人，寬待俘虜！)

我們重行前進。我們得上進至距海面一千二百七十米突高的高處。我們是在通尼祿山的羊腸小徑上。我們遇到了一些傷兵。有幾個輕傷的，抽着煙，微笑着。其餘的受傷較重。其中有一個，臉上蓋着一張報紙，報紙下面是一張腫脹的血污的臉孔。兩個奧國傷兵。一個輕傷。另一個傷較重：他大概是折了一隻臂。人家在送他們到馬戈左的病院裏去。

無盡長的輜重隊的行列。在山上作戰，沒有騾子是不可能的。我們中那些最疲倦的人就將他們的背囊放在騾子背上。

近黃昏時，我們到了敵人的砲隊所轟擊的地帶。榴彈呼呼地響着穿過空中。牠們是可怕的。有幾個輕步兵頗有點驚恐。我，走在隊尾的我，我鼓舞着走在我前頭的同伴們。

恐怖之心一被克服，使人疲勞的行程就又在滿裝東西的背囊的重壓下與敵人砲隊的加速射擊下開始了。一個榴彈爆裂在一隊騾子的近傍，并沒傷到什麼。另一個落在一隊輕步兵的切近處爆裂了，并激起了一旋渦的碎片和土石塊。

一個輕步兵呼喊着他受了傷。他的瑣骨折了。又一個榴彈爆裂在我們一隊的附近。牠炸斷了許多粗大的樹枝。我們被埋在樹葉與泥土之下。沒人受傷。奧國人是在任意射擊着。當我們到達司令部時，時候已經黃昏。一個上士在那裏等着我們。我們走了十二個鐘頭的路。沒有落後的人。不落後本來算不得什麼，不過對於

生長在意大利最低的平原的格里摩拉，洛維哥，菲拉臘，孟都亞等省的兵士，這却總是難能而可貴的。啊！老當益壯的意大利民族！一個孟都亞的輕步兵走近我向我說道：

——墨索里尼君，我們曾親眼看到你是怎樣地勇敢，你曾在砲火之下領導過我們前進，所以我們希望你來作我們的指揮官：

這人真是一片天真。

人家點了點我們的人數，將我們分配於步兵第十一聯隊的三個大隊。

是分別的時候了，伊左中尉向我們告了別：他要和沙都人比亞基伍長一同回布里西亞去。我們，被指派在第三三大隊的我們，重行排成單行前進。時候已經十點。在坐落在一條峻阪下的廚房裏，鍋子正在蒸騰着熱氣。人家是在預備我們的飯。一頓雖菲薄却很可口的飯。一個肉湯，一盤通心麵，一塊肉。可是我們中許多口渴得要死的人要水喝却要不到。我們在露天之下石塊之間躺下來。天氣不冷。夜

是星與團圓月之夜。

寂靜。美的景色。我們是在高山上！我們是在高山上！在已然受過了砲火的洗禮後。我第一日的戰鬥就這樣告了終。

九月十八日，星期六。

今天早上，大隊將我們分配給了牠的三個中隊。分配的時間是長久的。幾個伍長和中士講戰爭的頭幾個月內所發生的輕步兵第十一聯隊的光榮的插話給我們聽，以幫助我們消遣光陰。

我被派在第八中隊。和我一道，有畢斯馬，莫拉尼，達舒里。近黃昏時，我們開始向我們的陣地進發。我們不走羊腸小徑，却去攀登那險峻的壁立的山阪。我們應當直進至距海面一千八百七十米突高的高處。這是一個頗高的地方。上升給我們至少縮短了三個鐘頭的路程。可是這種上升是吃力的，因為我們沒有山杖，背上却

又背着背囊。交通隊的人員作着我們的嚮導。沒有落後的人，可是我們達到目的地時，夜已很深。途中我們曾看到幾座意大利兵士的墳。四五座。一個不大很方的木頭做成的十字架上寫着：

「奧斯加·特·露西亞，中士，

死於千九百十五年九月十三日。」

別的十字架上沒載名字。這是些千人塚。

埋葬在這難登的人跡罕到的寂寞深山的可憐逝者呀！我牢記你們在我心頭罷！我們蹲伏在星光下，岩石間。一個軍官走過，命令我們給我們的鎗實上彈，裝上刺刀。誰都不應放棄他的哨地，不論因了什麼原故。

十點鐘的時候，戰鬥開始了。意大利鎗急激而嘈雜的「拍！拍！」地響起來了。

奧地利亞鎗「喀！啤！喀！啤！」地應聲而發。「死的機器腳踏車」開始奔馳。牠們

「喀！喀！喀！」地非常急速。一分鐘六百響。手榴彈破空飛着。午夜後，砲火達到了

非常的烈度。整個火線上，人拚命地擊射着。砲火的閃光將天空照耀得有如白晝。彈雨從我們頭上掠過。

——躺下！躺下去！人向我們叫。

可是我不得不站起來將我的位置讓給一個傷兵：他兩臂給一個炸彈炸傷了。他用了悲慘的聲音問我要水喝；可是野戰衛生隊的隊員却叫我不要給他。我將我的毛毯蓋在他身上。午夜後，一個可怕的爆發聲使得我們跳了起來。奧國人的一個地雷將第八中隊的一個小隊佔據着的山頂炸去了一部分。火光直閃至天空，巨聲響遍了山谷。別的輕傷的兵士相繼而過。他們是到包裹創傷的地方去，沒人攙扶。砲兵的射擊次數漸漸減少。近黎明時，射擊完全停了。我第一夜的戰壕生活是非常生動的。清早，我們的大砲開始轟擊敵人的陣地。後來，大砲也不聲響了。谷中佈滿了濃霧。在我們所在的山峯上，陽光照耀着。野營中寂靜無聲。兵士們在回想他們昨夜戰時的情景。

從尼祿山到佛爾西格山到扎武塞克山

九月十九日。

在分配咖啡後，集合。大隊長加索拉少校向我們致了一篇歡迎獎勵之辭。一些親切而令人感動的話。離少校說話所在的救助隊營所不遠之處，有一個被炸彈炸去了一條腿的傷兵。寧靜的臉色。優美的側面。他要了一口咖啡。一枝香煙。接着，人家就將他抬走了。哨兵們單獨地互相射擊着。新集合。這是中隊長威斯特里尼向我們致敬意來了。他頭上裹着繃帶。昨天晚上，當他勇敢地挺然站着在指揮戰鬥的時候，敵人的一粒子彈打中了他的臉孔。幸而傷並不重。他向我們說道：

——大隊長將你們派在我這一隊裏。從前天起，你們屬於一個在這些多岩石的山頂上建立了一些可紀念的功業的英勇的聯隊了。這些地方，本來是我們的，我們現在將牠們奪回來了。自然，爲了牠們，我們不是沒有流血。昨天晚上，一個可詛咒的奧國地雷就埋葬了我許多的輕步兵，可是敵人也付了很高的代價。如你們所知道的，我們的機關鎗昨天晚上是掃射得很厲害的。你們是在這裏盡着一個國民對於國家所能盡的最神聖最艱難的責任。可是我信賴你們。你們是些已被生存競爭鍛煉過來的人。當你們與你們的前輩相處日子久了時，你們定會被同樣的熱情與同樣的征服的意志燃燒起來的。你們將來不但會覺得我是你們的隊長，而且會覺得我是你們的父兄。凡是能使你們快樂的事，我將盡力做去。請你們信任我。我希望！

隊長說完了。他這幾句出乎至誠的話使我們非常感動。這是一個使人感信任與同情的人。一個中尉前進一步，叫道：

——第八中隊的輕步兵們，給你們的隊長威斯特里尼來一個呼拉！〔註二〕

——呼拉！呼拉！呼拉！我們反復地大聲叫。

野戰衛生隊現在在忙着收拾昨夜戰死的兵士的屍體。此刻為止，六個。人家將他們放在羊腸小徑傍，以待驗明後抬去埋葬。其中有一個我昨天才認識的一表堂堂的青年，亞不路息人。他頭上覆着一塊從篷帳上撕下來的布。幾個死者身上都蓋着東西。人只看得到他們的給戰壕中的爛泥污染黑了的僵硬的手。老輩們走過并不看他們。

我很高興；我注意到軍官與兵士之間，存在着一種極親密的友誼。

危險的生活將大家密切地結合起來了。在我看來，軍官不像是我們的領袖，而像是我們的兄弟。這是美事。一切兵營中的形式上的紀律已被廢棄。制服也已幾乎廢止。就是在避身所戴土耳其式的帽子，也已是在所不許。帽上照例所必飾的羽毛，已經絕跡。取牠們而代之的，是些給兵士們雅致地綴上了一顆小星的毛織帽子。現在兵士同長官說話，可以不必直挺挺地站立着。在山上，要直挺挺地站立是

困難的……

就這樣的一些軍官說，那些害怕意大利的必然勝利會助長軍國主義的氣勢的人，簡直是在以追逐幻影自娛。『德國製的』軍國主義在意大利并沒得勢，從另一方面說，這一次的非是由兵營中的軍隊而是由人民所作的戰爭，就明示我們軍國主義是已經壽終正寢。

大多數的意大利軍官，都係由平民中動員而來，所有下等職位，都是由候補中尉與少尉們占據着。

有幾個軍官想認識我。羅安格林·吉洛少尉，其中之一。年青而勇敢。已有獎他一個銀質賞牌之議。

——我的洗禮名叫羅安格林，是一個德國名字，可是我却憎惡德國人，他向我說。

下面的事是他講給我聽的。九月十一日，第七中隊接到了一個命令：攻取佛爾

西格山峯，迫與軍退到山那面去。該隊的指揮官是安伯爾托·維拉尼。一個勇敢的兵士。一個不知道笑與微笑爲何物的人。時候到了——是晚上十二點十分鐘的時候，——維拉尼向各分隊下了前進的命令後，即最先率領了他由隊中挑選出來的精兵所編成的『榮譽連』向前衝擊。戰鬥剛剛開始，維拉尼——他正站着在配置那些跟着到來的分隊——就中了一彈。他并不以爲意。不幾分鐘後，他就被一個炸彈炸倒了。他僅只來得及喊道：

——第七中隊的健兒們，前進！向右！向右展開！意大利萬歲！

他死了。於是米蘭人吉洛少尉作了該隊的指揮者。他也站着，他也受了傷，不過比較地輕。他毫不以危險與死爲意的指揮着那場繼續了二十個鐘頭的惡鬥。手榴彈一告竭，就是難以言語形容的流血的肉薄了。可是戰鬥是終於獲得了勝利。奧軍被迫退到山那邊去了。洞中滿是死屍。

——要是你有你在第七中隊，我就高興了，吉洛向我說。

高達中尉，志願兵。這是一個薩爾特人。非常勇敢，鎮靜。他說起話來，慢慢地，有點英國人的味道。科爾伯里中尉，羅馬納人。

一個聲音：

——輕步兵墨索里尼在這里嗎？

——就是我。

——來，來讓我吻你一吻。

我們互相吻了一下。這是駐紮在我們的陣地上的步兵第一百五十七聯隊第十中隊的隊長費斯達。

你爲參戰運動而在你的報紙上所作的筆戰，是足使你令人稱譽而爲意大利報界增光的！他當着散處在堡壘中的輕步兵們向我說。這一次的戰爭，親愛的墨索里尼，是一個可怕的戰爭。我們的敵人是些野蠻人，他們什麼卑鄙手段都用……可是，——他轉向別人說，——勇敢罷，尤其，要盡你們所當盡的責任。

他去了。他身體肥而矮，背很闊，滿口鬚鬚。戴一個單眼鏡。他的兵士說起他來都懷着敬意。

我們這隊奉命去放前哨。

日落。羅馬人克羅第昂·錫麥伍長，送了我一頂風帽，一份 *Rugantino*，謝謝。在意大利，人談到戰壕就會想起英國人的戰壕來。他們的戰壕掘在法蘭德斯的低原，并有着能使生活舒服起來的一切應有的設備，據說其中還有溫暖裝置。可是在這距海面將近兩千米突高的高山上的我們的戰壕，就大不同了。這只是一些掘在岩石間的洞，一些擋不住風遮不住雨的壘。

一切都是臨時設備的，不堅固的。勇敢的意大利兵士所作着的戰真是一種巨人之戰呀！

我們所必得攻取的，不是城堡，而是山嶽。這裏，石頭是和大砲一樣地厲害的武器。

晚風將冷氣與被忘却了的屍體發出來的臭氣直向我們送來。
星光燦爛的清輝夜。

(註一)Houra或Hura,兵士對於長官的歡呼聲。

九月二十日。

天剛一發亮，隊長就來叫我了。我跟他走到最前線的戰壕中。由兩小袋土防護看，我能相對的鎮靜地觀看那塊被爭奪着的地方。這是一個面積約一百五十平方米突的場所。如此而已。山頂已失去了牠的一切特徵。牠已被炸彈和地雷炸得坦平。碎岩石，粗木樁，鐵絲，制服的破片，背囊，水壺；這些都是暴風雨將要來了的徵兆。奧軍是在離我們僅僅三十米突遠之處。他們深深地藏着，不讓人看到。

我們的機關鎗可真認真。誰露身出來，誰就被射倒。

一個名叫華意拉的很勇敢的西西里人站在戰壕外投着手榴彈。不一會，他手榴

彈沒有了。莫拉尼自告奮勇的給他送去。他剛走到他身邊，一個奧國手榴彈就在她切近處落下來了。一時，我看不見他了。我戰慄着。可是他又爬起來向我飛奔而來了。他投身在我懷中，他不過是受了傷。他臉爲火藥與血所污。傷在兩腿。他要我陪他到救助隊的營所去。我們，看護隊員克里珂和我，用一張昇牀抬了他。莫拉尼很鎮靜。不叫，也不呻吟。一個真正兵士的態度。中尉軍醫副給他施了簡略的應急療治，并告訴我他的傷并不重，叫我放心。我們互相吻了一吻。人家將莫拉尼抬走了，我也就回我的哨地了。

來了一封命令：

『仰輕步兵墨索里尼卽刻武裝前來本聯隊司令部』。

背上背囊。一點鐘的路程。司令部是在一所平凡簡陋的木板屋裏。

——我很高興有你在我的聯隊裏，大佐向我說。我叫你來，第一，我想和你握手。其次，我有一個職務要委任你。你得留在我身邊才行。你老是在戰線上，并

且老是冒着砲火。你替巴拉瑞中尉分擔一部分的行政工作，並於暇時將聯隊這一次的戰史寫下來罷。當然，這是我的一個提議；不是命令。

朱塞浦·巴爾比里大佐係羅馬納人。他確有着羅馬納人的「本色」。

我回答他道：

——我寧願和我的同伴們留在戰壕中……

——好！那末，這事我們就不必再談了。喝一杯酒罷。

大佐的酒可不大高明，可是既沒更好的……

爲了要和吉洛中尉登在一塊，我請求轉到第七中隊去，我獲得了准許。

幾個隸屬於司令部的輕步兵告訴我，他們見我拒絕了書記的位置很是驚異。

——我不是爲了寫字，而是爲了戰鬥才來當兵的呀！

歸途中，我走過廚房附近。那裏有一個不會爆裂的大榴彈，是 303 味釐米突彈徑的。稍遠之處，有一具被拋棄了的奧兵的屍。死者還緊咬着他的制服的一角。說

來奇怪。那制服還是完好如故。可是從制服下，人却能透過那在腐爛着的肉看到白骨。他的鞋子已經不見。這是不言可喻的。奧國人的鞋子要比我們的好得多多。在離戰壕不遠之處，我碰到吉洛和我的新隊長亞道爾夫·莫左尼在一道。我將我和大佐的談話講給他聽。他稱讚我拒絕得對，說他是認爲我的拒絕是「很高尚的」。

——我也可以說是一個新聞記者，他向我說。我們將來合辦他一個戰壕報罷。

九月二十一日。

我跑去探望我第八中隊的朋友們，我才知道威斯特里尼隊長又受了傷：一顆子彈貫穿了他的面頰。他正要往野戰病院去。

我從大隊司令部回來的時候，人家交給我一份出版已四天的日報。意大利的郵件還沒有到。耐心地等着罷。可是一個守網兵遞給了我一封信，他是由一個兵士用鉛筆寫的。我初次邂逅到寫這封信的兵士，是在普拉尼那，向前線進軍之時。他當

時會要我在一張明信片上簽過一個名。他記起我來了。他名叫佛蘭塞斯珂·盧斯科尼，家住勒各城馬爾巴薩達街二號。他現在在步兵聯隊裏。他的信，就牠那種動人的質樸說，是一個有趣味的文件，牠證明平凡的意大利兵士是在怎樣地熱血沸騰。他說道：

「親愛的墨索里尼，我是一個可憐的工人兵。因了家境窮困，我不得不自幼就輟了學投身入無產階級之巨流隨流流去。離開小學曾使我大感痛苦；可是一想到我能給與我的窮苦的家庭以頗大的助力時，我就又感到驕傲了。至於學問，當時我想，我可以工餘之暇去研究牠，我做到了。」

接着，在談了談中立派與主戰派之間的鬥爭後，他繼續說道：

「不久之後，那使我的行動與思想歸於一致的時候到來了。到今天已有八個月。」

他談到我們那次的邂逅時，說道：

「你會留下你的簽名給我，可是我却覺得還不只此。你更在我心底與靈魂中留下一種光輝和喜悅。這種光輝喜悅，我永不會忘却牠們，牠們將一直伴隨我至國家的命運被實現了之時。」

這個無名的工人兵的話，不質樸而偉大嗎？

去替代據着佛爾西格山的一個斜坡的第九中隊的命令到了。出發。我和吉洛中尉走在隊首。長遠而吃力的行程。我們要通過兩個危險的地方。一個地方有機關鎗的危險；另一個地方有被奧軍不斷地從高處滾下來的岩石壓碎之虞。我們的分隊長是喀拉布里亞人羅南佐·比拉，一個志願從軍的大學生。他的父親是一個工程師。

——誰料得到我會和小兵的墨索里尼碰在一道呢！我要立刻寫信將這事告訴我父親，他是常常向我談起你的。

在我們彼此相距很遠地飛奔着通過的頭一個危險地方，有一具奧兵的屍。他臉孔向着地。他的制服已在他從高處滾下來時被岩石什麼撕成了碎片。他的赤背同墨

一樣黑。臭氣。吉洛中尉始終走在我們前頭。聽他的話，似乎他是已經有着什麼預感。

——你瞧，墨索里尼，在這裏，人是隨時可以死去，并且可以不戰而死去的

……

我們剛剛據有那個很陡峭的山坡，一個惡消息就在我們當中傳播開了。吉洛中尉在他和中隊長與中士去觀察陣地時受了重傷；奧國哨兵的一顆子彈由肩部鑽進了他體內。我看見野戰衛生隊隊員亞爾伯特·特·立達朝我走來了。他向我說道：

——吉洛中尉打發我來向你告別……

這個消息，使得深愛着他們的長官的全體輕步兵非常悲傷，而尤其令我不勝悲痛。黃昏時候，我們在樹林傍赤裸裸的地上躺下。閃光。炸彈如雨下。

九月二十二日。

平靜。數聲砲擊，幾響鎗聲。大好的嚮晴的一天。中隊長莫左尼打發人來叫我到他的篷帳中去。我碰到第二十七大隊的華伐少尉和他在一道。長時間的親密的談話。

九月二十三日。

我們現在是在距海面一千八百九十七米突高的高處。山可真陡。簡直是一堵牆。誰踏着細石一滑脚，誰就遭殃。我們上山下山都用繩子。繩子繫在樹上，從中隊司令部通至在山麓的交通隊的營所。昨天晚上，炸彈真是如雨。這種彈丸有一種很奇怪的呼呼聲。幾乎像人類的。人們用鎗發射牠們。如果炸彈所遇到的地方軟，牠們就不爆裂。可是昨天晚上，牠們却幾乎全都爆裂了。我們誰都不曾合眼。死一傷一。死者名叫白爾特里，八四年隊的預備兵，非拉臘省米格梁利諾地方的農夫。炸彈爆裂在他頭頂上，將他的胸部炸開了花。傷者一點無妨。此刻人在分發郵件。

我的戰侶亞布路息人吉亞哥浦·白特萊拉，在用他的鏟和鋤狂熱地工作着，他
想把我們的避身所弄得堅固一點。在我傍邊，幾個輕步兵安靜地鬥着七點半。做莊
的是那個瘋子馬加尼約。

我也加進去鬥，輸了。如果大砲不雷鳴着，就不像是在戰時了。

九月二十四日。

林中，樹葉慢慢地落着。最初的消息在各分隊中傳播開了。不是可喜的消息。
昨天黃昏時候，一個預備兵到製麵包的廚房去上差，他在通過一個障地時被一
鎗打死了。他名叫比亞超·倍那第，是八四年級的；他也是非拉臘人。

我看見一隊對壕兵走過。

將校會餐室的傳令兵沒有來。傷了？死了？逃了？整夜炸彈，炸彈，炸彈，直
到黎明。沒死人。傷數人。太陽與砲火的朝晨。一隻「拖白」〔註二〕從很高的地方飛

過。全身白。在三千米突高的高處。郵件。我們，八四年級的預備兵，一件也沒。這是可悲的。

(註一) Tanko, 一種單葉飛機，係一奧人所創。

九月二十五日。

昨夜，我爲在一個前進哨所的我們的分隊從兩點半當值到四點一刻。和我一道，另外還有一個哨兵。他名叫華盛頓·巴爾尼尼。一個道地的圖斯加拉人：每句話，兩個誓。我大睜着眼緊張着耳，可是始終不見人影。幾個炸彈爆裂在離我們的哨地幾米突遠之處。白雲遮掩之月。死屍的惡臭從山澗裏升上來。好天氣已過去。昨天，我們還有九月的太陽；今天，就只有霧，雨，和冬天的寒氣了。落葉滿天飛。牠們落在我們的蓬帳上，發出一種沙沙之聲。和我同蹲在一個濾着水的巖洞中的我第一分隊的同伴比拉，白萊拉，巴爾尼尼，西蒙尼，巴里西，巴斯加爾，波特

羅，佩塞斯，都一聲不響。有幾個睡着了。天下着雨。

九月二十六日。

老是下着雨。已經二十四個鐘頭了。冷水浴着我的皮膚直流到我的鞋子裏。昨天晚上，我們的交通隊的一個小隊——四個兵士，一個伍長——被一些扮作輕步兵的奧兵俘擄去了。沒有副廚子羅西的消息。西蒙列里中士認為他是『去了』。

昨夜沒人受傷。謝謝濕土！炸彈爆裂的不多。有人送了中隊長莫左尼兩瓶白蘭地，他將牠們分給了他的輕步兵們。這種舉動足證明這個人有好心腸，能體貼人。

當我寫這日記的時候，雨已變成了霰，牠發狂般簞籬地打着我們的篷帳。可是這并敗不了比拉和巴爾尼尼的興致：他們哼哼地唱起曲兒來了。大砲這里一聲那里一聲地轟鳴着。現在，我們大家低聲合唱起來了：

三色的

旗

永遠是最美麗，

最美麗，最美麗的……

我們願牠永遠自由

自由飄飛大地。

煙葉，雪茄煙與香煙的分贈。巴里西忠告我道：

——千萬不可用同一根洋火燃三枝香煙。否則，三人中最年輕的那個要死的。
戰場中的迷信。我們一根燃兩枝·烟霧。

在火線上人是如此生活如此死去

九月二十七日。

從昨天早晨直到現在，我們只喝過一小杯冷咖啡。天老是下着雨。已連綿不斷地下了兩天。昨夜，我一夜不會合眼。我和一個名叫札拉左尼的倍內瓦地方的農夫同一個篷帳。他，和我一樣，一身透濕，并已染了熱病。他不住地呻吟：

——聖母呀，我崇高的聖母！聖母呀，我崇高的聖母！

——夠了，夠了，札拉左尼！我向他說。

——你不信仰上帝嗎，你？

我，正相反，我在我腦子裏溫讀着我在我已遠去的幸福的少年時代讀過的詩以消遣時間，以消遣漫漫的長夜。是因了環境與氣候的緣故罷，我記起來的，是巴里尼〔註〕的「墮落」。一節復一節，我直背到了下面這兩句。

失落在路上的帽子和無用的

手杖，都拾起來罷……

以下，我就再也記不起來了。

我們調了陣地。我們降至深谷而直進至流入伊孫左河的斯拉特尼克瀑布的發源地。在奧軍所拋棄了的那些避身所，我們發見了一些安慰品。意軍前進之跡在這一帶還顯著。

在那個被炸得崎嶇不平的地方，雜亂地堆着許多東西：各種彈徑的彈丸殼，彈藥筒囊，鞋子，背囊，一捆捆的彈藥筒，鎗，破開了的木箱，砍倒了的樹幹，踏倒了的鐵絲網，有德文與匈牙利文標記的空罐頭，手巾，蓬帳。奧兵的屍，這里一

個，那里一個。其中有一個是將校。

這就是波斯尼亞人與黑塞哥維那人的兩個聯隊覆沒的地方。

郵件：包裹與信，可是我和所有八四年級的後備兵還是什麼都沒有。冷的暴風吹着。我們將我們的濕透了的大衣和被晒在荊棘叢上。

(註一) *Parni*, 意大利抒情詩人(1729-1799)。

九月二十九日。

兩天兩夜的雨。暴風。

牠來自尼祿山。我們被水浸得寒徹骨髓。輕步兵們都說與其被水浸，甯願受火洗。火，不用說，自然是砲火。暴漲了的斯拉特尼克，在谷深處怒吼着。分發郵件。在等待了半個月後，我終於也有了一點東西。在我們據有着的大戰壕中，人們可以燒火。每個蓬帳都有一個。這里，唯一的危險——除砲擊與流彈之外——是從

佛羅西格山滾下來的大石塊。我們不時聽到叫道：

——石頭！石頭！

誰不及時防避，誰就倒霉！

輕步兵第十一聯隊已飽經憂患，可是兵士們的士氣並不稍衰。八四年級的人們也改變了心理。他們成了兵士。砲轟聲，彈鳴聲，或一個屍體之目擊就足使他們恐懼的那些日子，似乎已離得很遠。人家發給了我們一些冬衣。穿起來真暖和得很。

九月三十日。

我跑去看我們的隊長莫左尼，順便依照他的願望帶給他幾份出版已多天的民報。他曾被任命為傳令官，但他寧願仍復担任中隊的指揮職。一個了解人的人，一個了解兵士的兵士。輕步兵們非常愛他。他不必仰助於軍紀，就可使兵士們各盡其本分。他送了我一些餅乾，三包香煙。莫里哥尼中尉在他一塊。那是一個富於同情

與金錢的羅馬人。從第十二聯隊來了一個見習士官，是預備來擔任我們這個中隊的第一小隊的隊長職的。他名叫華耐尼，巴里人。平靜的一日。

十月一日。

天雨。隊長在他給大佐的一個報告中，對於我的戰鬥精神與支持飢渴勞頓的忍耐力着實稱讚了一番。

近黃昏時，扎武塞克山的斜坡上起了濃密的排鎗與機關鎗聲。難道別的大隊已開始了作戰嗎？

十月二日。

別的將校到了。是兩個士官候補生。一個名叫巴比利，一個名叫拉基。現在我們這一隊的名額足了。

與軍在用縱火彈轟擊着塞左拉村。

十月三日。

軍需中士郎白第的傳令兵交給我一封短信，是隊長寫的，信中說道：

「我很希望有一個人能用最能感動我的輕步兵們的淳樸而善良的心的說法，向他們表示出我對於那種已然在新舊輕步兵們間確立起來了的親密關係的深深的滿意來。他們鎮靜，愉快，注重紀律，不畏難，不怕苦；我十二分尊重他們，使我有他們在我部下而覺驕傲。這一切，說明着他們對於責任已有一種崇高的感覺，而使人確信不管有什麼新的憂患來磨難他們，他們仍會密切地團結在一起。我現委托輕步兵墨索里尼寫一通令，通令全體輕步兵。該通令除向他們表示我的這些確信之外，還須勉勵他們繼續忍耐，并須把國家與家庭這兩個崇高的理想喚起在他們眼前，使他們知道國家與家庭當他們完成了他們最神聖的責任時定會給與他們以最感

動人的報酬。」

我自問着：『可是這不巳就是一個很好的通令了嗎？我還能說些什麼呢？』然而，我仍舊遵令寫了。在老兵與預備兵之間，已然建立起一些友誼的關係。在第一小隊裏，我是唯一的預備兵。其他都是戰爭開始時就在聯隊裏了的老兵。他們常常講很有趣味的插話給我聽。佛爾西格山上人在作戰。

伍長們已將他們的分隊集合起來在向他們讀通令。

十月四日。

繁星燦爛直到半夜。今早，下雪。我們練習投手榴彈。

十月五日。

昨夜，我上了四個鐘頭的哨。天下着雨。

十月六日。

——背上背囊！

去會合其他那些在扎武塞克山上的大隊的命令到了。我們開始前進。隊長走在我們前頭。他背着背囊，戴着單眼鏡。在聯隊司令部小憩。大佐的演說，與因勇敢而被申請褒賞的第七中隊的輕步兵的長名單的朗誦。

——第七中隊的輕步兵，給十一聯隊的大佐一個呼拉！呼拉！

——呼拉！

擦鎗。發鞋。在發鞋時，我認識了阿爾卑斯山防守隊的一個中士，一個熱烈的
主戰者。

第八中隊到。有一個人告訴我，畢斯馬伍長在九月二十六日受了傷。大佐又向第八中隊的輕步兵演說。黃昏。出發。

十月七日。

昨夜在濃黑中，由一條險峻的滿是泥濘的羊腸小徑穿過樹林的行軍，很是苦。

各小隊失了聯絡好幾次。有幾個輕步兵跌傷了，不能再繼續前進。我，——同所有的人一樣，——我也跌了好幾次，不過除了戴在腕上的錶——牠不走了——外，沒有別的損傷。

十點鐘的行程。我們早晨兩點鐘時到了目的地。幸而，天不下雨，星光閃爍着。我們避身在岩石間，直至黎明來到。

十月八日。

五時起床。我們向山頂移進了一百米突左右。我們現在是在札武塞克山的一堵很陡峭的「牆」下。奧國哨兵從高處不住地射擊着。爲了要給自己築一個好好的避身所，我開始用鏟與鋤拚命地工作。白特萊拉幫助着我。我重遇到了華伐中尉，

他引我見了他的中隊長扎洛尼。別的大隊的朋友們，一知道我們到了，都跑了來找我。我重會到了：波哥尼排長，他有了鬍子，并且瘦了一點；史特拉達排長，他是米蘭人，始終是滿腹熱情；哥拉丁尼伍長，他告訴了我他最近的奇險的遭遇。他帶了一個分隊到第四個小林子裏去上哨。他們必須通過一個有被奧軍不住地從高處滾下來的石頭和岩石壓碎之處的危險地方。危險地方到了，哥拉丁尼爲避一塊石頭，腳踏了一個空，一直滾到了深澗中。他在澗中，脚下是泥，頭上是雨，心想着自己是『此生休矣』的登了整整一夜。

——一想到我的小女孩，我勇氣來了，他向我說。天一亮，我就重新向山上爬。我的背囊，鎗，大衣，都在我向澗中滾去的時候失落了。我來到了一個哨地，是步兵隊的。哨兵向我叫道：『止！』直到一個伍長認出我是一個意大利兵士時，他才放我通過。我竟平安無恙地回到了隊中。

郎波爾第，以前卡薩洛華飯店的『長櫃』。我們叫他郎波爾多。郎波爾第洛……

米蘭人斯巴達，佛里基達，沙特里，還生存着。我重遇到了他們。以塞尼亞人朱斯丁洛·西亞那伍長跑來找我，爲了要和我結交。他有一嘴很滑稽的小而尖的紅鬍子。懇摯，同情，祝福之語。有人在說什麼立刻就要進發。

十月九日

連續十三個鐘頭的酣睡。我一點不覺疲勞了。第八中隊傷了一人，人在抬他到病院去。他正在烤火取暖的時候，一粒子彈打中了他。他低唱着并抽着煙。精銳的奧國狙擊兵不住地射擊着。

修復那條羊腸小徑的雜役。昨夜上過前哨的米蘭人巴西亞拉伍長，告訴了我一段奇怪的插話。他置身在一個避身所中。他傍邊有一個彷彿在睡着覺的輕步兵。他起了叫他的念頭。他叫了他好幾次。他搖他。他不動。原來他死了。巴西亞拉就在他的屍體傍邊度了一夜。

午後三時。暴風也似的與軍的砲火。砲彈的爆裂聲。樹枝的斷折聲。榴彈碎片的暴風雨。一根粗大的樹枝被一個手榴彈炸成兩段，仆地一聲落在我的避身所上。我隊傷兩人。第三十九大隊死一人。阿爾卑斯山防守隊也死一人。砲擊停止了，牠繼續了一個鐘頭。輕步兵們走出他們的避身所。有人唱歌。和第四中隊的隊長波洛的長時間的談話。話題：巴爾幹的事變。

波洛大尉是一個很有教育的思想敏銳的人。

我永忘不了當他接到了一張兵士死傷調查表後不得不在那上面填寫「死」字時說起話來的那種顫動聲音！

平靜的黃昏。只哨兵們在林中時不時亂放幾鎗而已。

十月十日。

有美好的太陽的朝晨。澄明的天際。命令：點數自動裝彈器。每人應當有二十

八具。十點鐘。一個榴彈呼呼地響着從我們頭上飛過。很高。不到五分鐘，又來了一個。牠在離我的避身所三米突遠，離我們的隊長的蓬帳僅僅一米突遠之處霹靂一聲爆裂了。我是站着的。我覺得一陣風過，榴彈的碎片就如雹般落下來了。我走出來，誰在喘氣。有人叫道：

——衛生隊！衛生隊！

在我的避身所下邊，有兩個傷兵。他們似乎受傷甚重。一大塊石頭上滿是血。軍官們，站着，發命令：

——昇牀！昇牀！

傷兵很多，所以人不得不向別的中隊去要昇牀。死的也有：兩個。一個是扎拉萊里，莫里哥尼中尉的傳令兵。一顆霰彈鑽進他胸中又從他背部鑽出。人發現牠留在他的皮膚與毛線衣之間。

——中尉，吻我罷，扎萊里會說。對於我，是一切都完了。

我看見莫里哥尼中尉兩眼飽含着亮晶晶的眼淚：

——他生時是那樣勇敢而善良！

扎拉萊里臉部表情很平靜，若不是他口鬚上有一大條血痕，人定會以為他是睡着了。

另外那個死者是一個八四年級的預備兵。一塊榴彈的碎片劃開了他的腦蓋。一條紅痕將他的臉孔劃分為兩半月。

傷兵一共九個，其中三個受傷很重，兩個是已無望。

——對壕兵們，拿了你們的鏟子來排隊！

對壕兵們拿了他們的工具集合起來了。他們將死者安放在用樹枝與布袋做成的昇牀上抬起走了。在這裏，要闢一個墓地是不可能的。砲火之下，人不得將死者隨地——只要那裏安全——掩埋。在軍隊中，悲傷是不大經久的。大家已經又開始在談天，唱歌，吹口笛了。

當死的景象成爲了一種習慣時，牠就再不能感動人了。今天，我第一次險些死去。我再也不想牠了。

.....

一個月來，我第一次洗面梳頭。用馬爾薩拉葡萄酒洗擦頭部。

.....

第十五中隊的隊長佛蘭西斯科走過，告訴了我這事：

——昨天黃昏時候，奧軍向我們作了一個有組織的示威運動。他們高聲合唱他們的國歌。後來，他們大叫『各各利各！各各利各！』（註二）又叫：『十一聯隊的輕步兵，來，來，我們等着你們！』最後，一個軍官在傳聲器中大聲喊道：『你們混蛋的意大利人，快快離開我們的領地！』

（註二） 雄雞鳴聲。

十月十一日。

太陽無限好的朝晨。我隊的第二，第三，第四，三個分隊折起他們的篷帳，離開這條榴彈的射擊線他去了。我們留在原地。拾過一個死者，是第十三中隊的。

至少一個鐘頭的榴彈轟擊。和波洛大尉的談話。

.....

戰壕生活是自然的原始的生活。有點兒單調。

我的日程如下。早晨，沒有起床信號。誰高興睡多久就睡多久。白天，大家什麼事都不做。我們可以——冒着被那無情的「瑞西羅」捉住的危險——去找別的中隊的朋友；我們鬥七點半，牌不在時就押寶；大砲響時，我們就數牠響的次數。食物的分給，是一日間唯一的慰藉：說飲料，人家給我們一杯咖啡，一杯酒，和少許的果汁；說固形食物，人家給我們一塊價值二十生丁的乾酪和半罐罐頭牛肉。麵包很可口，並且幾乎可以隨意吃。至於熟食，那就談不到了。奧國人——已經有些日子

了——用 305〔註一〕轟燬了我們的廚房，將騾子，鍋子和各種野味的腿肉通通炸到半空去了。

輕步兵們每天每人都得上一次哨；大家必得焦心地等待各自上哨的時間的來到。管理全隊放哨的事的，是雅各波尼。我們的郵件管理人是喀拉布里亞人蘇拉西。只要一聽到叫：『發信！』大家就會立刻從避身所跑出來，去圍擁着那個分發信件的人。誰也不再想及鎗擊或榴彈。

我替扎拉左尼寫了一封信，又替馬爾加遼寫了一封。凡是人，我想都不會不給與這些隨時都可以死去的人以滿意的。馬爾加遼的未婚妻名叫熱那維亞·巴里斯。這個名字不知道什麼原故，使我想起了那些古代的英雄。

〔註一〕指 305 呌雷彈裡的砲彈，有時指此口徑的大砲。

十月十二日。

擦鏡。慘白的太陽。後來，大家就什麼事都沒得可做了。照常的傷兵的經過。輕步兵陀拉托尼在陽光下捉着虱子。

——馬隊，向右！馬隊，向左！他笑着叫。他的笑像一個十分幸福的人的笑。雨和蚤虱，牠們是意大利兵士真正的敵人。大砲還在其次。

那些被榴彈炸傷的傷兵，有一個不到野戰病院就死去了。

另一不幸消息：一個名叫馬布里尼的孟都亞人，在他正築着他的避身所的時候，被一個哨兵一鎗打死了。

陣地戰需要很大的戰鬥力與物質的抵抗力：人會不戰而死去！

十月十三日。

昨夜十一點鐘左右，在我們的前哨突然起了濃密的步鎗聲與機關鎗聲。我們從避身所跳了出來。一刻鐘的排鎗射擊。後來，直到天明，平靜無事。

灰色的朝晨。我帶了我的分隊去值班製麵包，我擔任了製一袋。第三十九大隊的一個死者被抬了過去。他是被一顆子彈和幾塊石頭打死的。

傳聞我們不久就要重行開始『活動』。

這個消息并沒使得輕步兵們氣焰不揚，反而使得他們精神煥發。會奪去意大利兵士的精力的，不是『活動』，倒是長期的『不活動』。對於他們，最好最好是『向火去』，不要『在火下』。

輕步兵們在渴望着替他們的死於詭計的同伴們復仇。我的旁邊，有人唱歌；唱的是輕步兵們自己的歌：

羽毛，請吻

我火輪的額。

羽毛，請歌

長辰，美景，

請反復向我說：

前進！前進！

雪泥中的山戰

十月十四日。

今早，照常，傷兵成列而過。奧國哨兵一分鐘也不停的射擊着。

下午三點鐘。大概是從黎比尼克山上，奧軍的砲隊開始了轟擊我們的陣地。二十發(28)，牠們爆裂在深谷。有四顆沒爆裂。快樂聲與嘲笑叫聲從我們的避身所發出。

280 不響了，於是『小大砲』開始了。我們所以這樣叫大砲，所以給牠加上個『小』字，是因為牠每天向我們射擊着，已經成了我們的老相識，不必拘拘於禮節了。

之故。而其實，牠也只是一尊。咪蓋的山砲。并且我還相信不只一尊。幾乎所有的榴彈都落在我們的大隊所據有的地域內。我們四人並頭靠着一株大樹，牠把我們保護得很嚴密。和我們一塊，有一個阿爾卑斯山防守隊員。他在去尋取水的途中遇到了霰彈之雨。彈丸呼呼響着，樹枝打打落着，樹葉紛紛飛着。完了。我們發見了幾顆彈丸，幾塊還熱的榴彈碎片。現在，輪到我們的大砲開始了射擊。

奧國人一聲不響。這令我們高興。三個傷兵經過，其中只有一個受傷頗重，因為他有一條腿折了。1900曾在谷中傷害了幾個人。交通隊死了幾個步兵和輕步兵。平靜的黃昏。到處有歌聲。可是這時人唱的不是愛國歌，而是軍歌與民間歌謠。這是應當分清的。

特里雅斯德與特倫托，

我就將這兩城交還你……

這是其中一隻的標句。除了這隻，別的都是與現在的事件毫無關涉的。永遠佔

着第一個位置的，是那不朽的『紫羅蘭』：

於是紫羅蘭

去了，去了……

有幾個兵士，他們無疑地是從黎比亞回來的，唱道：

從黎波里到加爾加拉基

人坐火車……

其中也有不少粗俗的乃至淫猥的小曲：

施鑄一號房間，

……

牢記，克羅丁，

牢記……

意大利兵士是愉快的。尤其是當天不下雨的時候。就是下雨，他們對於那種

『灌水浴』也總是逆來順受。

十月十五日。

狂風之夜。風來自尼祿山；牠怒號着向羅蓬山的已然白雪皚皚的高『牆』打去。陰晴不定的灰色朝晨。兩個死輕步兵經過。他們大概是昨夜在峭地死去的。幾個衛生隊員抬着他們，後面跟着幾個要替他們掘墓穴的對壕兵。我們目送着他們，直到他們隱去爲止。誰也不問他們是誰。人寧願不知道。爲修復被昨夜的暴風毀壞了的我們的避身所，我們作了幾個鐘頭的工作。哨兵們的懨懨無力的射擊。我們的一個哨兵用奧國人的一枝鎗射擊着奧國人。

.....

每天早上，當分配咖啡的時候，輕步兵與輕步兵們之間，尤其是輕步兵與伍長們之間，總要發生爭論。怪事！一些隨時都可以死去的人却爲了一口咖啡而互相爭

論。然而爭論之發生却自有其所以發生之故的：咖啡實際是兵士們所唯一願意喝喜歡喝并且喝了有益的飲料；其次，誰也不相信自己就會死去；最後，大家覺得，無論如何，分配總得公平。當各人所得份量不相等時，那少得的人就會叫起來：

——Canorra！(袒護，徇私)。打倒Canorra！

不幸，Canorra，就兵士們用於這一字的意義說，是確乎存在的。在前線的本來誰都應當『神聖』視之的兵士只獲得他們所應得的東西的極小極小的一部分。咖啡，巧格力，酒，白蘭地，都被伍長一類的『長』們拿了去受用。Canorra 似乎是一樁合法的事，可是却大大地激怒兵士們，尤其是在戰時。這只要聽他們常常罵：『強盜政府！』就可知。

Canorra 結果給與了軍隊的所謂『士氣』以一種不良的影響，即使軍隊有了一種『抑鬱之氣』。我以為，爲使這些兵士滿意，只要廢除這種小意思的Canorra，充分而公正地分配咖啡，問題是容易解決的。如有必要，就將巴西的咖啡全部輸進

來！……

防榴彈用的盔到了。此刻為止，每個中隊六頂。牠們前面綴着 FR 兩字，這，不用說，代表的是 Republique Française——法蘭西共和國。

輕步兵第十一聯隊是意大利傑出的聯隊。意大利各省幾乎都有人在裏面。其中有薩爾特人，西利西人，喀拉布里亞人，巴里人，萊格人，亞不路息人，那不勒斯人，加塞爾達人，羅馬人，圖斯加尼人，佛羅倫斯人，馬沙加拉拉人，安哥尼人，阿斯珂里人，佩薩羅人，愛米利安人，洛巴爾特人，布里西亞人，克里摩拿人，柏加馬人，勒各人，孫特遼人，孟都亞人，威尼斯人……一句話，除烏第尼俾路尼兩省外，其他各省無一省無人。

在戰時，兵士們是輕視錢的。無論何人，有了錢就向家裏寄。他們甚至不知道怎樣去消費他們的餉銀。追隨軍隊賣酒食的人是有一個，可是他住得很遠，并且只

有一些罐頭沙丁魚。他夜裏來，白天去。這個忠厚人害怕手榴彈和榴彈。如果我是
一個大佐，我一定強迫他同我們留在前線。

十月十六日。

異常平靜的夜。就是奧國哨兵也休息了。沒有一聲「嗒——碎！」今早，太陽。
在我們頭上——很高，很高——砲彈飛過着，可是我們既不知道牠們發自那里，也
不知道牠們落在何處。候補中尉莫里哥尼告訴我他陞了級：候補大尉。他就要離開
中隊。華耐里中尉到病院去了。他兩腳因受了寒氣與潮濕而潰爛了。兩個爲子彈所
傷的傷兵。巧格力的分給。這是由一個不認識的朋友寄來的。

——這裡有一個人沒有忘記我們。

羅加洛的 Likera Stampo 到了，上面有一篇爲紀念死在戰場的朱里約·巴爾尼
而作的文字。可憐而英勇的朋友！後死的我們將永遠紀念着你！

落在奧國人手裏成爲他們的俘虜，這是一樁使我所有的戰侶恐佈的將來或有的事。

——寧死！他們都說。

這說明了被奧軍俘去的意人數目之所以小之故。屬於我們這一聯隊的，不上十個，並且還是被出其不意襲擒住的。

這里，誰都不說：『我回家去！』而總是說：『我回意大利去。』意大利這樣在牠最大多數的人民的自覺中成爲公共的國家而出現，這也許是第一次罷。

十月十七日。

星期日。朝晨開頭很平靜。天空，一輪無限好的太陽。可是在九點鐘左右，一

個²⁰⁰。咪蓋的奧國砲彈突然怒號着從我們頭上飛過去了。牠爆裂在遠處，斯拉特尼
克瀑布的附近。半晌之後，又一個，較近了。第三個，爆裂在我們的哨地下面兩百
米突遠的地方。第四個，爆裂在我們後面。奧國人是在憑運氣亂射着。他們是在偵
察。我們叫這做「傍敵側擊的射擊」。第六個又呼呼地響着來了。我覺得牠就在
我頭上。很近，很近，很近，距我們的頭只六十生的米突。白特萊拉和我，我們一動
不動的伏在地上。等待的那一分鐘在我們顯得真是長。那顆砲彈爆裂在離我們不到
三米突遠之處。激盪的氣流揚去了我們的避身所的被覆物。可怕的爆裂聲。彈片與
岩石驟降如雹。一株樹被連根拔出。幾塊大石頭被炸成了碎片。我們身上重新又蓋
滿了土石與樹枝。

——你還活着嗎？

——還活着。

我鎗上的皮帶被一塊榴彈片切成了兩段。我的碗和麵包袋被彈丸穿了許多孔。

白特萊拉的鎗呢，柄被炸斷了。所有附近一帶的樹都被剝去了皮。

我們却仍安然無恙。這是一個奇蹟。

大隊長加索拉少佐的傳令兵特爾西，飛奔着一路叫喊而去：

——第三十三大隊的輕步兵們！隊長的命令：攜械退到山坡下去。

我們遵令退去。現在是全個大隊都聚集在一座巖下，以避砲的射擊。我經過大隊司令部前面。加索拉少佐，莫左尼大尉，威斯特里大尉，都在那裏。我的臉孔是被泥土污得黑黑的。

——你怎麼了，墨索里尼？人問我。

——最後那個砲爆裂在我身邊。

——你真是死裏逃生……

我算是在相隔七天後又遇到了一次懸瀕於死的危險。那個砲彈只要退後一步爆裂，就足將我炸成碎片。

扎拉左尼向我說道：

——我要是你，我一定要到蒙特凡爾基教堂去敬一枝蠟燭！

砲擊不會繼續下去。爆裂在我身邊的那個砲，是最後的一個。我們回到我們的避身所。在平靜的下午，許多人都駐足下來觀看那個砲所炸成的大洞，我發見了一塊還熱的彈片，牠是有好幾個基羅克蘭姆重。我將牠放在我的戰爭紀念品中。大口徑的砲死傷人也許要比中等口徑和小口徑的砲少，但牠却深深挫折兵士們的銳氣。步兵感覺自己是被解除了武裝，完全無力去抵抗那大砲。當砲隊轟擊我們的陣地時，我們都像是被宣告了死刑的人。砲彈一呼呼響着到來，每個兵士就要自問：『牠將在那裏爆裂？』我們防禦大砲的東西，只有不大深且很不堅固的避身所。這是一些用泥土疊砌起來的石塊。除了一動不動伏在其中，數數大砲的發射次數，等待牠停止，我們對於牠沒有一點辦法。大砲之所以挫折兵士們的銳氣，另外還有一個原故，這就是牠所給與人的那種慘目的創傷。步鎗彈或機關鎗彈不會同大砲發射出

來的彈丸一樣，將人炸得身體開花。

只有一個死者：第二十七大隊對壕兵隊的排長。據說是一個米蘭人。他被230的一塊碎片切去了頭。近黃昏時，我去尋取水，走過他的墳。

墳在一座岩下，一個『拒馬』的近處。十字架上，他的名姓下面，有一個短短的墓誌銘。他生時是個勇敢的人。十字架的腳邊，有幾張有插畫的明信片。墳上滿是樹葉，是人撒的。在『小屋』傍，——這是兩所小木板屋，——我重遇到了米蘭人巴加拉丁排長。他是管理糧食的。他請我喝了點東西。一隊騾子到了。人能遠遠地由他們鐵蹄打着小徑上的細石發出來的聲音認出牠們。平靜的黃昏。

十月十八日。

平靜的夜。朝晨，太陽。午後，開始了我們的大砲的交響樂。牠們從所有的山頂射擊着。我們一向不知道我們這裏有着這許多的砲隊。我們的75響起來了。牠們

有一種急激的呼呼聲和一種狂暴的爆裂聲。

149 是些威嚴的朋友。牠們的彈丸的爆裂聲是愉快的，雖然有點兒莊嚴。210 有一種不大洪亮的命令口氣的吼聲。接着，就是我們很同情的 305 了。牠來自遠遠地山那邊，彷彿一位朝山進香的香客。牠慢慢地莊嚴地從我們頭上飛過去。人可用耳隨牠一直旅行到牠的目的地。牠出發時的響聲我們不曾聽到，因牠來得太遠；可是牠到達時的響聲，我們是聽到的。一個意大利的 305 的爆裂，使山嶽都要發戰。如果說敵人的砲隊使我們精神不振，我們的砲隊可就使我們精神煥發了。當我們的大砲活動着時，輕步兵們可真樂不可當。他們從這個避身所跑到那個避身所兜着圈子，吹着口笛，唱着歌。他們用呼聲，用祝福語，歡送着那些砲彈。

步兵只有一個願望，就是晝夜聽我們的大砲的聲音。當奧國人的大砲響着，我們的却沈默着時，沒耐性的輕步兵們就會向愛惜着彈藥的我們的大砲提出抗議。我們的大砲隊的活動，繼續了好幾點鐘。

兵士們抬着彈藥經過。其中有幾箱手榴彈，箱上寫着：『高』，『低』，『謹防衝突』等字樣，是法文的。『前進』像是就在目前了。輕步兵們不說：戰鬥，活動；不，他們說：Avanzata（前進）。他們似乎覺得我們各種的戰鬥之都應當用一個『前進』來說明，已是一種自然之理。自然并不常是如此。可是此一語之獨被全體使用，却總是意大利兵士是有着蓬勃的『進取』之氣與他們對於戰爭有着最後必得勝利的確信的又一證。

在這頭一個月的戰壕生活中，最令我驚奇而感動的事，就是意大利傷兵所顯示的那種難於相信的忍耐精神。我的避身所面着羊腸小徑。我的窗子臨着……街。一切都要從我眼底經過。我曾看到幾十幾十的傷兵。那些輕傷的，比方是傷了一隻臂的，都是獨自步行向病院去。其中有一個，皮肉都被砲彈的碎片撕裂了，還泰然無事地抽着香煙。沒有一句怨言。這是奇怪的。這是可佩服的。一個孟都亞人，他的一條臂都幾乎全被一塊榴彈片截去了，還是『獨自』步行到病院去，並且向那個忙着

替他包裹的軍醫副說：

——中尉，請替我把剩下的全截去。然後再請叫人替我拿一塊麵包來！

這種忍耐精神，是我們所處的環境的一種產物。傷兵誰都不願意在他的同伴面前示弱與顯得他害怕他自己的血。此外，還有一個更重大的原故，一個人當生命都在危險中時，他是不爲了一個把創傷而呻吟的。創傷比起死來，簡直不能算是一種痛苦。不管怎樣，這些平凡的意大利人民在自己的皮肉被銳利的鋼片劃開了的痛苦之前的那種壯美的沈默，總是我們意大利民族強壯起來了的一個明證。

十月十九日。

騷亂之夜。猛烈的遠方的砲擊。據說這是在都爾米洛和高里茲那方面。「活動」似乎已確定在明天。我們的砲隊的莊嚴可怕的合奏樂開始了。無論何人，只要在百多座大砲同時射擊着的砲擊下停留一天，就會帶回一個磨滅不掉的印象去。晚上，

人都呆笨了。神經再不受指揮了。

在我們這個聯隊中戰時通用的幾句隱語：

Scalinato：一個弱兵；

Baule(箱子)：一個呆人；

Fila(鐵錘)：恐懼；

Svingola：一發大砲；

Ornibus：305 味釐米突彈徑的砲彈；

Pizzicare(令人發癢)：受傷；

Spicarsela(火速)：不知所措；

Pallottola intelligente(伶俐的彈丸)：只使人受點傷的彈丸，

Pipa(煙筒)：一個斥責；

Girare la matricola (翻名簿)：責備；

Far scrivere a casa (請人寫信到家裏去)：向同伴借東西；

Far fesso：哄騙人；

Far canorra：擇肥而噬；

Essere fuori uso (不適用)：不耐戰；

Marcar visita (定期訪問)：到醫生家裏去；

Vedere il mago (看魔術家)：落後；

Avanzare verso la cucina (向廚房前進)：後退；

Tagliar la corda (割斷繩子)：脫逃；

Portare a ca a la ghirba (將桶帶到家裏去)：安然回鄉。

(*ghirba* 是一種油布製的容器，用以盛水，酒，咖啡等的。)

大佐來了。聯隊裏的牧師米克爾神父也來了。但他來不一會就又走了。

我昨晚服過雜役。我連續搬運了一百個空袋，一箱手榴彈和一塊鋼楯。空袋是就要裝滿土用來築避身所的。鋼楯呢，這是作保護那些要去割敵人的鐵絲網的人用的。但牠非常重：十三個半基羅克蘭姆。工作直到半夜才完。疲倦極了。佛爾西格山上的阿爾卑斯山防守隊的排鎗射擊在近黎明時將我驚醒了。我們的大砲轟鳴着，可是攻擊據說是展期到了明天。

我軍向里伐與蒙法爾科內前進

十月二十一日。

昨天，奧國人射擊過從深谷中的羊腸小徑經過的野戰衛生隊。一個隊員受了致命傷。今早起，大砲是在都爾米洛尼祿山一帶怒吼。一點鐘，我們的聯隊就要開始活動。我所屬的第二十三大隊現在作了第二十七大隊與第二十九大隊的援助隊。大尉已申請升我爲伍長，他對於我實在有點過於褒獎。正午，一個聲音從高處向我們叫道：

——大家進避身所去！

我滯留了一會，可是兩個掠我們的避身所而過的榴彈迫我不得不回到我的洞裏去。砲隊的合奏樂開始了。我們一動不動地等待，等待，等待。長時間的等待。我們的大砲不住地轟擊，以掩護第二十七大隊的幾個分隊前進。五點鐘。我們走出我們的避身所，不顧那用榴彈打擊着我們的老相識的奧國小大砲。暮色蒼茫中，戰傷的人們相繼而過。頭一個是一個中士。接着來了兩個大尉：摩洛左與米爾都。米爾都頭上裹着綳帶。他鎮靜地抽着香煙走了過去。第三十九大隊傷了五十四人，可是一個也沒死。這時，爲阻止我們的前進，奧國人在「小林」中放了火。很高的火燄把天都照紅了。

十月二十二日。

奧國人曾在扎武塞克山頂上燃放了三個巨大的地雷。牠們炸起了滿天的石頭與岩石。沒有被害的人。

今天，活動的第二日。大砲不住地轟鳴。在我們左面，小扎武塞克山上，有很強烈的排鎗射擊。

十月二十三日。

昨晚，——天夜時，——四響²⁸⁰。接着，兩次強烈的排鎗射擊與小口徑的大砲射擊。以後，整個朝晨，風平浪靜。師團給了第十一聯隊一封道賀的信。

至於我們的活動的結果，我們可說是全不知道。阿爾巴萊里中佐受了傷。哥拉丁尼排長，頭裹綑帶，走了過去。他的傷并不重。兩個死者被抬過去。他們是被²⁸⁰炸死的。他們之一被炸成了一個畸形的堆，包在一塊作蓬帳的布裏。這時，——十點鐘，——我們的大砲的日常交響樂開始。成羣的烏鴉低飛着。午後奧國人向我們的中隊所據有的陣地——援兵來去無常的地方——砲擊了三個鐘頭。我們避得及時。傷了幾人。

.....

我不解人家爲什麼每天要分燒酒給兵士們。分量很少，這是真的，可是這是最壞的習慣給與他們。今天一滴，他們明天會喝一杯。此外，有時有人竟會喝得太多，作出一些醜事。我的相識中只有一個人受過罰，受罰的又恰是一個伍長；他爲了多喝了燒酒被褫了職。

.....

我們的戰，同其他所有的戰一樣，是一種陣地戰，一種摩耗戰。灰色之戰。安命，忍耐，固執之戰。白天，人們伏在他下；夜裏，人們可以較自由地較安靜地生活。昔時之戰爭的背景已全部消滅。就是步鎗也已快成爲廢物。人們現在用炸彈，用很厲害的手榴彈衝擊戰壕。這種戰爭是最不宜於意大利人的體質的。然而，因爲我們有着可驚的適應能力，我們習慣於塹壕戰，習慣於在泥濘中戰，并習慣於作不斷的埋伏了。存在來自從不下雪的地方的人身上的這種抵抗高山的險惡氣候與寒冷

的能力，是不可思議的。我會在我的戰侶們的談話中聽到過好幾次如下的斷言：

——如果我們是在平地，是在一坦平的原野，奧國人一定老早就扯起屁股飛逃了。

十月二十四日。

無限平靜之夜。美好的朝晨。第一個大砲是意大利人放的。活動是否已經告終？我一點都不知道。郎波爾第走過我的避身所，告訴我我們的幾條戰壕直通到了奧國將校的墓地；他不知道我們現在是否保有那裏。這我不久就會知道，因為我們的大隊立刻就要去更代第三十九大隊。下午也很平靜。人家將我叫到朱塞浦·比亞呂中尉的蓬帳中。他是阿爾卑斯山防守隊第八十二中隊的代理隊長。這個中隊在準備退到距海面千二百七十米突高的高處去。

比亞呂是薩爾特人，薩爾特人心身兩方面的美點他都兼而有之。在他的蓬帳

中，另外還有一些將校。少尉軍醫斯加爾佩里，是其中的一個。大家閒談着。我們一同立定了叫人照相。我右手執着一個手榴彈，比亞呂是一個很勇敢的軍官。他講意大利人最初在尼祿山一帶進攻時所發生的插話給我聽，這些插話是別人所不知道或不大知道的。我應他之請，留下同他以及另外那些人一塊吃午飯。大飯店的菜單：西米湯，烤肉，炒蛋，水果，點心，此外，還有酒。這是一席離筵。默默無言地準備好了出發的一切的阿爾卑斯山防守隊員們，已然由那條羊腸小徑作單列而進，比亞呂叫人撤去他的篷帳。我們，我們同兄弟一般親切地告了別。

十月二十五日。

暴風雨的天色。日光總鑽不穿那遮掩着尼祿山的雲幕。奧國人又開始了砲擊我們。

他們用各種口徑的砲：65, 75, 155, 280。午後，他們一砲打死了我們四人。

撤起篷帳去防守被派到前哨去了的第九中隊的陣地的命令。

十月二十六日。

我們向右方高處移進了幾十米突。我們現在是在距海面千三百米突左右高之處。我的避身所不及我拋棄了的那個堅固多多，用不着使牠堅固起來：我們在這裏只登兩三天。

十月二十七日。

下雪。雪滲入了我們的避身所。避身所中，連我一共五人。我們生一個火，現在這是許可的。可是烟霧使我們眼睛都睜不開。

『小大砲』開始了牠每天的『傍敵側擊』。一共：五十個榴彈，無力無效的射擊。我們的第四分隊到前綫上衝去了。

十月二十八日。

我們的砲隊轟擊着奧國人的陣地。我們得到了一個不幸的消息。我們的第四分隊遭到了奧國砲隊的毒手。

十月二十九日。

大雪。見習士官拉基來到我的避身所，告訴了我昨天的插話。他，不可思議地，仍是安然無恙。奧國人浪費着彈藥，即使靶子係由一個兵士構成，值不得這種彈藥的浪費之際。原來奧國人爲了一個只有六個人——見習士官拉基和五個輕步兵——蹲伏在裏面的避身所發射了四十五個。末尾第二個傷了人。輕步兵之一斷了兩腿一臂。另一個受傷較輕。最後，八四年級的加莫里尼排長被一塊彈片截去了一臂。直到昨天黃昏時注射了一次咖啡鹼之後，他才恢復知覺，吻了吻隊長。奧國人

發射着榴彈。照尺：初點。距離：三百米突。

.....

我的同伴們全然不知道我軍在前線其他各點的攻擊之變化與成功。威斯馬拉伍長接到了『意大利』，我和他同讀着這個報。我自問着：『人爲什麼不印行一種『意軍公報』在在戰鬥中的軍隊——現在是由一些大多數都認識字的兵士編成的——聞散布呢？這種公報，可以每半個月或每三個星期出版一次，牠除登載意軍與聯合軍的通牒外，還可以有幾篇能夠保持與提高軍隊的士氣的記述勇敢行爲的文字與論文。』

十月三十日。

騷亂之夜。昨天黃昏時候，奧國人燃放了一個巨大的地雷。我們簡直以爲整個山都要爆裂了。供職於米蘭區的意大利信託公司的少女們給我寄來了兩大包羊毛衣服。這個風雨滿天的朝晨的第一件可喜的新奇事。

高山的戰壕中之冬

十月三十一日。

晴朗而平靜的一天。傳聞我們的大隊不久就要出發到伊孫左河畔的特爾洛瓦去休息幾時。這個消息使得我所有的同伴都高興，可是我却有理由認為牠是無根據的。我不去擾亂他們的幸福。第一百二十聯隊的一個步兵大隊剛到：謠言即起因此。在避身所中，人們唱着，抽着煙，寫着信。誰也不去注意奧國哨兵的單調而固執的『澆水』。衛生隊員德·立達講述着他在美洲所遇到的奇事。他在北美住過六年。他自稱他是民主主義者。

——爲什麼呢？我會問他。

——因爲我在紐約住過……

實際，他連『民主』二字的意義都不知道。別的不必說，他字就幾乎一個都不識。但他却勇敢而耐勞。他和另外那個衛生隊員的鬥嘴，使得全中隊的人都樂了起來。

另一消息：都爾米洛失陷了。午後，我接到了十三中隊的以塞尼亞人米斯第諾·西亞那伍長一個請帖。他到病院去請大尉軍醫診病，帶回來了幾瓶香葡萄酒。我們舉杯祝着全聯隊健康，祝着意大利勝利。日子收場收得不好。在近五點鐘時，一個榴彈呼呼響着來了。僅僅一個。從一個避身所，傳來了一聲痛苦的叫喊：那裏傷了三人，可是僥倖，傷并不重。

十一月一日。

我第三個月的戰爭生活開始了。牠會給我帶來些什麼呢？

平靜與幻想之夜。幾天來，除了昨天黃昏時分的那一發大砲外，敵人的砲隊始終是沈默着。就是『小大砲』也休息了。這是什麼意思呢？難道敵人已將那些射擊我們的陣地的大砲搬運到別處去了嗎？不然時，他們是在貯積着彈藥，以便過幾天後大規模地轟擊我們嗎？誰知道呢？在那些堡壘中，人們一刻也不停的拚命地工作着。每個篷帳都有一個火。人家通知我們說米克爾神父就要在司令部做彌撒了。可是我們這個中隊却一個人也不動。午後。天色忽然晦冥如夜。大雨傾盆似地下起來了。

——這是萬靈節〔註二〕的狂風暴雨呢，有一個人向我說。在我傍邊，理查第，馬薩里，沙特里，——三個都是非拉臘人，——從容地談論着桑麻，蘿蔔，市場，佣錢，就像他們沒有任何別的憂慮一樣。

在鄰近的篷帳中，克里摩拿人巴里斯特拉與西齊，唱着歪歌。現在，雨變成了

報。加索拉中佐的傳令兵特爾走過，告訴我一個不幸的消息：哥里多尼死了。

我切望着報紙到來。意大利兵士的智巧表現到了戰壕中。在戰壕中是只有將校才有有一枝蠟燭的特權的，并且還不常有。可是輕步兵們却用最經濟的方法與最簡便的器具解決了夜間照明的問題。現在夜是如此其長漫漫的！

他們取一個空罐頭，倒一點罐頭沙丁魚的油和少許從罐頭牛肉中擠出來的溶化了的脂肪在裏面。又用裹脚用的綳帶——自然是解散開來的了——做一個燈心將來浸在油中，燈心的一端由開在近罐頭底之處的一個洞裏伸出來：燈至此乃告成。於是將牠點燃，如果燈心浸透了油，牠就會發出一種比弧光燈黯淡一點的光來，可是這已夠人讀書寫信了。請相信罷。

(註一) 天主教祭亡靈日，即十一月二日。

十一月二日。

哥里多尼死在戰場上。他的死是光榮的。死者，我們謹致敬意於你！我爲民報寫了一篇紀念他的小文。我將他死的消息告訴我的同伴柏西堯。他是米蘭煤氣公司的職員。起初，他不肯相信。我叫他讀民報的第一版，他相信了，於是哭起來了。

雪狂飄着。所有的山都已白了。

命令：收拾東西準備出發。我們的中隊應當去更代第九中隊。這個中隊已經在前哨登了五天了。

.....

兩個月後，我開始了認識我的戰侶而預備來給他們一個評價了。說認識他們，也許有點說得過當。我的相識之人限於我的小隊和我的中隊的一小部。高山上的戰壕迫得每個兵士不得不獨自一人或同幾個同伴在他的避身所中生活着。我竭力探究着這些人的意識：因了戰爭的危難，我不得不生活在這些人當中，也許不得不……

……死在這些人當中。

他們的士氣。這些人，他們喜歡戰爭嗎？不。他們憎惡戰爭嗎？更不。他們是把戰爭視作他們所應盡的一種責任的。那個擁戴我的朋友白特萊拉為領袖的亞布路息人的集團，常常唱着一隻歌，其中有這樣兩句：

戰爭呢，戰爭必須作，

因為國王定要如此啊。

這些人中有不少很有才智與教育的人。有許多曾在國外歐美各地居住過。在戰前，他們常讀報。戰時，他們是些反德親比的人。當兵士們口出怨言時，那并不是因了戰爭本身，而是因了某些不快或不足，而這些不快與不足，他們是以為其責任都應當由他們的隊長負之的。就我說，我就從不曾聽人說起過中立派或參戰派，我相信大多數來自僻遠的鄉村的輕步兵們一定連這些話的存在都不知道。五月那個月的言論不會達到那些地方。在某一個時候，一個命令到了，一張告示貼到了牆上：戰爭！於是威尼斯平原的農民，與亞布路息山村的農民一樣，無言地服從命令了。

在戰爭的頭幾個月期間，輕步兵們就唱着戰歌奏着軍樂越過了國境。在塞爾巴尼亞等待了兩個月，重行前進的命令終於來到了後，輕步兵們就冒着彈雨奪得了普萊佐而在離這個隨後就被奧國人用縱火彈炸毀了的城子過去四百米突遠的戰壕中駐了下來。就是此刻，當輕步兵們講述到這次前進的插話時，征服的歡喜與熱情還會使他們的聲音顫動。

單調而難堪的戰壕生活，其唯一的特徵就是每天的死人傷人，這種生活使兵士們變成冷酷無情。同他們談話是不可能的。在前線上，集合起人來向他們作演說，是等於將他們送給敵人的砲隊去屠殺。保持着兵士的士氣，使其不致衰落的，是敵人，是那在五十米突之外，一百米突之外，偵伺着他們，射擊着他們的敵人的出現；不是報紙；牠沒人讀；不是演說；牠没人作。

這些人，他們信奉宗教嗎？我不大相信。他們常常罵上帝，并且很喜歡罵上帝。他們幾乎每人腕上都戴有一塊聖徒的或聖母的像牌，可是這等於一個手鐲。這

是一種吉物。神聖的吉物。有不進貢於戰壕中的迷信的人嗎？誰也逃不掉：不論是將校是兵士。我承認：我小指上也戴有一個……蹄釘做的……指環呢！

這些兵士大都是身心兩方面都很健全的。如果老愛羅特立若·羅馬諾從地下復活轉來，當着這些不畏艱苦不怕犧牲的可欽佩的人，他一定不會同不久以前一樣，再說：

我們的國家是醜惡的！

別的什麼軍隊耐得住和我們的一樣的一種戰爭嗎？

十一月三日。

昨天黃昏時候，我們向右方高處移進了兩百米突。現在，我明白我們的活動的目標了，我們是想佔有佛爾西格與扎武塞克間的那個山谷，以便——據我的推測——將奧國人的防禦線截成兩段。我們爲了移進會費了將近兩個鐘頭的時間。幸

而，天不下雨。我的避身所是相對地堅固。今早起，雨和雪。奧國人的機關鎗掃射着，可是我們作成散兵隊形，并且，直到此刻，我們沒傷一人。我們是在泥濘之中。沿那條羊腸小徑去走，就是將自己下半身浸到泥濘中去。在避身所之間，奔流着一條泥濘之急流。這裏，我們是比較地安全的。

敵人的大砲繼續保持着沉默。我們的也休息了。即使下雨下雪，或刮大風，當敵人的大砲不響時，我們總感到愉快與輕鬆。

十一月四日。

昨天黃昏，我的大隊——第一小隊——奉命去上哨。我們是六點鐘出發的。大雨傾盆。夜黑如漆。我們作單縱列沿着一條充滿泥濘的小徑向上而進。當奧國人的探照燈照到天空時，我們就一齊伏到地下。目的地到了，避身的地方可真不容易找到。除探照燈的光外，沒一絲光，而當牠的光過去了時，黑暗就又反而比以前更濃。

厚了。最後，我們，我和分隊長馬立堯·西蒙尼，在一堆岩石後面蹲了下來。

我問：

——假若敵人進攻，那裏是我們的正面呢？

——那裏，右邊……

這個答覆不會令我滿足。在火線上，上前哨的哨兵所負的責任是非常重大的。他們必須為他們後方的人作一種防禦。幸而，奧國人從不取攻勢。他們能防守，但不能進攻。

午夜時，雷雨了六個鐘頭後，忽然一種白色的沈寂降臨了。這是雪。我們被埋在泥濘中，一身透濕。西蒙尼向我說道：

——我的腳趾凍僵了。

雪慢慢地慢慢地下着。我們，我們也白了。寒氣直鑽進我們的血管。我們一動也不敢動。動動，這是等於「叫喚」奧國人的機關鎗。我近傍，有一個人歎息着。華

耐里中尉低聲斥責着他，可是那個輕步兵却用了幾乎是絕望的哀求聲調答道：

——中尉，我凍僵了。我再沒勇氣了。

這是一個南方人。可是巴里人的中尉自己一定也有點吃不住了。果然不久之後他就叫西蒙尼和我了。他派我們去請求大尉派人來更代我們。時候是早晨四點鐘。我們的守衛還應該繼續十四個鐘頭。

我碰到大尉在他的避身所中。他沒睡，在守夜。他抽着煙。拉基少尉和泰都內少尉在他一塊：

——有什麼事？

——大尉，華耐里中尉叫我來告訴你那些上哨的輕步兵再支持不住了。在下了六點鐘的雨，四點鐘的雪後……

大尉另外問了我幾句話，接着就轉向拉基少尉，向他說道：

——你在第三小隊帶一個分隊去替代他們罷。

——很好，大尉。可是我要求你一個恩典：給我一枝香煙……

我回到我的避身所。我發見牠還好好的，因為別的許多都倒坍了。終於，黎明來了。這是我兩個月的戰壕生活中最難堪的一夜。

十一月五日。

天亮了：

——第一小隊，背上背囊！……

我們——爲了要將衣服烘烘乾——下降至我們以前所駐的陣地。我們的通過立刻被奧國哨兵注意到了。嗒——砰，嗒——砰，嗒——砰！七個傷者相繼倒地。其中只有兩個受傷較重。到了指定的地方，我們生了幾個大火。太陽也出來歡迎我們。晴和的天氣給我們帶回來了歡喜。火不僅使我們的衣服乾燥，而且令我們快活。爲了要替祖國効力而自願地和另外兩千個意大利人同時從美洲回來的亞布路息

人比特洛·安東尼，給我們講述着關於我們海外的僑胞們的生活的有趣的插話。聽到我們對奧地利亞宣了戰時，他們是多麼興奮，多麼高興喲！他們成羣結隊的跑到我們的領事館去請求檢查體格，送回故國。人是如此其多，把領事館圍得個簡直水洩不通。

——我是看到的，比特洛·安東尼說，有些人咬牙切齒地生着氣，因為他們被拒絕了。

——這是不難理解的事。無數量無數量的意大利人——尤其是意大利南部的人，——在最近二十年間，爲了謀生，曾走遍世界，他們由於一種痛苦的經驗，深知道一個人籍隸於一個政治上軍事上都受劫於人的國家，是怎麼一回事。

.....

我烘乾了這本日記。有幾頁，因爲淋了雨，字跡變成模糊而難認了。

十一月六日。

昨天黃昏時候從我們烘衣服養精神的那個障地回來，我才發見我的避身所被另外一個人據有了。駐在我們一起的那小隊狙擊兵將我招待到他們的篷帳中。他們很是親切。他們拿出他們的食物來與我分吃。他們中有一個名叫瑞哥尼的志願兵，維薩斯人。今早，灰色的天，暴風雨。工作去！必得給自己築一個避身所才行。三點鐘的勞苦工作。爲燒乾那塊我們要躺下去睡覺的地方，我們生了一個大火。

.....

師部由電話中來了一個命令：出發到士官學生連去。我們這個聯隊共五人：

我，羅倫左·比拉，威斯馬拉，米蘭人；莫斯加第洛與恩格來斯，那不勒斯人。

我離開了中隊，我向隊長和將校們告了別。所有的輕步兵都親切地向我喊着：

『再會！』『一路平安！』再會！再會！我不高興，我已經很習慣於戰壕生活了。我們

向斯拉特尼克瀑布降落着。三個鐘頭的吃力的行程。在某些地方，羊腸小徑只是一

個泥坑。在距海面千二百七十米突高的地方，換句話就是說在特倫塞洛尼，停歇。
查洛第士士應當驗明我們的宿泊證。第二十七大隊在特倫塞洛尼休息。所有的避身
所中都燒着大火。處處有人高唱着歌。雨。我們避入那個賣酒食的人的木板屋中。
包裝酒瓶的草蓆當作床。睡覺嗎？不能夠。離我們不遠，那不勒斯人雅各波在指揮
着一個米蘭人的合唱隊。他們在扯起喉嚨唱着「可憐的羅瑞蒂」：

八月之月的念七，

黑暗的夜裏，

一樁惡事

由衙門的警吏做下了……

十一月七日。

在向加波里托降落之前，我們去看了看我們的大隊的廚房，我們那裏的朋友用

咖啡款待了我們。天氣不壞。前進！這是兩個月左右前所走的路。小查克拉周湖。輕步兵第六聯隊的墓地。一堵小小的圍牆。當中，一個大十字架。四周：墳。多少呢？一百多。有一座樹有一塊大石頭。我走攏去，上面有這樣幾個字：

少尉魯意基·阿爾伯第伯爵。

在另一塊石頭上，有一個墓誌銘，一作得很好，可是字寫得太整腳，這有玷於牠。另一塊指示着一個千人塚。牠上面寫道：

全聚在此。

看到這個坐落在尼祿山的峻阪脚下的孤伶伶的墓地，我們不禁憂鬱起來，沉默起來。我們遇到了一長列騾子。牠們來自特爾洛瓦。這特爾洛瓦，充滿了兵士。那個美而大的教堂的鐘樓鏗鏗地響了十二下，牠給了我一個奇異的印象。在特列沙加，人們工作着。木板屋從四面八方湧現出。從特列沙加到加波里托，只有幾個基羅米突。寬大的路。車可通行無阻。這是「另一種生活」的開始。我們遇到了一些穿

着很整潔的制服的軍官。一些吃得白胖白胖的騎馬的傳令兵。兵士們大都是『文縐縐』，全沒有我們的『野蠻相』。從後方看到的戰爭是不能令人起同情的。水急而清的伊孫左河。加波里托。牠在最近這兩個月中變大變美了。各種各類的車輛之流是依舊。農夫們驚愕地注視着我們的泥污的破衣服，我們的手，我們的齷齪的墨黑的臉孔。我們這樣成爲人們的好奇心之的，不禁有點——謙遜地！——驕傲起來。

十一月十四日。

在在威爾拉左——一個平凡的地方——住了六天後，今天（星期日）早上，師部來了一個命令，是一個騎機器腳踏車的人送來的。那命令說道：『仰輕步兵墨索里尼卽回聯隊』。我不問什麼原故。

這個消息既不令我驚奇，也不令我憂鬱。我只望望那戴着雪帽的尼祿山自語道：『明天，我就會在距海面千二百七十米高的高處了』。有名的『拿破崙的鼻子』清

楚地浮現在遠遠的天際。和我同連的朋友們顯得同我一樣地不驚奇，但却非常憂蹙。戰壕對於他們沒有絲毫的引力，雖然他們過去幾乎都是住在『將校們的哨所』，所以是遠離着一切直接的危險的。

匆匆地道了別。背上背囊！我跑到軍需處，上士在那裏。他將我五天的餉銀發給我，我的日費付給我，又給了我一小聽罐頭牛肉。

於是我上了路。我在聖皮亞特洛的行營司令部停留下來，等待送我到加波里托去的自動貨車。可是我意外地邂逅到了一個人。我重遇到了阿爾伯托·墨西，從前勞工部的書記官，現在的後備兵。他告訴我，到了加波里托，可以寄宿在一個在該城開設有一家布店的名叫奧萊斯特·基東尼的人的家中。可是，正當我們在步道上散着步的時候，基東尼却坐着一輛二輪送貨車到來了。阿爾伯托·墨西給我們介紹了一下。基東尼是孟都亞人，卜居在加拉臘。時候已經不早。我們在聖皮亞特洛 洛十基羅米突遠的一個名叫畢爾凡諾的村子裏停留下來。在旅館裏，不用說，我們

遇到了一些兵士。其中有自前線回來，要到達爾開多去人見習伍長連的阿爾卑斯山防守隊員；有要到加波里托去的克里摩拿省的八三年級的步兵。一些有了一點年紀但是身體堅實性情溫和的人。他們告訴我克里摩拿省沒有什麼災難，告訴我那裏的人民都在安心地等待着戰爭完結。

十一月十五日。

今天是意大利民報創立的第一個週年紀念日。回憶，思鄉病。灰色的朝晨。我們九點鐘從畢爾凡諾出發。由此到加波里托，有三個鐘頭的路程。大炮與車輛的大移動，如常。人們說前方吃後方，實際却是後方吃前方。後方，大軍雲集，而火線却像一片在遠方漸漸消散着的薄霧。途中，基東尼講加拉臘政治上的風波給我聽。牠們是有趣味的。我在加波里托度過了午後幾點鐘的空暇時間。這個小城子充滿了兵士。大的木棚和石頭建築物從各處湧現出。近黃昏時，我跑到埋葬軍人的墓地

去。十字架的數目增加了。大概有四百個。將校的十字架，四十個左右。頭一個是尼格羅多大佐的。他墓上有一個銅製的大花圈，是領士恢復派獻的。現在，讓我來看看十字架上的名字。這裏有好幾座奧國人的墳。

唯一一座有花的墳。是一個奧國兵士的，他的十字架上有着這樣幾個字：

敵軍的約瑟夫·王爾達。

在葬平民的墓地的一個角裏，有兩座既沒十字架也沒名字的墳。一個兵士向我解釋說這是兩個奧國憲兵，他們是在敵對行動開始時給我們的憲兵鎗斃的。

在僅僅圍有一根鐵絲的軍人墓地的盡頭，到了一輛有篷的四輪運貨車，是由兩個對壕兵拉來的。其中有兩副棺材。我幫着卸下了第一副。牠很重。牠盛着兩個死在野戰病院的兵士。黃昏。憂鬱。回到廣場上。我買了一份 *Posto del Carino*，在那上面發見了砲擊味羅那的最初的消息。一羣羣的兵士讀着報。別的許多走向教堂去，我也跑了進去。加波里托的教堂，兩邊各有一個講經壇。講經壇上，長凳上，

成層列的座位上，滿是兵士。也有幾個將校。有年老的，也有很年青的。我傍邊有一個阿爾卑斯山防守隊的後備兵，他兩眼飽含着眼淚，亮晶晶的。祭台上，一個司祭的神父開始了唱禱文。兵士們齊聲答道：『請為我們祈禱……』

祈禱快終了時，兵士們由風琴用低沉的音伴奏着合唱了一隻讚美歌。歌聲響徹教堂。我沉默着：我既不識歌曲，也不識歌辭。疊句是：

哦，聖母，

求你保佑意大利；

以耶穌的神聖的名義，

求你使我們的軍隊得勝。

合唱終於風琴的一聲長歎。兵士們成羣的走出了教堂。

十一月十六日。

四十一聯隊的輕步兵只我一個。前進。在特烈沙加附近，我走過一個火藥庫的門前。哨兵望望我，認出我來了。這是步兵第一百二十聯隊的一個羅馬納人。雪風

從尼祿山吹來。我加緊脚步。拉夫那沒有兵站。那裏有三十三大隊的輕步兵，是來服雜役的。他們告訴我大隊現在在特倫塞羅尼，不在扎武塞克山上了。令人安慰的消息。不到六個鐘頭的路程。長列的駝着脚凍壞了的兵士的騾子。在查克拉，我遇到了一張蒙有布的昇床。這是一個死者，人在抬他到加波里托去。後面來了一個伍長，他流着淚。我認識他。他是第八中隊的。他嗚咽着向我說道：

——這是馬立喜·波第倉里少尉，米蘭人。他昨天黃昏時分正在配置着他的上哨的小隊的時候被一鎗打死了。我們現在是抬他到加波里托的墓地去。

在輕步兵第六聯隊的墓地，霰開始了打我的臉孔。尼祿山隱沒了。雪。雪。雪。在雪下走了三個鐘頭後，我到了戰場中，我重會到了我的朋友們，——兵士與長官，——他們對我一致表示了歡迎。

狂風之夜。在我們的避身所裏，我們一共是十一個人。保護不很嚴密。西伯利亞的寒氣。可是今早，太陽却照耀着大地。

從扎武塞克山之坡到羅蓬山之巔

二月十五日。

加波里托。我經過我們的軍隊在越過國境後就占有了的這個斯拉維尼亞人的小城是第四次。我發見我去年九月間遇到過的那個大尉及那些下士還在行營司令部。什麼都沒改變。這個城子似乎更潔靜，我甚至敢說更年青了，但牠要比以前靜寂，荒涼。兵士不多，車輛也少。戰事初發生時的那種令人暈眩的軍隊移動還存在着，但牠已迂回地取道別的有關街道與大廣場的大城去了。居民也沒什麼改變。我走進幾家商店，所遇到的臉孔還是我第一次就注意到了的那種謎樣的。不。這些斯拉維

尼亞人還不愛我們。他們含着一種掩飾不住的敵意忍受着我們的支配。他們以爲我們是路過此地不會久留的，以爲他們昨日的主人也許明日會回來，所以不願意有所自貽伊戚。

灰色的午後。我朝着軍人墓地走去。去年十一月，那裏只有三百座墳，現在呢，七百。鐵絲編成的籬已被一堵圍牆取而代之。小教堂的外部，牆頭上面，有着這樣一個題銘：

爲要恢復自然

所定下的

神聖國界

他們大無畏地

視死如歸

他們的死

是光榮的

他們慷慨的
血

神聖化了

這塊已收

復的土地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日

人又在那邊掘墓穴……我在十字架上發見了我十一聯隊的幾個同伴的名字。我走出墓地向軍事裁判所走去。那裏正開庭。人在審理一個被控逃營的中士。他名叫尼塞里，是一個步兵聯隊的。副檢察長請求處他一個終身懲役，但裁判官却不認爲

他是逃營，只認爲他離棄了他的哨地。他處了他二十年的拘役，并先行褫職。尼塞里漠不關心地聽完了這個判決，隨着憲兵們離了庭。他之後，來了一個兵士，是一個西利西人，他被控犯了一個類似的輕罪，被釋放了。

二月十六日。

清早，背上背囊。步行，直到特爾諾瓦；坐送貨車，從特爾諾瓦到瑞巴尼薩。那裏，人家通知我說我的中隊駐在伊孫左河右岸一個叫做索爾真德的地方。

前進！伊孫左河到了，牠的水永遠急而青。可是走到牠岸邊那條小橋附近時，敵人却向我鳴起禮砲來了。這是 88。老相識。彷彿 88 還不夠似的，一個 88 也開始了活動。一個鐘頭的小憩。過河。離小橋幾米突遠處，有一個未爆裂的 88。幾分鐘的路程，我到了我的中隊所據有着的防冬木棚。我的老同伴們早得到了我到來的消息，他們給了我一個熱烈的歡呼，一些親切的擁抱。我的戰壕侶白特萊拉給了我

一個吻。我認識了幾個新來的將校，其中之一的達內西中尉，很年青，剛出摩德拿的學校。我的老朋友們幾乎都在。中隊正在武裝排隊。我來得正及時。意外地到來了一個命令：登羅蓬山的顧克拉峯，正是敵人從阿爾卑斯山防守隊手裏襲取去了的地方。當中隊出發時，天已入夜。星星之夜。我們沿着小徑默默地走了好幾個基羅米突；後來，一到達特羅多，越過了奧斯特里亞後，我們就取道向左，而開始了爬山。

可觀賞的美的全景。浴着月光的整個扑萊佐在我們的眼底。八個鐘頭的行程。我們通過被奧國人毀壞了的普魯斯那到了行軍營舍。三個小隊被安置在一個僅能容二十人的狹小的木板屋中。我們擁擠着。我身邊有一個新來的輕步兵。這是奧伯力地方的一個農夫，名叫阿爾西約尼。本是一個沉着而鎮靜的傢伙，這時却似乎有點狼狽了。他問我道：

——兄弟，我們到這裏來，果真是爲了攻擊敵人嗎？

——我不知道。可是，果真攻擊敵人時又怎樣呢？

——我不過這樣問問你，我是出於好奇……

——我什麼都不知道。勇敢點罷！

我很疲倦。一躺到地下，我就睡着了。

二月十七日。

下雪。雜役：搬運築板屋的木板，建拒馬的鐵樁。背上背囊：中隊全部移至前線最後那條戰壕裏去。我們沿着一條幾乎不可行的羊腸小徑走了好一段路。我警衛着戰壕的極右端。我由一些盛着雪的小袋和一块鐵楯保護着。戰壕的胸牆全部是用小雪袋築成，所以是很不堅實的。我們的戰壕前有一條鐵絲網，大部分埋沒在雪中；上去一百米突左右，奧國人的鐵絲網畫出一個半月形。在這兩條鐵絲網之間，有一些畸形的灰色的堆：這是一些被拋棄了的屍體。明朗的月夜。月是團圓月。我

所熟識的那些山形成一個大圈環繞着我。我右面，聳立着尼祿，佛拉達，佛爾西格，大扎武塞克和小扎武塞克。異樣的景色。命令：裝上刺刀，斷續地放幾鎗。大隊的代理隊長蓬第大尉在近半夜時跑了來視察戰壕。

——誰都不許睡覺，他說。大家千萬別爲手榴彈所動。

凜冽的寒氣。我們是完全在露天之下。戰壕沒有任何可供我們藏身的處所。我一夜開放了十多排子彈。奧國人有氣無力地回擊着。我們傷了一人，但傷很輕。

二月十八日，星期五。

晴朗但是很冷的一日。朝意大利那方面望去，人可看到烏第尼的整個平原，與遠處，淺水湖那邊，亞得里亞海的幾不可見的藍線。

也許是來自扎武塞克山的三個榴彈，落在阿爾卑斯山防守隊的戰壕上。這條戰壕位置在我們的下方。我看見幾個輕傷的人飛奔而過。其他的人被用昇牀抬了過

去。我們的150 呎釐米突口徑的大砲開始了轟鳴。彈丸從我們頭上幾米突高處呼呼響着飛過，牠們落在奧國人的戰壕上。背着日光望去，人可看見榴彈到來：牠像一隻被人輕輕搖擺着的黑瓶。所有的彈丸都爆裂了：細石與木椿直飛來落在我們的戰壕上。一羣羣的烏鴉形成一些大的圈圈在扑菜佐上面飛着。在我們的戰壕下面，有一座墳，埋的是兩個在頭幾場戰鬥中戰死的兵士。我們的中隊全部在戰壕中連續登了二十四小時。

二月十九日。

尋常的雜役。必得到旅團司令部去找食物才行。一點鐘的困苦的行程。鞋上附有尖釘或鐵鈎的人才能行走。人將用以盛土的布袋套在腳上，走起來就再不滑了。

途中，敵人的砲隊開始了轟擊我們的陣地，可是羊腸小徑是在一條峻阪下，牠形成一個很好的死角。在這些岩石之下，人是在安全中，對於敵人的砲彈的激響的

爆裂聲可以泰然處之。一個大將走過，許多將校跟隨着他。第八中隊的一個中士受了致命傷：一彈貫進了他的胸部。他名叫伯魯左內，熱那亞人。他連呻吟都沒一聲的死去了。人家給他在雪底下掘了一個墳。很大的太陽，幾乎像是春天。人們爲建立拒馬和鐵絲網而勞動着。在木板屋中，兵士們寫着信，寫着信……我在一羣視我如兄弟的青年將校傍邊停下來。其中有中尉軍醫墨薩詔。有使我回想起羅馬五月間的那些示威運動與巷戰的「準律師」佩詔里，有也是羅馬人的拉佩第律師，有我們中隊裏的沙第與巴爾比里。另一相識：基尼律師，波倫亞人，阿爾卑斯山防守隊的志願兵。命令：我隊第一和第二小隊去守衛戰壕，第三和第四小隊搬着鐵絲網前進。人家給我們穿上白衣。剛到戰壕右端的我的哨所，那個奧國哨兵就接連向我放了兩鎗，兩粒彈丸都打在我的橋上。我立刻裝上刺刀回擊他。他也回擊我。決鬥繼續了好幾分鐘。鐵絲網搬到了目的地，沒有意外事，沒有受害者。很冷的星光燦爛之夜。我們毫無遮蓋，零下十五度。人一站着不動，鞋子就會凍結在作金屬響的

堅硬的地上。

二月二十日，星期日。

太陽。戰壕中的哨兵們間的稀疏的幾響鎗聲。幾發大砲，未曾奏效。我用輕步兵與西摩人湯馬索·摩洛尼送給我的瓶子在火盆上燉了一瓶美味的「火燒酒」。牠使得我的同伴們很歡樂。現在，奧國人的大口徑的大砲在向沙加的狹道射擊，想擊中我們的150的砲隊。280和305的砲彈在前後爆裂着，揚起了滿天的煙霧。奧國人花了許多時候來尋覓我們的砲隊，但是他們還沒有尋到。近黃昏時，巴爾比里少尉告訴我大佐要同我說話。我們的大佐是米塞浦·比魯都爵士，他是來代巴爾比亞那擔任聯隊的指揮職的。這是一個中等身材不大多言的爽直人。一腦白髮，領下一部拉馬爾摩拉式的鬚，也是白的。他曾在加索高原受過傷。我跑到他的面前，向他行了一個敬禮。

他親熱地握了我的手。

——我想乘你在戰壕中上了一天一夜的哨後下來休息的時間認識認識你。我知道你是一個好兵士，這我從沒疑惑過。

大佐換了話題，向我說道：

——我在米蘭曾因了你和你的朋友們奉命上過好幾次哨〔註二〕。

——過去的事！這是我的答覆。

大佐過着我們所過的生活，受着普通的兵士所受的苦。他本可以同其他大隊之一留在第二道防線，但他却願意和履着險境的大隊登在一塊。這是很令人起同情的，輕步兵們非常尊重這種舉動。大佐睡在一張離地一米突高的由幾塊木板搭成的小床上。他床下，地上，睡着他的傳令官米蘭人奧倫托·華第，我的好朋友。

這個又作爲阿爾卑斯山防守隊的救急治療處的狹小木板屋的另一邊，睡着軍醫副喀爾丘洛與剛丘。喀爾丘洛是南方人，剛丘是撒地尼亞人。那裏還有一人：段昭

華尼，一個看來頗和氣的美男子。他是阿爾卑斯山防守隊的牧師。

說到牧師，我想起了一件事：兵士們對於宗教像牌的嗜好低落了。當初，這是一種癖。兵士們頸項上，手腕上，帽子上都戴宗教的物件。這一切現在都不興了。前線的慘痛的經驗證明了一張符籙還是等於一張符籙，一隻珊瑚角是等於一塊像牌，一個象牙彫的僂儂人是等於一個聖安東尼。現在兵士們只佩戴星子〔註二〕或下記的神祕題詞：

B. I. P. ZI. R. 16

C. oh. ZI. P. S. S.

無數兵士都會在路過納地梭尼山谷中的那些村子時接到過牠。
我不解牠有什麼意義。

〔註一〕墨索里尼與其友人為參戰而向政府作示威運動之時。

(註二) 意大利兵士戴在衣領上的兩顆金星。

二月二十一日

狂風之夜。牠來自尼祿山。我們的不堅固的木板屋的幕布膨脹着，橫木格格作響，好像隨時都會斷折。我們擠得非常緊的躺着。要由木板屋的深處到門口去，人得用膝和手同四足獸一樣四腳落地的從同伴們身上爬過。我們誰都不會合眼。四點鐘時，人叫我去服尋取食物的雜役。食物得到驢子停留的地方，旅團司令部所在的陣地去尋取。在羅蓬山上，人也幾乎是隨地掩埋死者。七個十字架成列地樹立在旅團司令部附近；兩個稍高，一個靠近那條羊腸小徑。平靜的朝晨。拉佩第中尉給我講了一段插話，牠證明將校的表率能如何給與兵士們以勇氣。

——輕步兵第十二聯隊那時是駐在距海面千二百七十米突高的地方，尼祿山的斜坡上，拉佩第向我說。我們的陣地被強烈的砲火轟擊着，接連好幾點鐘不止。布

萊拉中士忽然驚惶起來了。我並不去叱責他，只在手榴彈與榴彈從四面八方呼呼響着飛來時在戰壕中站了起來。我的冒險的舉動比任何什麼責罰或任何什麼鼓勵都要能給與輕步兵們以勇氣。當我不久以後回去時，我發見布萊拉中士是鎮靜而高興，雖然他周遭砲火非常猛烈；他給我一個立正，向我說道：

——中尉，一個新的也沒有。現在仍舊是十九個。

大佐問我要了扎武塞克山「戰時日記」的抄本。夜勤命令：第一小隊搬運鐵絲網到我們的戰壕那邊去。第一分隊自告奮勇去的，有米蘭人奧特斯特·雷阿里和我。我們穿上白衣上山進。在月出之前，我們同沙第中尉出了戰壕。我們爬行了幾米突……有一個時候，中尉聽到凍結的雪上有擦擦的腳步聲，這是奧國人的一個斥候隊。止步。四周寂靜無聲。可是我們的哨兵并沒打瞌睡，他們的鎗聲嘩嘩地響起來了。敵人的斥候隊整然有序地退去了。

二月二十二日。

明朗的月夜，但很冷。據說是在零下十五到二十度。可是誰都並不覺得不安適。四個病人，不，毋寧說是四個小不適意的人。我們開始向奧國人挑戰。我們在一根長竿上掛上一個『懦夫』，另一根上懸上一面輕步兵旗。我們將這兩根竿子伸出戰壕揮動着，揮了好些時候，但奧國人却并不射擊。一個消息：我們的隊長莫左尼寒假滿了期，回來了。他從我們當中走過，一路向我們大家致着敬。咖啡，巧格力，奶油，乾栗子的分給。大口的喝白蘭地與甜酒。酒精使人不畏寒冷，不打瞌睡。值得記下的一件事：在四點鐘與半夜時，人家分給了我們以牛奶咖啡。這在這高山上是破天荒的一件事。食物的分給是按時而充分：我們沒熟食，但是有許多代替熟食的食物，甚至還有火腿，這是很可口的。中尉軍醫墨薩送了我一張扎武塞克山的風景片，上面題有這樣幾句話：

星婚與友人

本尼托·墨索里尼

偉其不忘他

受過砲火的洗禮

與獲得過證明做

戰俘們的心地中

有着意大利民族各秘

高尚品性的最高歡喜之地。

我們睡在一座板屋下，雪地上。如果有一點草葉，我們也就心滿意足了，但却沒有。

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三。

在戰壕中上了一夜哨。無情的暴風雪下的十二個鐘頭。兩點鐘左右，我們聽到我們左側，阿爾卑斯山防守隊所駐的陣地上有強烈的排鎗射擊。我們只跳了一跳。一身是雪的，我們很像出自墓中的幽靈。這是奧國人的一種聲東擊西，不是實戰。射擊繼續了十五分鐘左右。今早，黎明時，第八中隊跑來更代我們。在交代時，一個奧國哨兵一鎗打死了我們兩個人：一八八四年級的後備兵非拉臘人馬薩里，——一個意志力很強的勇敢兵士，我扎武塞克山上的戰壕侶，——和馬律西。他們叫喊也沒一聲的倒斃在路的下邊。傷都在頭部。血由傷孔中湧流出，把雪染得緋紅。

天命！

馬律西是已經出發去度他的寒假，並且已經到了特爾諾瓦的。他在那裏等了六天，因為高伊孫左河一帶寒假已經停止了。六天後，他接到了回中隊的命令。他是昨天黃昏時候到的。今早他就死了。馬薩里曾經一度險些死去：十月十日，一個榴

彈炸死了和他同一個篷帳的兩個非拉臘人：馬特遼里與梅洛尼。

——衛生隊！

德里華和巴爾尼尼來了。他們將那兩個死者安放在一條毛毯上，緩緩地在雪地上拖了他們去……用昇牀來抬他們是不可能的，因為坡太陡，路又結了冰。我們的戰壕是用雪築成的。布袋所盛的只是些凍結了的雪。彈丸極容易穿過。人走起來得曲着背。

天老是下着雪。

雪山崩下來打在睡着幾個少尉，他們幾個傳令兵，以及雷阿里和我的小板屋上。給雪一打，板屋就同一本書似的合攏來了。幸而，我們誰都沒有受傷。我幫助着克里摩拿人馬塞爾巴中尉出了破物與那破板屋頂而入的幾乎將他完全埋沒了的雪之堆。

二月二十四日。

照常的戰壕中上哨的十二個鐘頭。我和我的分隊所警備的處所正是昨天馬律西和馬薩里死去的地方。雪上血跡還是殷紅。哨畢從戰壕中下來時，我帶給了阿爾卑斯山防守隊巴沙洛大隊的隊長唐多里少佐一份民報：那上面有一篇爲紀念蒙薩的志願兵們而作的小品。少佐給我敘述了悲慘的二月十四夜的事變。那夜人們企圖收復顧克拉峯上的失去了的陣地。阿爾弗列·福祿特里律師——一個志願兵——額上中了一彈死了。他臨死之際還大聲叫着：

——巴沙洛大隊的隊員們，前進，前進，永遠前進！

唐多里少佐又給我敘述了一個排長的壯烈的死。他是腹部中了一彈。他臨死時說道：

——我，我死了，可是我爲意大利死是快活的。意大利萬歲！

在少佐——一個態度高貴而勇武的高身材人——的話裏，痛愛死者之情還流露

着。

我昨天黃昏時親眼看到了一幕悲劇。一具粗製的棺材被載在一隻騾子背上。阿爾卑斯山防守隊員們靜默地工作着。那裏面大概是可憐的福祿特里的屍體，是一個朋友請人發掘出來，以便運到伊孫左河附近的墓地去的。

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五。

暴風雨之夜。今早，霧與雪輪流下着。我們狂熱地工作了一天。這是苦力們的戰爭：鏟等於鎗。現在，我們的巡哨道深了。人可以在裏面站立而無被子彈擊中之憂。我們用土袋鞏固了我們的戰壕。好幾百袋子，我們在幾個鐘頭內就給牠們通通裝滿了土。我們的新大隊長摩德拿人喀拉西尼爵士到來了。

中尉軍醫墨薩留給我談起他今天早上診過的一個怪病人。那是一個西西里人，

自己硬說自己在寒假期中受了蠱惑。『命運』的徵候：軟弱無力，沒胃口，漠然感覺疼痛，懷鄉病。我很明白一個西西里人懷着故鄉的什麼，是在冰天雪地之中懷着故鄉的太陽。

我們這個大隊的下級軍官都很年青，所以彼此都是親暱地你我相稱。據第六中隊的阿薩里中尉說，奧國人昨夜會穿了白衣企圖偷襲我們的陣地，可是沒有在戰壕中睡覺的惡習慣的三十三大隊的輕步兵，以五分鐘的排鎗射擊破壞了他們的企圖。

二月二十六日，星期六。

上哨之夜。暴風雪直刮到半夜。隊長和我們守了一個整夜。他朗誦了高沙的『列龍』的一個斷片。爲了消磨時間，我們歌唱。半夜時，分隊的廚子頭雷阿里，給我們調製了一點五味酒，牠使得我們的腸子同火燒似的；接着，他給我們談了一陣

北美的習慣風俗。凡爾登的故事使我們極感興趣。四點鐘左右，我們聽到我們右側有人叫：

——準備戰鬥！準備戰鬥！

我們立刻出了我們的避身所，——戰壕中共總有四個，——就了列。我們的動作是同電光一般地快。

——炸彈！炸彈！

其時，霰猛暴地打着我們的臉孔。炸彈來了，因為盛炸彈的袋子是存放在我們的分隊裏的。

——開鎗！

我放了三排子彈。接着，我就在我的微溫的鎗身上暖暖我的手。奧國人是連一鎗都沒有放。

黎明時，我看到了一個一定是起因於我們電光一般迅速的動作的奇怪現象。我

們的刺刀尖發着亮，就像牠們剛從火裏出來一樣。隊長也注意到了這件稀有的事。今早，太陽。雪光使我們眼花。奧國人照常向沙加狹谷中的我們的砲隊轟擊，但是徒然：他們無法瞄準。

二月二十七日。

微微一點兒的太陽。現在，雪連綿地下了十五個鐘頭了。天如果繼續下雪，我們就會陷入難境。今天，我們沒有了麵包，這是第一次。

如果奧國人認真進攻時，我們的戰壕的形勢是不容我們擇取我們之所好的：我們必得抵抗到最後一人。這條戰壕正掘在從顧克拉峯崩下來的一堆岩石邊上，牠幾乎是壁直地延落到好幾百米突下面的旅團司令部所在的高原。退是等於投入深淵，滾入深淵。所以必得抵抗。我們已準備着。

二月二十八日。

今天我們用鏟與鋤工作了一天。照常的哨兵與哨兵間的排鎗射擊。沒受傷的人。

二月二十九日。

明天我將有伍長的袖章。我兵士生活中的一件小小的。隊長申請陞我爲伍長的理由如下：

「因了他的可作模範的活動，他的高尚的輕步兵態度與他的寧靜的頭腦。在凡百需要勞力或勇敢的事業中，總是居先。不以困苦爲意，忠於職責。」

昨天黃昏時候暗中聽來的一段對話：

——巴爾比尼中尉，今晚警備戰壕的那個中隊的戰鬥力怎麼樣？

——百零七人。

——可是，上頭，我計數一下，却只七十四人。

——因為再沒有未指定任務的人了。

在叫做『未指定任務的人』營中，通常總是有幾個不上哨的伏兵的。

三月一日。

戰壕中上哨之夜。天雪。我是黎明時下來的。鏟雪的鬥爭。近正午時，來了幾個奧國炸彈。一個受害者。巴沙洛大隊的一個防守隊員。人家用昇牀將他抬到救急治療處，他在那裏面登了很久。凶兆。他是受了致命傷。那條羊腸小徑上有一線血和腦漿之跡。米克爾神父告訴我，駐在我們右側的第二十七大隊死了兩人，傷了兩人，是着了哨兵的彈丸。拉佩第中尉也受了傷，但不重。

三月二日，星期四。

昨夜，上了一夜的哨。雪。雪。白色令我心醉。隊長是和我在一塊。他住在我們的濕淋淋的避身所中。我們讀了許多頁可憐的呂加特里所著的『我如何教養我的孩子』。近黎明時，我瞌睡來了。爲了制服睡眠，我喝了半瓶甜酒，這酒，據貼紙上說，是含有『百分之二十一的酒精』的。一個消息：今天清晨，雪崩推翻了四個防守隊員與一匹驢子。另一消息：寒假已重新開始放。我也有去度寒假的權利。紅薄木板，輜重車第一號。

和我一起出發的，有：雷阿里，莫拉羅，丁尼拉，莫拉尼，巴爾尼尼中尉。第三個消息：大隊黃昏時也要下山到塞爾巴尼薩去。這消息使我高興。留下我的同伴們在羅蓬山上的念頭，有點擾亂我的歡喜。途中，奧國人向我們發了三砲。另一砲彈爆裂在我們上面，奧斯特里亞附近，扑萊佐的大路上。塞爾巴尼薩，休息之夜。

三月三日。

三十三大隊的各中隊，都於昨夜下了山。出發。離塞爾巴尼薩不遠，有一些木棚，這是我的同伴們的過夜處，我們走過那裏。祝福之語，告別之辭。大雨傾盆。小憩於特爾諾瓦，爲沐浴與作健康診斷。止宿於離加波里托僅五分鐘的路程的斯維那。這是一個只有幾家人家的村子。倉樓中稻草上度過的一夜。我們人數不多。最後幾批人中的一批。得有給假狀的人都有着方正的高尚態度。不叫喊，不吵鬧；高興，這是自然的，不過快樂是藏在心裏。大家三五成羣，講述着戰爭的插話。在那些敘述中，尼祿，佛拉達，佛爾西格，扎武塞克，羅蓬，這些被意大利人的血神聖化了的山嶺的名字，時時可以聽到。

卡尼鄂拉山中的一月

三月二十五日。

五天來，我尋找着我的大隊。

我離開牠時，牠是正在塞爾巴尼薩休息。我知道牠在達格遼門托河畔的本沙洛登了十天。後來，牠出發到卡尼鄂拉去了，但不知道牠的目的地。我在卡尼鄂拉各處尋覓了牠五天，時而步行，時而坐火車。從托爾梅左到巴路沙。寒假滿期回來的輕步兵的行列，有兩個騎馬的憲兵伴隨着。我們通過泛濫着，沸騰着的彭特河的橋。我們成列走着，特爾佐，塞達西，埃內蒙左，阿爾達。我只有時間讀讀那個使

我想起在這些地方逗留過的昭蘇埃·加爾度西〔註二〕的銘。

微微的太陽。我們通過那濃郁的樅林。空氣中充滿了春的暖氣。因凍解而暴漲了的瀑布在山峽中怒吼着。在近巴路沙的地方，彭特河擴大了。在巴路沙，阿爾卑斯山防守隊的大隊長，行營司令部的司令官，終於告訴了我三十三大隊的所在。我明天就能回到隊裏。我在充滿了兵士的巴路沙度過了晚間的幾個鐘頭。巴路沙沒有什麼變動。敵人的砲隊從未轟擊過牠。據巴路沙的居民說，提摩是正相反，成了一片廢墟。提摩是人們在到達巴爾皮科洛，巴爾格南特，佛萊科發這些將來會有名的陣地之前所能遇到的最後一個有人居住的地方。

(註一) Ciomo Carducci (1835—1905) 意大利大詩人之一。

三月二十六日。

大砲的轟鳴聲不斷地從佛萊科發傳來。這是戰鬥。可是鄰近的戰鬥的回聲似乎

并不怎樣令巴路沙的居民感不安。噴水池前的小教堂充滿了參加彌撒的人。人們三五成羣的站在正門與側門之前，其中雜有許多的兵士。行營司令部的一個上士告訴我，人們將提摩的運送傷兵的車子全部要去了。這告訴人戰鬥是非常的激烈。

十一點鐘時，我們重集合起來出發。再會呀，巴路沙！

我們渡過彭特河，到了塞爾西文都。接着就是拉瓦斯克萊都。我們發現那裏有雪。那裏距海面高2000米突。老人與婦女們在街上晒着太陽，享受着星期日的休假。一件證明這些居民是怎樣地愛國的有意義的小事：拉瓦斯克萊都——一個只有幾百居民的村子——認購了兩萬五千里爾的三期公債。小憩。在一個農夫家裏造飯吃。那農夫將他的鍋子什麼全交給我們聽憑我們使用。前進！現在，我們開始了攀登山嶺。呈在我們眼底的全景始終很迷人。風景如畫，居民款待人客非常周到的卡尼鄂拉！小停於波拉洛，一個村子。我們走進一家人家——牠有着貴族風小別墅的某種情趣——去討水喝。三個少女——一個名美娜，一個名安東尼達，一個名瑪

達倫娜——慇懃地獻了水給我們。我注意到壁上懸有大小兩幅肖像，大的是本內泰都·凱洛里【註一】的，小的是鄧南遮的。三個純粹意大利式的少女。我們合唱了奧倍丹【註二】的頌歌。敬禮，祝福。

哥美梁斯，特卡羅河的發源地。黃昏時小憩於黎戈拉托。那裏滿是阿爾卑斯山防守隊第三大隊的隊員。這是一些來自杜倫的1890年級的青年，旅館中充滿了兵士。街上沒有路燈。漆黑。可是却有歌聲從離正街不遠的營舍裏傳來：

五月二十七日

日落時，

一隻小舟

沉沒在瑞約湖中。

啊，你，睡在鮮花

床上的美人，

起來，來接受

愛之吻……

這是一隻三聲部的慢調合唱曲。牠莊嚴地消失在星光燦爛的夜空，

〔註一〕 Benedetto Cairoi (1825—1889) 羅馬基門都最勇敢的英雄之一，曾參加千人遠征隊，

在加拉達非米給報過「光榮的中隊」。

〔註二〕 Obaldia, 特里雅斯德的大學生，1872年，他向奧皇法蘭西斯·約瑟二世連投兩個炸彈，

被處絞刑。對於恢復領土派，他的紀念迄今還是神聖的。

三月二十七日。

從黎戈拉托到福爾尼，走大路，有七基羅米突半的路程。三十三大隊的司令部在福爾尼。沿途，是後方照例有的軍隊移動：腳踏車，二輪送貨車，四輪送貨車。

我們遇到了一輛英國紅十字會的小汽車，駕駛牠的是一個嘴裏照例啣着一根煙管的汽車夫。我們十一點鐘左右到了福爾尼。那裏，人家告訴了我我的中隊的所在地。我們隨着一列駝着食物的騾子前進。在福爾尼，我只看到一件堪注目的事，那就是小學校的大建築物。我們一共是十個輕步兵。和我們一道，有見習士官圖斯加尼人巴爾特西。我們沿着一條羊腸小徑走了三個鐘頭。途中經過一個樅林。樅樹的枝葉非常濃密，太陽的光線都射不到地。

我在距海面1070米突高的高處，波達格梁瀑布的左方，找到了我的中隊的第一小隊。我到了目的地。這個小隊和腳踏車隊的一些輕步兵同駐在一個三層樓的木板屋中。屋傍有一間廚房和一間幽暗的陋室。在陋室的縫都不大合的門上，堂皇地寫着：『吸烟人的會廳』。那裏面有煙霧，有吸烟的人，但要說是廳，却未免有一點

……誇張。因為疲勞，我一倒下就睡着了。

三月二十八日。

灰色的黎明。給太陽的光波殺小了的暴戾。奇異的山景。我們中隊的司令部在更高三百米突的地方。我攀登到那裏去見隊長。途中，我看了看我們的陣地的形勢。我們的防禦工事很堅固。我們的鐵絲網點綴了遠近的雪景。從這方面，他們莫想飛過！

三月二十九日。

今早，志願的偵察。我下降至谷中，直進至波達格梁河與伏拉扎河的會合處。下面，阿爾卑斯山防守隊的一個分隊正在練習滑冰。一個無趣味的下午。第一分隊奉令警備駐紮所，我是警備隊長。平靜之夜。

三月三十日。

雪下了十六個鐘頭了。什麼都白了。羊腸小徑也消滅了。午後，雪還是下着。郵件沒有到來。一個鐘頭長似一天。在從底至頂全高四米突的三層樓的木板屋中，每層都有人鬥紙牌，唱歌，抽煙。我呢，我伏臥在地上寫日記。奇怪的兵士：皮亞沙第洛·梅樂西，美洲回來的盧加人。1893年級。這是真正普通圖斯加尼人的典型：乾脆，聰明，伶牙俐齒。

——我是爲榮譽而回意大利來的，他在我們的談話開始時向我說。我是五年前動身到美洲去的，當我這一級被召從軍之時，因爲我沒有到，我被宣告了違犯軍律。在美國維基尼亞洲的首府里士滿，我開有一片糖食店。生意還不壞。歐洲大戰來了。當意大利參加戰爭時，我覺得我再不能老登在外國了，所以我就回來了。我本來可以充當野戰衛生隊員的，可是我寧願作戰鬥隊的一員。於是我來這裏盡我的

天職了。

從美國回來的兵士之構成了戰鬥隊的最好的一部分，這是一件事實。

明早，四時起床。在攻擊過巴爾皮科洛之後，必得守夜才行。這是隊長由電話中來的命令。

天老是下着雪。兩個地方有雪崩的可怕響聲。不知道傷了人沒有。在這一帶，死於雪崩的人不多：五個，幾個傷者。

三月三十一日。

在下了許久的雪後，來了一個太陽美好的朝晨。鏽齒形的白色連山浮在天際的清輝的光中。遠處，高聳着卡托爾山的那些白雲石的尖峯。

一條美麗的緋紅的線報告了太陽的到來。啊！如果我是詩人！

工作！羊腸小徑埋沒在雪中。通第一二道防線的方形堡的那些小徑，也被雪封

塞住了。從聳立在我們前面的瓦斯山與鄂木拉泰山的那些幾乎是壁立的斜坡上，雪不住地崩着。從遠處看，這像一些湍急的瀑布。山峯上，雪飛舞着。彷彿山在冒煙一樣。午後：太陽，平靜無事。幾響孤伶伶的鎗聲。三點鐘左右，我們注意到天空有兩個白色氣球，風在將牠們從敵人那方面向着我們推送。這是奧國人所常玩的把戲：氣球籃中盛有一首反卡多那〔註一〕的詩，——用意大利文寫的，——和兩張小地圖：『意大利所不戰而會獲得的與牠戰了十個月後所獲得的。』

這種卑鄙的事一定是我們對面的奧軍司令部作出來的。

——可是，如果德國人再沒氣球可給他們投放，他們立刻就要糟了。一個狡猾的柏爾加馬人說，這算是他的評語。

〔註一〕 Cadorna (生於1850年)，意軍的總司令。

四月一日。

我是警備第一道防線前哨第二號防舍的哨隊的隊長。第三號防舍被雪崩壓倒了。幸而裏面的人逃得及時，沒人受傷。和我一道，有輕步兵米蘭人奧萊斯特·雷阿里，菲那人梅摩爾·阿沙左，哥特落瓦坡人阿爾度洛·馬拉羅，發浦梁諾人皮特洛·盧其里，摩利斯人朱塞浦·馬斯特洛摩，生於君士坦丁堡的孟都亞人埃奇約·路士底，和皮亞沙查人多尼尼。

四座防舍，即四座方形堡，構成我們的第一道防線。哨令是防守牠們直到第二道防線的援兵到來，如果援兵不來，也要防守牠們直到最後一彈。這是一些用能抵擋小口徑的砲彈的粗木幹築成的方形堡。小床呢，一塊木板，舖上一些發香的松枝。午後，繼續的無礙的砲擊。一隻『拖白』飛過，飛得很高，在我們的彈丸所能達到的距離之外。牠很快地飛向特加洛河去了。

四月二日。

太陽。天剛亮，我們就出發去偵察奧國人的陣地。

我們一共五人。不大有抵抗力的雪，使我們不能快快前進。我們直進至基拉蒙都峯下的基拉蒙都峽，牠像自然爲指示意大利的國境而安下的一塊大界石。十點鐘左右，『拖白』又飛到我們陣地上來了。雖然牠飛得很高，我們還是向牠開鎗。

在吃了晚飯後，當黃昏的陰影開始從山嶺上爬下來之時，薄暮的微光淹留在高峯上之際，兵士們聚集攏來唱歌了。這是一些歌辭與旋律都很簡單的數聲部的古歌曲。

昨天，在我的防舍中，人曾唱過『兵士哀悼未婚妻之悲歌』。歌辭如下。詩句是粗俗的，但牠們却含有一種清新的情趣：

以當了兩年半的兵

今晚，來了一封信。

他也許是發自我的愛人

她當我動身時意病在身。

隊長，我來向你請求：

你肯許我請假走不？

我願許你，如果你仍回來

回來仍是一個勇敢的兵士。

哦！隊長，我向你發誓，

我一定回來，回來仍是勇敢的兵士。

當我走到我村附近時，

我聽到了鐘鳴。

唉！今晚人家抬去埋葬的，

也許就是我的親愛的愛人。

哦！抬柩人，

請你們停一停。

如果她生時從沒吻過她，

死了，我至少要吻她一下。

她從前能使花香的嘴，

今天，有了土的氣味。

這是一些從民族的原始的心靈中迸發出來的歌。牠們被從這一代傳到另一代，被這一級的兵士傳到另一級的兵士的一直傳下來。

午後三時。敵人的『拖白』重新出現。牠飛得很高。日落時，砲隊有氣無力地互相轟擊了。煙葉的分給，還有三個免費明信片。

人們寫信，抽煙。抽煙是一種消遣。

四月三日。

大太陽。今早，偵察時，我們又前進了一點。和我一道，有伍長皮特洛·安東

尼，爲當兵而從美國回來的年輕的亞布路息人，和安東尼·塞拉都，強壯而勇敢的西西里人。十一點鐘左右，敵人的砲隊用破裂彈轟擊了一陣位於彭特河與鄂木拉泰山之間的雪萊達山的我們的陣地。破裂彈爆裂的地方，雪上就現出許多黑點。午後，空氣異常沉寂，只時不時聽得到雪崩的吼聲。這不是起因於山頂上滾下來的石頭的正常的雪崩。正相反，這是一些因受了風的打擊與雪自身的重壓而從那些很陡峭的斜坡上滑落下來的大雪帶。雪開始了讓各處的岩石露出。是春來了嗎？腳踏車大隊的一個中尉送了我一張基拉蒙都峽與伏拉扎河的陣地的風景片作紀念。昨天，阿爾卑斯山防守隊員們去更代高波達格梁山的哨隊，他們被奧國哨兵發見了。三個人倒斃在巡哨道上，雪中。

四月四日。

清早，出發偵察伏拉扎峽。我們再由埋在雪下的伏拉扎瀑布降下。午後，又到

高波達格梁山去偵察。我們由一條很陡峭的斜坡攀登上去。和我一道，有沙第中尉和阿爾卑斯山防守隊志願兵中隊的三個隊員。我們外面都穿有一件白布衣。這些志願兵大都是卡尼鄂拉人或佛利幽人。本地人。年齡不等。身分各異。攔守着這些通意大利國境的道路，他們就是防禦敵人一侵入最先就要遭蹂躪的他們的房屋，他們的家庭，他們的村子。一些令人同情的人。我們直進至完全冰凍了的波達格梁湖。在容納了牠的支流伏拉扎後從皮拉本土投入特加洛河的波達格梁河就是發源於此。

沙第中尉——他不但是我的隊長，而且是一個親愛的朋友——使我們在必要的地方停了幾分鐘，以便窺探敵人的防線。用小望遠鏡去瞭望奧國人的那些高臨着基拉蒙都峽的防舍，可以看得非常清晰。

防守隊志願兵中隊的隊長巴拉巴中尉，遇到我很是高興，他請我們喝了一點白蘭地。呈在我們眼底的，是可歎賞的山景。卡尼鄂拉左方的那些白雲石尖峯高聳天空。見了這種奇觀，我們胸襟不禁為之一豁。山同海一樣，能使人起偉大的感

覺。

四月五日。

霧，險惡的天氣。灰色的朝晨。不偵察。兵士們沉鬱了一會兒，接着忽然又高興起來，有時他們簡直是同小孩似的快樂。雪不下了。雪花——早開的山花——開始了點綴山野。今天，沒有一響砲聲，連鎗聲都沒有。完全的靜止。我們很開心。奇怪的兵：梅摩爾·阿沙左，水手其業。只要給他一張有船的插圖的明信片看看，就足以使他害強烈的懷海病。

生於菲那。他的海上生活的故事使我很感興趣。他當兵是出於自願；他憎恨德國人。人家給他起了個混名：Marinarotto（小水手）。我們給埃奇約·路士底取一個綽號叫：Arabino（小阿拉伯人）。小阿拉伯人生長於君士坦丁堡。他自願地回到意大利來當兵，他的家庭仍留在君士坦丁堡受着美國領事的保護。他有一點像土耳其

其人。冷淡，鎮靜，說起意大利話來帶點外國——幾分土耳其，幾分法蘭西——口音。抽起烟來……像一個土耳其人。嘴唇上老是掛着一枝香煙，右耳上還「貯」一枝。當阿沙左想尋小阿拉伯人的開心時，他就叫他做：意大利的同盟人。那時，小阿拉伯人就會失去他鎮靜的常態，大聲疾呼說，以種族論以情感論，他都是意大利人。

午後。郵件到了。只是些遲到的。最後那批郵件，按照我們的隱語來說，是還沒有「找到路」。

四月六日。

今天是多故的一天。我寫這幾行字是在深夜由半截蠟燭照明着的防舍中。我的同伴們睡着覺。今早，我照常作了一次偵察。我們直進至那個因了形狀奇特而被叫做「魚骨」的山坡。那裏雪深在十米突外。牠填平了那些崩岩堆，形成了一種的高原。

中大口徑的砲隊間的激烈戰鬥繼續了一朝晨。午後一時，我由電話中接到了加意警備我的防舍并添築防禦工程使其更形堅固的命令，因為敵人也許就要進攻了。我們立刻開始了工作。

當砲隊重新開始互相轟擊時，我們已在防舍左右各掘了一條戰壕。我們最初將在那裏抵抗。隨後，我們就將自己關入防舍。牠備有與防守牠的人數相等的鎗眼。哨令是簡單而明確。各防舍應當抵抗到底，抵抗到最後一彈。因此我們備有許多彈藥。

隊長曾向我們說道：

——萬一敵人來攻，如果援兵不及時到來，你們就得犧牲。

人安設着鐵絲網。哨地那邊，鐵絲網密密層層的。

伏拉扎山上的敵人的砲擊，直至天黑才止。兩個榴彈落在離我不遠之處，但沒爆裂。

——別睡覺！今天晚上，睜着眼睛，張着耳朵，守他一夜！

四月七日。

照常偵察。我們直進至朗白爾達坡。朗白爾達是阿爾卑斯山防守隊一個中隊長的名字，他偵察時被敵人一鎗打死在那裏，所以就以他的名字來名字，以表敬意。幾個月前，敵人的一個斥候隊會在那裏爲輕步兵所俘。天陰。午後，幾響砲聲。

四月八日。

我不任前哨的警備了。午後，照常的大砲聲。誰還去注意牠呢？

四月十日。

平靜無事。現在，我們的工作是清除與修復那些被雪埋沒了的小徑。工人們熱

心地用樅樹築着新的防舍與障壁。

一個在英國當志願兵的意大利人寫了如下的一封信給我們分隊裏的他的兄弟；這是一件令人感興味的文件：

「親愛的弟弟，我進英國軍隊到此刻是已經半年，不過還沒有參加過任何戰鬥。可是如果輪到我時，我是很高興去打那些野蠻的德國人的；我死都願意，可是在死之前，我希望有幾個德國人死在我手裏。親愛的弟弟，你問我爲什麼不回到意大利去當兵。如果能夠，我早就回去了。我會寫信給加拿大凡庫非的意大利領事館，他們却置之不答。因此我就進英國軍隊了。我覺得在英國軍隊裏面也不壞。我不大會說英國話，但是我能使人領會我的意思。弟弟，直到戰爭勝利爲止，直到我們一同回到故居爲止，我們三兄弟互相鼓勵罷。」

四月十一日。

掘兩條戰壕，闢一條連絡我們的防舍的小徑。午後，十二個榴彈。

四月十二日。

這裏，戰爭是在黑暗中舉行的。白天非常平靜地過去，夜間呢，正相反，總是騷擾不寧。人們黃昏時開始交戰，直繼續到深夜。昨夜，高波達格梁山上有強烈的排鎗射擊。急激的步鎗聲不時爲手榴彈的爆裂聲所掩。

今早，微雪。接着，太陽。我們去完成了那兩條戰壕。兩條高臨伏拉扎河的戰壕。有力的守勢的廣大射野。這是輕步兵腳踏車隊的隊長黎士里大尉給我說的，這些陣地，他瞭如指掌。上面那條戰壕是由我設計并且是由我指揮着掘成的，黎士里大尉對此頗示贊許。我們在兩根去了枝的樹幹上各釘上一塊小木板，我在板上題了戰壕的名字。下面那條長的從此以後將被叫做「輕步兵隊的大戰壕」，上面那條，

「加陀那戰場」。

兵士的隱語：

Tro topiano (小步)：虱子；

Sigarette (香煙)：一八九一年式步鎗用的彈藥筒；

Carolina in Franchigia (免費明信片)：一個有趣的兵士；

Una Busta con Quattro carabinieri (一個信封帶四個憲兵)：掛號信。

四月十三日。

平靜的朝晨，平靜的午後。黃昏後，當我們已然在十分零亂的小草床上躺下來了的時候，砲火聲響起來了。我們的機關鎗和奧國人的機關鎗扯起喉嚨唱着，高波達格梁山與拉瓦基特山上，排鎗嘩啦嘩啦地響着。我們沉默地等待了一些時候。接着，一個聲音叫道：

——準備戰鬥！

我們爬了起來，拿了鎗械，用麵包包裝滿彈藥：這只是一分鐘的事。我們下去接受命令。在命令沒到來的幾分鐘間，我觀察着我的同伴們。年輕的顯得有點騷動，不耐：他們急於要去援救在第一道防線的他們的弟兄；年老的呢，正相反，還是鎮靜自若，也許甚至有點懷疑……他們比年青人能深謀遠慮，他們沒有忘記麵包，乃至連煙草都帶在身邊。難道這是一種虛驚嗎？

是的，這是一種虛驚。我們倒身躺在地上，但是並不脫除武裝，以便有命令到來馬上就能出發。

四月十四日。

午後，強烈的砲擊。彈徑大小不等的各種砲彈使得空氣如焚。奧國人使我們精神振作了起來。一個老兵聽到大砲響時的心理可以這樣表明。如果僅僅只一響，他就

僅止於說：

——人家在祝我們早安！或：在祝我們胃口好！或：在祝我們晚安！

大砲頻頻響時，他才會加以相當的注意。牠們是從那裏來的呢？每響一下，他就說道：

——這是一個75。一個105。一個280。一個305。

錯是難得有的，因為他聽慣了。

最後，如果砲擊無間斷的幾個鐘頭幾個鐘頭的繼續下來，一種漠然的憂慮就會抓住他的靈魂，他就會自問道：

——發生什麼事了？

今天，大砲沒有停止過。我們在近黃昏時得到了一些關於砲擊的結果的不可靠的消息。最吃虧的是駐在與我們的陸地平行的那個陸地上的第六中隊。前哨的一個方形堡是敵人砲擊的目標。一個105正爆裂在那個方形堡上。防守牠的九個輕步兵

死了六個，三個受了重傷。兩個哨兵逃得了性命，因為他們在距防舍十五米突之處。

四月十五日。

太陽。寒冷的北風。沿伏拉扎河的搜索。滿天的風雪。午後，強烈的砲擊。我隊有幾人受了輕傷。

環繞着我們的那些山幾乎都高在兩千米突以上：

哥美梁斯，2,781.4

基拉蒙都，1,930.4

克萊達凡爾特，2,519.4

巴拉爾巴，2,493.4

卡爾科尼，1,363.4

比佐提摩，2.281。

克羅斯第，2.251。

昨夜，我和六個兵士在二甲號防舍上過哨。圓月之夜，但很冷。寒風針似的刺着我們的臉孔。

四月十七日。

今早，雙方的強烈砲擊。午後，二十個左右的榴彈爆裂在我們第二道防線的防舍線上，但是沒人受傷。

四月十八日。

昨夜，砲擊停止後，黎明到來前，前哨換了班。三時起床。灰色的朝晨。連續十二個鐘頭的雪。山也白，樹也白，一片的白。我們彷彿置身北極。寒冷。沉寂。

憂鬱。

戰爭是一隻大鎗鎗，牠將所有的意大利人溶混在一起。地方主義已經完全消滅。

近黃昏時，微微一點太陽。接着，雪又重新開始下了。

四月二十日。

白雪皚皚的高山上的團圓月之夜是一種人所忘記不了的奇景。我由差不多是接時到來的民報得到了卡埃達洛·塞拉尼死的消息。可憐的朋友！他善良誠實；他不能作一個勇敢的人。回憶。悲哀。今早，大砲照常轟響，但沒奏效。冬天的午後。風自伏拉扎河向拉瓦基山吹着。防舍中寂靜無聲。我的同伴們圍着火爐。

四月二十二日。

復活節前夜。突然由黎比亞沙漠吹來的熱風將雪化成了雨。水一滴一滴的滲漏着。雪崩的激響聲。波達格梁河上已無雪，牠在石間發出一種怒吼聲。牠的瀑布唱着催眠曲。郵件到來了。一大批有插畫的明信片。明天是復活節。沒有這些插畫明信片，誰也不會想到這個祝典。

一九一六年復活節。

黎明到來之前，我起床去點查哨兵之時，天在下雨。接着，雨變成了霰，霰隨即又變成雪。人在方形堡中同在承露下面一樣。地板上已然有一個很可觀的小泥水潭。

——我們立刻就划船了，有一個人說。

時間過去得很慢，一點鐘長似一年。人低聲唱着：

就是「恐怖」

也在沙場，

她在塞爾巴尼亞

堆着土。

沒有攻擊。中午：天不住地下着雪。午後：天還是下雪。一份報紙。俄國軍隊到達法國，與拉那峽之征服，特別比崇德之取得的消息，使人們興奮。黃昏。天還是下着雪。白色的復活節。

四月二十六日。

有一點兒騷擾之夜。兩點鐘左右，奧國人的機關鎗開始了『唱歌』；幾個榴彈，九個炸彈落在我們防舍切近處。

傳聞我們就要離開這個障地去駐防另一個，不過還是在這一區域內。我下了班。

午後，一大塊雪從鄂木拉泰山的斜坡上崩下來，畫了兩條大溝；有時雪塊會一跳跳幾百米突遠，而發出一種響徹山谷的巨聲。伏拉扎山終於露出了牠赤裸裸的脊骨，牠周圍再沒雲霧了。

近黃昏時，在瓦斯山與鄂木拉泰山之間的小高原上的我們的砲隊，開始了轟擊敵人。

調防的命令到來了。出發。

四月二十八日。

清早起床。伏拉扎山下最後一次的暴雪送我們的行。來更代我們的步兵聯隊

的先頭部隊的到達。背上背囊。下山。第一次停於波拉本克與拉瓦基的十字路口，以等待中隊的其他小隊。下面，谷中，已經沒雪，氣候溫和。第二次停於福爾尼，爲了集合大隊的各中隊。兩點鐘的自由。『王冠』旅館午餐。雷阿里和我。底層的一個小房間，明亮而潔淨。壁上，一幀加米爾·喀福爾〔註二〕的鋼筆畫像，附有法文的說明：『撒地尼亞國王的國務總理』。一個老婦人——上了年紀，但還精神飽滿，——在窗榜編織着東西。我問道：

——邊境離這裏很遠罷？

——不很遠。兩點鐘左右的路程。

——邊境過去頭一個地方叫什麼名字？

——盧科。

——你去過嗎？

——僅只一次。盧科有一座大教堂。戰前，人們每年都去那裏進香。這裏到那

裏有五個鐘頭的路程。過波拉本克，溯佛烈昂河上去。

隨後，老婦就講幾月前，在敵人侵入的威脅下，居民離去福爾尼的情形我聽。

——一天，村長突然下令叫我們走了。村裏不剩一人，所有的屋子都關了門，被拋棄了。多麼混亂！多麼失望！那些窮苦人家簡直沒了辦法，也不知道自己應當逃往那裏去。我們呢，我們止於伊瓦洛，別的人止於里戈拉都。婦女與小孩們哭着。真慘！我們在外面登了四十天，這四十天在我看來簡直是四十年。如果他們再來，我是決不走了的，即使明明知道自己會被那些狗鎗斃。我太老了！

可是這是再不會有的事。我們在高特加洛區的防禦工事是極其可怕的。來襲這裏就是來送死。

向哥美梁斯出發。草地上有幾個落伍的輕步兵。有兩個喝得爛醉。人用昇牀將他們抬走了。途中，我們遇到了另外一些因酒喝得太多倒仆在地的兵士。真是丟臉！在後方的戰爭就是這樣的。在前線，兵士飲食有節。一到後方，他就會重新染

上進令人昏迷的酒店的惡習。哥美梁斯，牠的郊野一定是卡尼鄂拉最美的風景之一。這地方真令人留戀。

(註一) Camille Cavour (1810—1861) 意大利政治家。

四月二十九日。

太陽美好的朝晨。樹林呈着春之嫩綠。到處是歡喜。牠在天際透明的光輝中，在多岩石的水勢湍急的特加洛河裏，在從一座懸岩高處俯瞰着全村的巍然孤立的教堂的白色中，在搭在一條峻阪下的我們的廚棚的烟霧裏。今天，村中比較肅靜而有秩序了。哨兵們警備着營房。哥美梁斯——同卡尼鄂拉所有其他村子一樣——一個少年也沒有了，只剩下了幾個老人，許多小孩和婦女。我認識了村長。他是一個旅館主人。

——我很高興我竟有機會來款待你，他向我說，我希望你戰後能到我家裏來玩

幾時。

我跟一個愛山的人談話：

——我一到了最高的山峯上，他向我說，我就好像作了王中之王……

四月三十日。

清早起床。天還沒亮。背上背囊。從哥美梁斯到維拉撒地拉有一萬三千八百米突。我們到達維拉撒地拉是六點鐘左右。我們在距火車站不遠的一片草地上停下來進食。喀大尼亞地方的律師安東尼約·伊左拉少尉跑來找我。我們見面還是初次，但我們由通信認識已久。他是步兵第三聯隊的將校。這個聯隊全部係由西西里人編成。

——一些傑出的兵士。我說這句話并沒含有地方主義的精神。我西西里的健兒們已經證明他們自己確實是傑出的，他們將來一定還會示人以一些他們確實是傑出

的明證。他們所希望的只是銜鋒，肉搏……

我們八點十二分由維拉撒地拉坐特別快車出發。在車箱中，人們喝酒，唱歌。我們經過托爾梅左和阿馬洛沒有停。小停於斯丹齊尼內。坐火車到修薩福特打止。從那裏步行到多納。宿夜。

五月一日

黎明起床。我們取道多納運河。一條車可通行的大路，很平坦，是新築的。從前只有一條羊腸小徑。工程是由工兵第五聯隊第四中隊開始，由後備兵與工人繼之而完成的。這條路是凡是否認我們——我們拉丁人——有組織能力與毅力的人有眼所能共見的一種工程。牠代表着現代式的『極致』，明天就會成爲多納與杜文間的一條極好的通商大道。每個轉彎處都建有管理路政的人住的小屋，由哨兵守望着；沿路有幾條鑿岩而成的隧道可供砲擊時軍隊作藏身之處；有噴水池供飲；有電話供傳

達消息。在走了七基羅米突的路後，我們到了距海面九百至一千米突高的高處了。我們停了下來；這是我們的駐紮地。中隊的一部紮在幾間原來是開墾人住的空屋中，我的小隊和第二小隊則搭篷帳來駐。

這裏，山要比我們離開了來的那些險峻。我們對面就是頂戴雪帽，高達2,754米突的孟達爾山的絕壁。

五月二日。

經過好幾個月，我又在篷帳中睡覺了。我回隊以來第一次睡於篷帳中是九月間在加波里托。甜蜜，深酣的睡眠。養人的睡眠。今早，大太陽。谷中，奔騰着多納河。山谷很狹小，可以說是等於無。左右兩方——尤其是左方——的山非常陡峭。我們拚命作了不多幾個鐘頭的工作就使營地變了形相。我們在篷帳中鋪下一層松枝

和香薷，以便睡起來安逸，在四周植上一些樹木，以免人從高處看見我們。隨後我們就休息。簡單的生活。我想到盧梭和他的「回自然去」。

五月三日。

一隻「拖白」初次來拜訪我們，但牠飛得很高的。我認識了幾個工兵。他們是參戰派。其中一個名叫尼古拉·勃萊托的瓦爾丹洛人，給了一卷朱塞浦·瑪志尼「註」的文集我讀。極平靜的下午。我讀了「里米尼之夜」。可惜排錯之處太多。瑪志尼的東西真引人。我一口氣讀完了「給查理士·亞爾培特的信」。瑪志尼的這篇東西有點像是預言。他像早見到了今日的事變似的。瑪志尼的文集對於一個戰士是一種很好的精神糧食。可是在這裏的兩百五十個戰侶，有幾個人認識牠們呢？

【註一】 Ginseppe Mazzini (1805—1872) 義大利的愛國志士。

五月六日。

在高伊孫左區住了十個月後，聯隊到這裏來休息了。牠需要休息。可是休息并不就是說什麼事都不做。休息，如果這意即指不戰鬥，那同時也即指勞動：築路，造木板屋，挖掘戰壕，搬運大砲。

昨夜，暴風雨。我們的易破碎的布屋像要被那狂吼的疾風撕成片片似的。雨在蓬帳上嗒嗒響着。但裏面却沒有一滴水。去碰蓬帳是不行的。在等了五天後，今天郵件到了。我接到了幾封信和一張明信片。片上寫的姓名住址如下：『戰區（意大利，）意軍，墨索里尼隊長。』牠達到我手裏恰費時一個月。片上寫道：

『1916年四月六日自比利時前線。』

一個你會爲之効過大力的比利時小兵謹此向你致祝賀之意與崇拜之忱。并祝崇高偉大的意大利的軍隊戰勝。一個常常想念着你和整個偉大的意大利軍隊的比利時

小戰友。

安東尼·加斯東，

比利時第三軍區，B.132。」

午後，從羅蓬山分手以來沒有再見過面的米克爾神父到我們的蓬帳中來了一次。不是來向我們傳道。他留給了我們兩包上品的巴西香煙和昭爾佐·泰·維西約的幾本題名『我們的戰爭的道德上的理由』的小冊子。寫得很好，但太難懂。在短短的原文中有幾長段拉丁文和法文的引用文。談的是超越性與偶然性。這只合給大學生讀，不合給大部分連自己的姓名都寫不好的兵士讀。

兵士的隱語：

Uma e raspa (鏗與粗鏗)：象徵的人物；

Um fongramma (一通電話)：一聲大砲。

五月十日

我認識了工兵第四中隊的隊長。我同他談了好幾個鐘頭的話。他名叫西蒙尼，是佩蒙退人，昭里提的敵人，熱心的參戰派。他給我講述了這個區域——牠也許是戰區中最平靜的一個——的戰事。又給我談起阿爾卑斯山防守隊的一個在全凡拉區以『強盜中隊』的綽號出名的中隊。

這個中隊完全係由凡拉地方的大膽水手編成。這是些『沒心肝』的人。他們奪得了一些優越的陣地，並不顧奧國人的頑強的反攻的在那些陣地上留了下來。十月十八，十九，二十這三天，『強盜們』曾支持了一場惡戰。經過三天的強烈砲擊後，奧國人作了一次猛攻。在『強盜們』的正面所據有的地方，戰鬥力的比例如次：一百二十三個防守隊員對至少一千個敵人。敵人背上背着背囊，身上繫着樹枝的開始了進攻。在抵抗了長久之後，我們的防守隊員求援了。加入戰線的是一個工兵中隊。

——就是我的中隊，西蒙尼大尉帶着正當的驕傲口氣向我說。奧國人敗得一個

落花流水。我們數了數——聽清，我是說：數了數——敵人的屍體，四百六十具！我們是幾乎說不上損失。我們只有幾十個人失了戰鬥力。從十月起，奧國人放棄了一切的活動。

五月十四日。

我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工兵第五聯隊的幾個兵士邀請我到距我們的營地只幾步路遠的他們的營中去作友誼的聚餐。工兵隊的同伴們設了一席筵款待我們。我過了很快樂的七個鐘頭。我們談戰爭，談政治，談勝利。最後，爲了紀念這愉快的
一天，爲了紀念新的友誼關係，我們交換了一些書信。我的我不抄錄，因爲我記不起來了，但我要很快樂的將我工兵第五聯隊的戰侶們的抄下來，因爲牠是可以當作經過了一年的戰爭後的意大利兵士的士氣的證據的。

書信如下：

「致本尼托·墨索里尼。他聽到了被蹂躪的比利時與被侵略的法蘭西的呼聲，所以主張以文明去對抗暴力，他成功了，並且獲得了意大利人的贊美與他的戰侶們的愛戴。」

署名者：尼古拉·勃萊托大尉；——愛華里斯德·拉姆拉，——朱塞浦·加內巴里，——愛德華都·德·倍那爾第，——阿爾索·薩文華都里，——拿破崙·塞加第，——文薩左·馬維。

這個文件我將保存在我生平最寶貴的紀念品中。

.....

墨索里尼……在內線上

「社會黨的人很喜歡用這句口頭禪：『內線上的英雄』。內地各小報的最卑劣的文人們也惡意中雜無知的喜歡用這句口頭禪，而又很少用得恰當，不但不恰當，且幾乎常是誤用。

這是一種惡癖。偉大的加埃丹洛·齊拉爾丁尼也沾染上了這種惡癖，他把墨索里尼視同「內線上的英雄」。

然而墨索里尼却給了我一封信。這信本是給我私人，不是預備發表的。我現在冒着被責備的危險將牠印了出來。這並不是爲了齊拉爾丁尼，不，他是不算數的，

而是爲了充滿了意大利的無數大大小小的齊拉爾丁尼們。

爲使人知道墨索里尼是在那一條線上作戰。

德·華爾珂。

親愛的德·華爾珂

.....

我這時是從高凡拉區作戰歸來，這次作戰使得我和一個志願斥候隊兩天一夜沒有休息。

一切都很順利。我們是上星期日午後三時開始開火的。敵人的排鎗射擊簡直算不得什麼。作了全部工作的，照常還是我們的大砲與敵人的大砲。奧國人一發見我們在他們陣地對面的林子裏，他們就向我們砲擊了。大規模的砲擊。彈如雨下。敵人轟擊了那個林子至少兩三個鐘頭。一個 120 爆裂在我和一個防守隊員之間，傷了

防守隊員的一臂，但傷不很重。

黃昏在相對的平靜中到來了。夜色稍深之時，斥候隊的幾排鎗招來了敵人的砲火。砲擊又開始了。奇觀，大規模的合奏樂。我們一動不動的伏在一株大松樹下避着彈雨。我的朋友雷阿里和我并頭伏着。砲火稍停之時，我們就拚命以小斧和手來掘洞。一聽到砲彈出發的響聲，我們立刻就警備起來。聽慣了的耳朵辨別着砲彈所取的方向，一聽說：「這是向我們發的！」大家就趕緊俯下頭去。

火燄一時使森林如焚，跟着就是慣有的砲彈的爆裂聲與樹枝的斷折聲。有些火箭的呼呼聲有點像人類的。

七個榴彈落在我們的樹上。幾顆彈丸打在我們的首鎧上……早上調防時，我們向那株救了我們的命的樹投了告別的一眼。牠現在是無枝無葉的憂鬱地赤裸裸站在那裏。

.....

墨索里尼。

注意

「我最初幾個月的戰壕生活是一九一五年秋冬兩季在高伊孫左區度過的。凡與我同時或後我當零度以下二十度的天氣——同一九一六年二月一樣——在佛爾西格山，扎武塞克山與顧克拉山的險峻的坡上駐過的人一定不會容易忘記那些艱難的日子。我在卡尼鄂拉度過了戰爭生活的第二期。初雪在九月二十日拜訪了我們。接着，我們跑到了伊孫左的下游。這時，加索高原上的第一期的戰壕生活已經告終。這是難堪的加索高原上的難堪的戰爭。這是戰壕中的生與死……」

今天，充滿了泥濘與血的戰壕吞食着人，可是明日的歐洲會看見緋紅色的自由之花在這些悲慘的壕中抽出芽來。」

在多貝爾都湖那邊

十一月三十日。

人家給我說，要找到我的聯隊，我必須到斯特拉索都去。我晚上五點鐘由烏第尼出發。當我到達斯特拉索都時，夜色已深。這是一個不大有趣味的荒涼寂寞的地方。所以兵士們又給他取了一個名字，叫：Tresoldi（三個銅子）。牠也許還不值。沒人能告訴我我的大隊的所在地。我在一間車房裏找到了一個寄宿處，我鑽進乾草中睡覺了。

再走過去，我一定能得到一些確實點的消息。至少是一個在路上遇到的旅伴要

我這樣相信。這是一個擲彈兵，他臂上有一個獎勇章。他獲得牠，據他說是因了他在西蒙內山一個奧國地雷爆裂後所顯示的勇敢。邊走邊談，我們談到了戰爭。

——奧國人宣戰是不對的。我們將來一定要使他們討飯吃。

在行營司令部，我接到了叫我到鄰近一個小地方去的命令。困苦的長路程。幸而是大太陽天。

我到達阿啓雷城，天色已晚。我沒有忘記去遊那個大教堂。

十二月一日。

可是我找不到我的聯隊的踪跡。我離開牠去度寒假時，牠是在這些地方休息的。幾天前牠到前線去了。過了伊孫左河，我也許能得到點確實的消息。在低伊孫左的闊而直的大路上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軍隊大移動。在皮里斯的十字路口，我碰到了一輛送貨車，駕駛者是我的一個朋友。我上了他的車子。

伊孫左河。廣闊，水藍而清。龍西幾乎仍是舊狀。我遇到了幾個相識的下級軍官，他們請我與他們共餐。在我們吃飯的時候，奧國人向車站發了四個榴彈。爲射一隻敵機而舉行的榴彈的大交響樂。四時，出發。我跟那駝着我的中隊的將校的糧食的騾子走着。在塞爾斯與蒙法爾科內的十字路口，聳立着一根僅僅粗粗地削過的石柱。上面有一個銘。我沒時間抄牠；騾子走得太快。除了某幾個地方，軍隊的移動并不怎樣異常。我由塞爾斯的石山下走過。現在我明白了襲取加索高原這第一座稜堡應是怎樣的困難。我們的大砲不住地轟鳴着。戰鬥的痕跡還很顯著。地方是被蹂躪得一塌糊塗。戰壕毀了。民房破了。樹木倒了。滿目破壞，沒有一樣完好的東西。戰爭會帶着牠的輾機由此經過。在隱僻的處所，立着一些十字架，或是孤獨地一個，或是三五成羣。黃昏來了。我回頭望了望伊孫左的平原。遠處，一條帶。那是海。

多貝爾都只剩了一個名字。這個村子是僅存了一片廢墟。我們由那兩個湖邊

走過。說湖，不如說是兩個大死水池。聽說這就是我們的防地。嘈雜的人聲。一輛貨車停了下來：牠載來了水。我重會到了我隊的輕步兵們。很親熱的握手。大家在等着我……

——大家正在談你呢，一個朋友向我說。

這個朋友是蒲勒斯地方的一個農夫。我記得他曾替我背過一次背囊，從達洛特直背到米尼科斯。我永不會忘記出自一個卑微的農夫的這種懇摯的同情行爲。

我向我們的木棚走出。我在中士的小板屋中『佔了一個陣地』。

星月之夜。我去見了大佐，他是老在第一道防線的。

我們的中隊被手榴彈炸傷了四人。聯隊司令部的憲兵死傷各一。

在我看來，輕步兵的士氣是高於在卡尼鄂拉區時。

——我們有如許多的大砲！前進一定是很容易的。

信任籠罩着大家的心。我們會前進。在我們當中流行着的口號是：

——或是杜意洛戰勝輕步兵，或是輕步兵戰勝杜意洛。

晚上十時。

當我寫日記時，我們的大砲正在不住地狂吼。山腹上，是眩目的砲火之光。我不知道怎樣扼要來述這加索高原上的第一天的戰壕生活的雜亂的印象。牠們是深刻的，複雜的。這裏，戰爭露出了牠人類大災難的面目。這裏，人們確信意大利會越過去。牠會直達到特里雅斯德，乃至更遠之處。

十二月二日。

強烈砲擊之夜。我們的大砲一刻也沒休息。今早，天雨。十一點鐘。三個奧國大榴彈。砲擊無間斷地繼續了好幾個鐘頭。我們的傷兵躺在昇床上經過。傷兵不多，并且沒重傷的。可是山高處却死了一人。是榴彈炸死的。幾個榴彈落在湖中，激起了一些水柱。近黃昏時，我們的砲隊開始了活動。幾個鐘頭以來，奧國人沉默

着。我們的大砲轟擊着他們的陣地。在我寫這日記時，到了兩個奧國大榴彈。現在又來了四個。在我的板屋中，人們若無其事地玩着三七。

沿湖有一些人類的肢體。高原上，兩個奧國人的屍體正在腐爛。稍遠之處有一個沒掩埋的死人。晚風挾着屍體的臭氣一陣陣向我們吹來。高原上有兩個墳地：一個是奧國人的，一個是意大利人的。昨天，一個大榴彈曾從土中掘出了兩個死者。死的舞踊。現在，我明白了爲什麼僅僅多貝爾都的名字就足以嚇倒匈牙利的 Hon-
A-DIG [註一]。取得這些岩石是拉丁民族英雄史上多麼光榮的一頁啊！

(註一) 1848年匈牙利人爲副服斯拉夫人與高拉啓亞人的叛亂而組織的軍隊。

十二月三日。

爲給自己建築一個避身所，我同一個黑奴似的勞動了一天。我有一個同伴幫助我，這個同伴將在這個旅館中分占我一席之地。整整一天的強烈砲擊。午後，七隻

加浦羅尼」來我們陣地上翱翔了一陣。黃昏時，敵機侵入。

十二月四日。

昨夜，雨。平靜的灰色朝晨。在我寫這日記時，有幾個病人過身。

氣候顯然是德國人的同盟者。雨使我們對於防禦工程的建築不得不遲了又遲。牠沮喪我們的士氣。我們是太陽的兒子！加索的土是黏性的，我們簡直沒有法子對付牠。牠的顏色是紅的，紅到像人的血。我去展了匈牙利人的墓地。或不如說是匈牙利人的墓地。在雙扉門的一扇上，寫着：

Exoriare aliquis ex ossibus

Nostri ultor [註1]。

那裏有許多十字架，可是在意大利人的墓地，十字架是更多。

現在爲止，僅傷四人，是手榴彈炸傷的：僅僅一個重傷，但并不是致命傷。午

後，頗平靜。

暮色中，加索的諸峯像是滿生着疥癬。曇天。近黃昏時，照常，雙方的砲攻。今晚，沒有郵件。

一個傳說：預備進攻的砲擊今天晚上大概要開始。我們將大睜着眼，緊張着耳。在我寫這日記時。我們後面的山頂上，大砲從四面八方冒着火燄，作着雷鳴。這可就是戰鬥的序曲？

(註一) 但願從我們的白骨中生出一個復仇人！

十二月五日。

陰沉的天，灰色的地。我完成了我的避身所。調防的命令到來了。這是常常遇到的事。現在我是在多貝爾都湖畔的一條戰壕中。幾隻白鳥和黑鳥在晨風之下微微發着戰的水面飛着。我從事給自己築新的避身所，多貝爾都湖！誰在你岸傍住長久

了，一定就會失去笑的習慣。這裏，到處是悲劇。三個鐘頭來，奧國人的大砲轟擊着我們。我們的回擊着。有時，人簡直不知道那幾響是出發的，那幾響是到達的。空中充滿了往來不斷的榴彈的呼呼聲。在砲擊時，我不喜歡有人和我在一塊。我喜歡獨自一個。我相信這樣敵人要難於瞄準我。

一片蔚藍色顯現在杜意洛那方的天空。蒙法爾科內與高里茲之間的電線桿，夜裏遠遠望去，好像一些大十字架，一個大墓地裏的大十字架。

加索這塊紅土已經喝了多少血，將來還要多少血嘍！

一個中尉跑來看我，他給了我以關於今早砲擊的結果的最初消息。

大砲繼續吼着。四點鐘。我的中隊長請我晚上去參加將校們的彌撒。同他一道有幾個少尉，我的小隊長在內。

我們的避身所非常低，低到連人在裏面坐都不能。夜。狂風驟雨。從九點到十點，我們左翼有強烈的砲擊。大口徑的大砲不住地轟鳴。隆隆之聲聽來有如颶風在

吼。天下着雨，可是我的同伴們和我是在我們幾個鐘頭內所築成的避身所裏，雨淋不到我們。今晚又沒郵件。還是睡覺去罷。

十二月六日。

昨夜，我的同伴驚醒了我：

——天呀！我們是在水裏呀！

我將半截蠟燭點燃。我們的避身所裏滿是水，水還在其勢洶洶地湧進來。我們企圖用我們的碗將水舀乾，但是這是徒勞。我們在較高之處安了三塊木板，一身透濕的躺在那上面以待黎明到來。我們不時的劃了洋火去察看水勢。終於，黎明來了。在阿啓雷那方，有一大片晴朗的天，可是在我們後面近奧地利亞的地方，天却是黑的。如果太陽出來啦！今晨，奧國人的大砲給我們請了早安：此刻為止，三響小口徑的。現在，我們的大砲開始了轟擊。當天下雨時，人在多貝爾都的戰壕中是

當暴風雨之夜在阿達麥羅山上還要苦。這些戰壕是在砲火之下築成的，所以是忽促間築成的。這是一些矮的石牆。死了一個輕步兵，是腳踏車隊的。他去衝鋒時中了一彈，直挺挺的臉孔朝地倒在地上。他身傍躺着他的裝上了刺刀的鎗。他是獨自一個躺在那裏。人爲什麼不設法將他掩埋了呢？也許是爲了要給「逝者」的家庭保存一種美好的幻想罷？一點太陽，午後，不可避免的砲擊。他們在轟擊克里克里山與坐落在我們的第一道防線與第二道防線之間的那座分水嶺。

在近平原的地方，緩緩地緩緩地升起了三個氣球。他們的大砲有幾響落了空。尤其是那些大口徑的。

大的彈丸喘息着呻吟着慢慢地穿過空中向着很遠的地方飛去。我獨自一個——冒着危險——在我的避身所外享受着眼福和耳福。我們的一隻飛機在作着轟轟聲飛向高里茲去。巴沙洛灣一帶又有了孕着暴風雨的烏雲。熱風繼續吹下去時，天氣是不會好起來的。平靜的黃昏。我去看了我的一個朋友，是個中尉，羅馬人，現任一個

機關鎗小隊的隊長。我從離開羅蓬山以來沒有見過他的面。他給我說奧國逃兵都指示害怕意大利的砲隊。他們中有許多是來自加里西亞。

——那裏，比起加索來，簡直是一座天堂，他們說。俄國砲隊雖然也常常『碎！碎！碎！』地轟擊，但總沒有意大利的來得兇。

黃昏時，食品到來了。二十四小時內只分發了一次食物。每天的口糧減少了。但食慾却始終如一。騷動之夕。九點鐘左右，敵人攻擊了我們左翼一次。我們的小口徑的大砲繼一陣強烈的排鎗射擊之後開始了活動。我走出避身所去看外面的情形。我們的一隻探照燈照耀着敵人的陣地。山坡上滿是我們的榴彈與破裂彈的響聲。強烈的砰砰聲常爲大彈丸的爆裂聲所掩。淡紅色的烟霧籠罩着整個山坡。所有的輕步兵都全副武裝的出了他們的避身所。我們的砲火使他們興奮。砲擊繼續了四十分鐘左右。現在牠已停止。我走過同伴們的避身所時聽到說道：

——這很可以看出意大利人的戰鬥力呀！

——現在不像在扎武塞克山上一樣了。

——現在是他們逃了。

——他們不該動的，德國人，他們動，是大錯而特錯。

一個傷兵經過。他傷在脚上，是一塊榴彈片炸傷的。

第六中隊死了一人。現在，周遭極靜寂，只有哨兵們還在懶懶地射擊着。離我不遠，有一小隊霰彈砲手在給自己築着避身所。他們低聲唱道：

美麗的姑娘，

熱狂的女加里波利的【註一】

你是我們

我們兵士的星。

我們的大砲的聲音：這提高了兵士的士氣。曇天。月亮周圍有一圈暈。

——這是就要下雨之兆，一個中尉向我說。

接着他又說道：

——真討厭，因為我們的進攻要因此遲延下去了。

誰都有點不耐，就是那些最懷疑的也是如此。前進！戰鬥使兵士着迷，不管牠的危險性。不活動使兵士精神頹喪。活動使兵士精神煥發。今夜，我們應當只閉一雙眼睛睡覺。

(註一) Garibaldi (1807—1882) 意大利的愛國志士。

十二月七日。

大雨傾盆。我們的避身所成了一片泥沼。今早，我們的砲隊向敵人的陣地轟擊了一陣。現在，牠沉默着。奧國砲隊在我們左方吼着。雨是我們第五個敵人。也許是敵人中最可怕的。

自動車運轉手常來前線，因為我們少不了他們。那些每天黃昏時候給我們送水

和食物到離我們第一道防線的戰壕兩百米突遠處來的人，是同我們一樣的冒着生命的危險。不久以前，一輛滿載手榴彈的貨車在多貝爾都路上中了敵人的一彈。那些駕駛牠的人被炸成了肉片。

中午：雨老是越來越大地下着。昨天黃昏時候，我六天沒接到過的民報到來了：這是米蘭印刷工人罷工停止後出版的第一號。

十二月八日。

昨天日暮時，我們曾去據守過我們防線上最後那條戰壕。大雨傾盆。我們躲在一個充滿泥濘的避身所裏。不大強烈的排鎗射擊。火箭的浪費。奧國人是在離我們三五十米突遠之處。昨天他們曾緊張地工作了一天。我們聽得到棍棒擊物的聲音。今天早天不下雨了。但天際是灰色的。砲隊工作着，但不起勁。在特倍里山脊上奧國人所拋棄了的那些避身所中，我們發見了一些裝鐵的棍棒。我們的戰壕有一條奇

怪的路線，我們從正面和側面都能受擊。可是在我們與奧國人之間有一種默契，根據這默契，我們彼此都不射擊。我們看見他們不動我們的鎗，他們看見我們也不射擊。我們是在這些泥漿洞裏靜待着我們的命運。

這幾天的雨有點沮喪輕步兵們的士氣。我們一身透濕，僅有一條被和一件大衣；我們的背囊不在我們身邊，要回去休息時才能重拿到牠們。天空沒有一絲的蔚藍色，牠是一色的灰，同和尚的袈裟一樣的灰。

戰時隱語：

Spazzola (刷子)：飢餓；

Filhaus (風箱)：避身所。

我們的戰壕環繞着十一月最後那場戰的戰場。我們在 *so* 所炸成的那些大窟窿中收拾了幾個奧國人的屍體，埋葬了他們。

周圍，少許生石灰。

十二月九日。

細雨。然而天氣却顯得終於要晴起來了似的。日常的大口徑砲的生風里開始了。我們的大砲作着雷鳴。

昨夜，一個奧國兵自己跑來投降了第七中隊的哨兵。他說我們前天黃昏時的砲擊給與了奧國人以非常大的損失。這個俘虜是一個哨隊的唯一殘存者。別的都死了。我們的一個斥候隊跑到他所說的哨所去。他們帶回了三個背囊和七枝鎗。

午後。一線憂鬱的陽光。一個奧國榴彈落在他們自己的戰壕中。他們立刻放了三枝火箭將這種錯射通知砲隊。沒掩埋或沒掩埋好的屍體的臭氣。是好天氣來了嗎？一線陽光從那幾天來壓迫着我們的密厚的雲幕中鑽出來了。砲隊利用了牠。我們的一個哨兵給他們的戰壕的護壁穿了一個至少十米突大的窟窿。他們用榴彈還擊着。第七中隊傷了一人，但不很重。天放晴了，同時人也開心了。大砲的合奏樂繼

續着。

一個大砲彈落在前哨幾個避身所上。有幾個人失了戰鬥力。

十二月十日。

昨夜，從兩點到三點，我爲在我們的防線間開一條巡哨路勞動了一小時。在由那隱在雲幕後的月亮微微照明着的黑暗中，我們最近那一戰的戰場呈着一種奇觀。在被砲彈撕裂了的零亂的地面上，人只能看到各種各類的破壞物。屍體的臭氣之波。奧國人不倦不疲地工作着。每夜從晚上六點鐘直工作到早晨六點鐘。百根棍棒埋着地雷，而每夜就有百個地雷爆裂。這種工作并不怎樣使我們感不安。我們知道這些地雷沒有一個會抵擋得住我們的砲隊的活動。今早，灰色的天。十點鐘：大砲重新開始了轟擊，但不怎樣起勁。現在，合奏樂奏着高調，同時天放晴了。

在我們十一月那次進攻期間落到我們手裏又被我們拋棄了的扎米雅洛村，離

我們不到七百米突遠。每隔一刻鐘一個的電車似的吼着從我們防線上飛過。細雨連綿的午後。戰壕中寂靜無聲。有人在唱，但聲音很低很低，像是沒有自信力。大砲不時的轟鳴增加了人們的憂鬱。『總司令部公報』上細述了六日夜裏奧國人進攻的顛末，措辭如下：『在加索高原上，砲隊昨天繼續活動了一天。晚上，敵人繼一陣強烈的預備砲擊之後連續進攻了我們東北方的防線兩次。但他們被擊退了。』

十二月十一日。

昨天黃昏時，我們從前哨回到了營中。天下着大雨。我們一身透濕的靜待着更代時間到來。更代時，我的……房間的新主人——我不認識他——問我道：

——奧國人在那裏？

——那邊，二十米突遠處。

——他們放大砲嗎？

——不，因為我們離他們太近。

——他們投手榴彈嗎？

——不大投。

半夜。雨止。疾風挾着雲馳。奧國人的強烈的砲擊已停止。我假寐着。我被手榴彈的激響聲驚醒了。接着排鎗射擊開始了。強烈的砲火。這像一隻巨大打字機的打打聲。在新的避身所裏，和我一道，有幾個輕步兵。

有一個向我說道：

——他們進攻了嗎？

——彷彿。而且兇呢！

敵人的砲火越來越起勁。破裂彈在我們的避身所上方爆裂着，碎片石塊如雨下。我們默默地等待着。

一個叫聲從離我們不遠處發了出來：

——衛生隊！衛生隊！

現在，我們的砲隊開始了活動。這是一個可怕的音樂會。

——青年們，武裝起來準備戰鬥，我向我的同伴們說。

一個中尉飛奔而過，一路喊着：

——輕步兵們，武裝起來，但別走出你們的避身所。

暴風雨似的砲火越來越厲害的繼續着……排鎗聲再聽不到了，牠被爆裂聲掩住了。大砲彈的爆裂使小山爲之震動。我們，我們仍是一動不動的等待着。

砲火停止了。一個傷兵走過，傷在頭上，但不很重。他在泥濘中跳躍着回創傷包裹處走去，腳上沒有鞋子。三張昇牀抬着幾個傷了腿的兵士。另一個傷兵由人背着。一個傷在臂上。兩個重傷。他們一聲也不呻吟的去了。

——中士，那邊有一個人一動也不動了。他臉孔朝地……

——他死了嗎？

——我不知道。

——翻轉他來，將他的徽章拿來給我。

——他死了。

一羣輕步兵聚集在死者周圍。他是在走出避身所時被一個破裂彈炸死的。我的小隊裏沒人受傷。別的中隊裏有幾個人失了戰鬥力。

暴風雨的朝晨。砲隊沉默着。太陽高照的午後。我們都跑出來晒太陽，不管榴彈呼呼作響。我們身上乾了一點。午後，他們的大砲這裏那裏的轟擊着。當我寫這日記時，他們正在轟擊我們的第三道防線，但是那些榴彈落在湖裏，激起了一些水柱。從我所在的地方，人看得到一小片的海。

輕步兵們常常向我提出來的一個問題：

——我們離特里雅斯德有多遠？

指揮我的中隊的中尉升做了大尉。我向他道了喜。

——我們得備一小罇酒來澆澆他的三個星才成，一個輕步兵說，他戰前是住居特里雅斯德的。

戰壕中的十二月

十二月十二日

最後，有了點兒太陽。防禦空氣與淚氣的新式面具的分發。我們的比較奧國人的要美觀一些。輕步兵們都鑽出了避身所出來略略整了整容。一大批的理髮匠，也不顧自身和顧主們的危險，竟在露天安排下了他們的理髮舖。隨處都有人玩着紙牌。下午照例是我們的砲隊的轟擊。

第七中隊的一個班長到我的避身所裏來找我。他和我談起波哥尼，談起湯姆·戈的華，還談起別的在孟都亞政界中有名或無名的人物。他自稱是屬於中立派

的，但絕不是過激份子。第七中隊的損失，目下要比我們大。不多幾天之前爆裂在避身所裏的那個^{〇〇}彈，就死傷了好幾人。

——我常常想着你是在前線……今晚我要給戈的華寫信，告訴他我已碰見過你了。

我們分別的時候是再沒有的親熱。

我們這一旅團的司令官，常常到我們中間來同輕步兵們談話。他由此很得軍心。常常同這些可憐見的人兒談談話，常常想法兒鑽入這些精壯堅實的軀幹所具有的天真未鑿的心靈，那也是一件好事。

在我們的陣地上有空中戰。戰勝的是奧國人。我沒法消除駐在我們左邊的那個聯隊的輕步兵對於我的好奇心。有三個輕步兵走到我們的避身所前面便站定了，帶一點兒猶豫。一個排長向我說道：

——請恕我們的冒昧。你可就是……？

——正是。

這三個同伴和我握了握手，坐了下來，於是友誼的談話便開始了。他們的聯隊在倍斯加附近的特稜提諾地方駐紮了十五個月，一直都過得很順利，沒有逢到大戰事，損失也很有限。和我談話的那一位是布里西亞人；他現在住在羅馬納·瑞西亞，在居里約尼公校服務。

十二月十三日。

大雨傾盆之夜。第一個來客是一個八四年級的輕步兵，孟都亞人，我有幾個月沒有看見他了。

——我見了你真快樂。我和你重見了面，比我重見了自己的親兄弟還要快樂，他向我說。你，你也曾經落過這層地獄的，你從沒有錯待過你一八八四年級的老同伴。

早上天刮風。多貝爾都湖是陰慘慘的。我覺得從前那些虱子又在我的皮膚上騷動了。當然自有藥去對付這些寄生蟲。但是得過整整十五天。藥力是有定規的。五天一過，這些虱子便會在這藥力殺伐之下服服貼貼散去……散得一個也不會多，一個也不會少！早上與下午是出奇的平靜。從早上一直到兩點鐘，奧國人還沒有餉過我們一個常例的 *gong*，便是一個破裂彈也沒有飛來。我們的砲隊也休息着。天色老是墨黑，看了怕人。輕步兵們趁這休息的時候擦着他們的槍械。

十二月十四日。

我們時常從這條戰壕轉到那條戰壕的轉來轉去。這種調動，有時是非常頻繁。這樣便也難怪兵士們對於戰壕與避身所的修繕工作要懈怠起來。短時間的停留值不得令自己疲勞……昨天在我真是可怕的一天。我的神經也休息過嗎？昨晚風雨大作，整夜沒有停過。誰都沒有合一合眼。天沒有亮，我們便趁風雨小停的時候出來

把那些簡陋的板屋稍稍修繕了一下。今天仍舊是傾盆大雨。這三星期來繼續不斷的雨，對於輕步兵們的士氣有一種不良的影響。在衛生方面也是一樣。

天並不冷，但是這泥，這水，這短促而陰晦的白晝，這又黑又長的夜，種種條件，已足夠支配大家，使大家心情變成更加不好。我們到達此地是夜間。黑夜裏行軍，即使為時極短，也是累人的。我在墨黑的天色之下，蓬帳之間走路，很感困苦。砲隊的有限制的活動。我的手上現在有了無上高貴的印記：牠們染上了加索的紅泥！

十二月十五日。

昨天晚上，一個嚮導，——他是我們的『說話報紙』，——散佈出了底下這段新聞：

——報上說和議要成立了。

我想這大概是關於柏特曼和爾維「註二」的逃牒那一回事。這段新聞在我們中間可並沒有引起什麼騷動。雖然大家都知道我是看報的，但却誰都不來向我詢問這事。這種淡漠的態度是有故的。人們老是談和平和平，使兵士們心中起了懷疑。他們中間有一個說道：

——不到我看見戰壕上飛着白旗的時候。我什麼都不相信。

不旦的長夜，狂風暴雨的長夜。前哨，手榴彈的轟擊。

今早，幾響砲聲。

奧國砲隊胡亂射擊。我的印象是如此。這裏一砲，那裏一砲。戰壕上一個榴彈，多貝爾都路上一個破裂彈，砲彈的下落常常是在湖中。這樣，對於我們的調動是沒有一點打擊。下面是在我們當中很流行的一隻歌曲的一節：

呵，高里茲，你是美麗無雙，

你的名字直響到遠方；

如今你已變成一個意大利女郎，

我們一定要奮勇地保護你。

今天仍舊下雨，一如昨天，一如以前，以前。這像一種詛咒。下午是連續不斷的。我的避身所到處漏着水。無疑，天氣是他們的同盟者，也許還是他們的最最賣力的同盟者。這些戰壕裏有些很大的耗子，牠們好像貓兒，夜間牠們也襲擊……我們的膽小者。爲消磨長夜，到處有人歌唱：

我們跑去看月亮，

月亮却不見了；

跑去看星辰，

星辰却隱滅了……

每天晚上，近黃昏的時候，砲隊的活動就會重新加緊起來，空中，照我們的隱語說，就會充滿『電報』的嗡嗡聲。今晚靠古意大利那一方，天空全是火光。我聽到

沿路有給我們運水來的汽車的隆隆聲，和一長列不斷而來的騾子的震耳的蹄聲。在近敵人的防線的地方有地雷在不斷地爆裂。這又是奧國人在挖他們的狡狐之洞，碰到好機會，他們自己便會葬身其中。有些奧國人的戰壕簡直是掃除不淨，因為裏面充滿了屍體。因此他們非常害怕我們的『白砲』；聽說他們有一次曾向我們叫道：

——假使你們不再放你們的『白砲』，我們也就不向你們放毒氣。

(註一) Bethmann-Hollweg (1856—1921) 德國政治家。

十二月十六日。

昨夜，天雨。奇事！兩方的砲隊，尤其是我們的，反而格外起勁的一直轟擊到今早晨。陰晴不定的天氣。我們分到一條短袴，一件襯衣，一雙短襪。都是上等貨色。我們把來換上了，才好過了許多。今早在避身所中人們辯論着和議問題。但是懷疑派還是同當初消息傳來的時候一樣佔着優勢。然而有幾個人却已注意到今天早

上砲隊是沉默着。在我們的正面是果然如此，但在靠海的那一邊，大砲却還是殷殷作着雷鳴。榴彈照常亂飛。午後：霧。寒冷。

十二月十七日。

昨晚六點鐘左右，多貝爾都路上有出奇地強烈的奧國砲火。嚮道們拼命地鞭着騾子飛奔。彈落如雨。但很微倖，被擊中的人爲數很少。牠們不是落在湖裏，便是過高，落在特倍里山上。砲火最厲害的時候，我們正在沿着湖左邊的國道向前哨移進，很幸，我們安然到了目的地。天已入夜。天上，星辰羞怯地露出了她們的臉孔。我懷着一個情人的戰戰兢兢的崇拜心情注視了她們。天可是晴了嗎？太陽又會出來了嗎？奧國人在我們右邊的坡上放着重磅炸彈。牠們落到地上時，就有火花迸射出，接着就是爆裂聲，有時非常的響。其中有一個大概是落在一條戰壕中，因爲我們聽見有人在叫：

——天呵！天呵！衛生隊！

接着就沒有聲音了。奧國人還繼續轟擊了好些時候。星辰不見了。天色重又變成烏黑。在哨巡路上，有人在暗中摸索走過來，抓住了我的手臂。我對他說道：

——由那邊走，由那邊走！

——誰？

我由聲音聽出那是我們的隊長。

——晚安，大尉。

——晚安，墨索里尼。

現在我們的小口徑大砲在同暴風雨似的轟擊着。今早，雨。昨夜，我們的大砲朝着敵人的第一第二兩道防線轟擊了一個整夜，直轟擊到今天黎明。昨晚火線上僅輕步兵第七聯隊傷了一人，但傷勢很重。他折了一條腿。在避身所中，人很少談論和議的事了。

大家不期然而然的談到那卽在目前的休息。在加索高原上。戰壕使軍隊受着難堪的犧牲，尤其是度着更其難堪的乏味生活。午後：細雨如絲。牠不但侵入了人的骨髓，而且彷彿滲入了人的心靈。

十二月十八日。

雨下了整整一夜，就是說接連下了十四個鐘頭。今早，單調的雲幕終於像是揭開來了。光明從特里雅斯德那方惠然來臨，同時到了一陣小小的寒風。第一個消息：那天晚上的炸彈，炸死了兩個兵士，另外還傷了五個。大佐走到我們的戰壕中，問我們道：

——過得怎麼樣？

——很好，我們答。

——你們冷嗎？

——不怎麼冷。我們祇要不時有一小瓶酒喝喝……

大佐走了。

奧國人照常向我們的陣地斷斷續續地砲擊了好幾個鐘頭。兩個破裂彈落在²⁰⁸段，六個榴彈落在我們這段，兩隻大「鍋子」落在¹段，幾個²⁰⁰落在第二道防線上。中午。天際晴朗了，但太陽却依然深藏着。

一個對壕兵告訴我們，有一個手榴彈落在第七聯隊的兩個避身所之間。炸死了四人，炸傷了七人。

有人略略談起對德媾和的事。單是條件之一是將已取得的土地交還奧國這個假定，就引起了全體的憤激。我敢打賭，如果將問題取決於兵士大眾，一定找不到十個同意於接受這類條件的兵士。

——在流了這樣多的血，受了這樣大的犧牲之後！

現在聯隊全部集合在一起了，我重會到了我從前的同伴們。我們自從去年九月

間在扎武塞克山上分手以來沒有再見過面。同伴之一：對壕兵隊的中士提拉洛人孟泰斯多·杜多里。我重遇到他很是高興。這是一個了解國民戰爭之必要的工人。

——同德國講和，不。我們誰都希望和平，但我們所希望的是一種公正持久的和平！他向我說。

在我寫這日記時，奧國人已開始向我們砲擊。

戰壕消耗着人的精力，因為這是一座泥牢。我們的獄卒，就是強迫我們緘默不動的敵人的大砲。當戰壕被覆上了東西時，監禁就成爲十分嚴密了。穿過被覆物看出，太陽好像一個棋盤。我們之能適應這一類的戰爭這一事實，是意大利民族多才多能的一個鐵證。

一個中尉給我說，阿俄斯特公爵〔註一〕對於我們的旅團在敵人反攻的兩夜間的态度與我們的陣地的防禦工事的添築，鄭重地表示了敬意。我隊一個現在在寒假中的名叫西爾維約·菲力比的輕步兵，給了我一張明信片。片上寫道：

『在寒假中，我無時不想念着你和我所有對於你之被迫得同一個普通兵士似的留在戰壕中很表詫異的朋友們。我之所以給你這個明信片，就是想使你知道我是沒有忘記你。我已代你向梅昂尼致了意，他非常懇摯地接受了你的問候之忱。我希望我回隊時你仍是安然無恙。謹此祝好！』

在午後最後幾點鐘裏，我們的砲隊加強了他們的轟擊。從四點到六點，在砲隊間像是已經成立一種相互停戰的默契，因為我們的砲隊和他們的砲隊都一砲也不放。

在200段的坡之陽，有半小隊的奧國兵通過。他們的側面清清楚楚地露出在薄暮的光輝中。沒有一響的鎗從我們的防線上發出，雖然靶子是近而顯着。

射擊手無武器的敵人，不是生來就有俠氣的我們的習慣。

(註一) Aspie(1869—?) 意大利的大將。

十二月十九日。

昨夜，有一隻貓在我們的電絲網傍徘徊着。這無疑是被砲燬了的扎米雅洛村的一個『逃民』。昨天晚上——第一個不下雨的晚上——我在戰場上散了小會兒步。場上滿是榴彈炸成的洞。每一平方米突有四五個。還有一些死人。有些是我們的，有些是他們的。

今早，黎明時，兩個土工兵給我們帶來了法國戰勝的消息。大家都異常高興。人比昨天少談和平。天雨。惱殺人的天氣。衣服襁褓，鬍鬚滿口，一身是泥的輕步兵們，給家裏寫着『免費』，捉着虱子，鬥着紙牌。

如果將這些戰場上的破鐵片——已炸未炸的砲彈，鐵絲網的鐵樁，破碎的鐵皮，工具等等收集起來，一定可以裝滿幾列車。

黃昏時，西天發着紅。雨止。

——在威尼斯，現在是太陽天，有一個人用了憂鬱的聲音說。

我們剛剛回營。今天，敵人的砲隊沉默了一天。只有兩個流彈落在我們的防線上面。

暗中聽來的一段對話：

——將我們已取得的土地交還奧地利亞嗎？決不。

——我們的死者會喊冤的！

——不但死者；生者也是一樣。

明天是奧倍爾丹被絞死的週年紀念日。

十二月二十日。

昨夜，寒冷。但天空滿是光明，這是天將晴之兆。終於，太陽出來了！太陽出來了！我們的砲隊照常工作着。八個榴彈相繼落在○○○段奧國人的戰壕上。奧國人不等隨後去的那些榴彈，逃向第三道防線去了。有些輕步兵要到救傷隊的營所去：

他們的腳給戰壕中的水與濕氣浸壞了。但他們病勢并不重。

和平的問題成了日常的話題，但却又誰都不願同德國人講和平。

我們的強烈的砲火。奧國人投了二十多個榴彈在我們第三道防線的戰壕上。

星光燦爛的晚上！

十二月二十一日。

——我們的傷兵的忍耐精神是可驚的，昨天一個中尉軍醫向我說。他們或是自己走來，或是被用昇牀抬來，都是肉破血流而沒一聲的呻吟。那些傷在腹上的傷兵神志都還很清。在扎武塞克山上，有一天晚上，人家給我抬來了一個給炸彈炸傷了腿的傷兵。他自己給我說道：「割罷，醫生！」我給他行了一次注射，割下了他那條腿。他剛來時一樣一聲也不呻吟的去了。這個傷兵的名字我還記得，叫佛瑪加里。榴彈，破裂彈等，傷人最是厲害。步鎗，機關鎗等的子彈傷人則常是很「伶俐的」。

今天，蒼白色的太陽。靠海那一方，有一層暴風雨的雲幕。敵人的砲隊幾天來沒有動作。我們的呢，正相反，始終很活動。每天落在敵人陣地上的榴彈總是幾百幾百。

十二月二十二日。

奧國人每天黃昏時總要用戰壕小大砲轟擊我們。小大砲放出來的炸彈的爆裂聲同305的一樣地驚人。

曇天，但不下雨。朝晨，敵人的砲隊沈默着。我們的也一樣。昨天晚上的炸彈——他們放了三百多個——炸死了幾人，并有幾個人失了戰鬥力。

十二月二十三日。

昨夜，一點鐘時，我們曾爲我們前哨的戰壕中的一陣強烈的排鎗射擊所驚醒。

射擊繼續了十分鐘左右。虛驚。霧深的朝晨。雖然如此；我們的砲隊仍是很活動的。午後，我們乘着霧埋葬了二十一聯隊的一個兵士。這是一個薩爾特人，1888年級的。他的衣袋裏面有一把小刀和他收到的一封信。信上說：『我希望不久能再見到你……』』

黃昏：雨，憂鬱。

兩個朋友的來訪打破了雨夕的單調。

我聽見有人叫我。我鑽出避身所，認出叫我的的是從前民報的編輯，現在砲隊的中隊長本內泰都·法西約羅和水夫長的阿米加·德·安波利。我的兩位客人在我的由半截蠟燭照明着的……華廈中踟躕着身坐下。他們駐在伊孫左河那邊，跑來是特意爲看我。這令我很感佩。我們談了許多的事，新近的，過去的。談了幾個鐘頭的話後，我送他們上通多貝爾都的大路。

夜色已深。奧國人在一段的坡上投着一小桶一小桶的爆裂藥。眩目的光輝，

可怕的爆裂聲。

——你瞧，戰爭！法西約羅握着我的手向我說。

十二月二十四日。

我的日程：早上，戰壕中沒有起床號。睡眠，不同在衛戍地，是沒定規的時間的，因為牠的時間的長短全繫之於……意外的事變。八點鐘，小食。接着我就讀報紙，寫幾個『免費』明信片。中午，大餐：臘腸，乾酪，水菓。水果的比例如次：一個橘子，兩個蘋果，四個無花果，六個栗子。不用說。牠們是輪流來的。我忘記了：還有一個橙子，牠是差不多每天有的。午後，一無所事。如果天下霧，我就到戰場上去散步。那裏常能發見些有趣味的東西。大砲直伴我到黃昏。晚餐。寂靜。漫漫的長夜。翌日……，同樣的一回事。

聖誕節前夜。在我們當中，也有人想到牠嗎？陰沈的天，霧化作雨，慢慢地

慢慢地下着。沿戰壕有人輕輕敲擊爆裂過的榴彈尾端，爲的是將那上面的銅圈敲下來，帶回故鄉……這是戰壕中的『時髦』。平靜的午後。關於和平的談話漸漸地少了。誰都由直覺明白時候是還沒有到來……

隊長托我帶一封賀聖誕的信給大佐。大佐到前哨的戰壕中去了。我直等到他歸來。將隊長的信交給他後，我也向他申了賀。大佐向我說道：

——我剛纔是到戰壕中去賀輕步兵們的聖誕。我願聯隊永遠平安地過下去……我在營中重發現了一些生氣。聖誕節的禮物到了。我看見有一些飾有三色旗的瓶，一些餅乾包。這是一個委員會寄來的。

今天，輕步兵們又乘着下得很低的霧散到第一第三兩道防線間的戰場上搜尋了一回東西。朗珂發見了一副奧國新式面具，一個小號筒，一紮信。我等一會要去讀讀這個不認識的奧國人的德國文。輕步兵斯佩拉發見了一副軍用望遠鏡。我問他買了。我老早就想有一副。我的聖誕禮物是來自一個匆促地向扎米雅洛村退出的奧國

軍官。他現在還是活着呢還是已經死了呢？在這個戰場上，奧軍敗北的痕跡是顯着而多。麵包袋，被，無數的軍需品。其次，刺刀，刺刀鞘，手榴彈，地圖，破制服。最後，到處是洞與榴彈殼。

雨使湖水陡漲。我們有幾個避身所差不多被水吞沒了。奧國砲隊沒有放過一砲。我們的也只放了很少的幾響。

聖誕節

十二月二十五日。

同昨天一樣，同前天一樣，同……，天下着雨。一個月來，這一方面，雨幾乎沒有停止過。今天是聖誕節。是的，聖誕節，十二月二十五日。戰時的第三個聖誕節。這個日子并沒告訴我過。我接到了一些照例有耶穌與聖誕樹的插圖的明信片。要再發見聖誕節的詩意，我必須去追憶我的已去得遙遠的兒童時代。今天，心已變得同這些岩石一樣堅硬。現代文明『機械化』了我們。戰爭更加速了歐洲社會機械化的過程。二十五年前，我是一個易於生氣的粗暴的頑童。我當時的同伴有幾個現在

頭上還留着我的石頭的痕跡。我一天到晚的沿河跑，偷竊着鳥巢與果子。我赴彌撒。那時的聖誕節還生動地留在我的腦海。那天，不去作彌撒的人爲數很少：只有我父親和另外幾個人。沿通聖加西亞洛的路上，樹木帶着給雪鏡上了銀的空枝直挺挺地站着。天氣很冷。赴頭幾堂彌撒的，是些早起的老婦人。當我們看見她們出現了皮亞那山上時，我們的好機會就到了。我記得：我跟着我母親。教堂裏點着無數的蠟燭，祭台中央——一隻華麗的小搖籃裏——躺着夜裏生的「嬰兒」。這一切是生動如畫，逗引着我的想像。僅僅，香料的氣味使我們有點頭昏，有時并使我極端不滿意。最後，風琴的演奏給了儀式一個結束。人們三五成羣散去。沿路，大家滿意地上天下地的談着。中午，桌子上，羅馬納的傳統的美味「加波耐丁」冒着熱氣。從那時到現在已過去了多少年多少世紀呢？

一聲大砲將我換回到了現實。這是一個戰時的聖誕節。

戰壕中寂靜無聲：人們在暗地裏害着懷鄉病。一個可憐的聖誕節。委員會寄來

的禮物，我的中隊分到了半打『巴內東尼』，六瓶……我們的常食品也是上選的：煎魚配馬鈴薯。真是意想不到的事！

十二月二十六日。

無事是述的朝晨。午後，我們的砲隊突醒。他們第一道防線的一段戰壕被炸到了空中。他們向一段投了幾個炸彈，作為報復。當我寫這日記時，奧國人正在為……我們工作。米克爾神父來看了我們一次。

我向他稍微談了談我的寒假所引起的筆戰，問他願不願意為我作證。

——十分願意，他答。我只說實話，即是說，從頭一天到現在，我看見你始終是在第一道防線。

另外有幾個將校在場。

我藉一個爐竈的烟光寫了這幾行東西。暮色蒼茫中，熱雲密集。炸彈轟鳴。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昨夜，我們用鐵絲網鞏固了我們的防線。在晚上十點與十一點之間，雙方有頗強烈的砲擊。陰沈的朝晨。我曲肱倚着我們的戰壕的胸牆。那邊，幾十米突遠處，有兩個奧國兵泰然站着在談話。稍遠之處，另一個兵士一樣泰然的在理着晨粧。他脫下他的外衣，背心，襯衫；捉着虱子。虱子捉完，他深深地伸了一個懶腰，望了望四周，接着就泰然回到他的避身所去了。我一個月來沒有洗過一次臉。湖水不潔。從遠處運來的水，人喝都不敢多喝，拿來洗臉是太浪費。

現在，一陣從中午直繼續到五點鐘的很強烈的砲擊已停止。開場樂是由奧國人演奏的。靶子還是 144 段。重磅榴彈兩個兩個到來。144 段的山頂被包在火藥的黑白色的烟中。烟被風一吹，落到湖上，給整個多貝爾都高原鋪上了一層濃霧。奧國人繼續砲擊了一個鐘頭沒有受擾。後來，我們的砲隊出來干涉了。兩個鐘頭的極猛

烈的砲火。我們的戰壕所在的嶺上，聲音震天價響着。震盪的氣流搖撼着我們張在我們的避身所上的帳幕，羣山戰慄着。我拿着我的望遠鏡站在巡哨路上享受着眼福。敵人的砲隊爲我們的所迫而沈默了。我們的呢，繼續轟着，直到薄暮始止。我覺得我耳中有一種奇怪的轟轟之聲。

——這還只是一副開胃劑呢，一個沿巡哨路飛奔而來的砲擊兵向我們說。

黃昏。雲在裂開。海上，一彎上弦的新月……天空，星這里一顆，那里一顆。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昨夜，雙方的砲隊轟擊了一個整夜。我向對壕兵第三十九大隊的隊長加拉西打聽昨天十二段砲擊的結果。

——沒有什麼損失，他說。第七聯隊傷了五六個人，十一聯隊傷了一人。我們的戰壕是有神呵護的……

他又告訴我，昨晚天夜時，一個羅馬人投降了。但審問他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翻譯。

朝晨，蒼白色的太陽。兩隻「加浦羅尼」由一隻「尼攸波特」護衛着在我們頭上飛翔。大砲已然開始在唱牠們的死歌。許多小彈徑的奧國榴彈落在我們第二道防線附近，沒有爆裂。午後，太陽高照。是好天氣回來了嗎？

十二月二十九日。

不靜之夜。今早，濃霧封鎖着多貝爾都的湖和平原。天空，灰色的雲，太陽徒然想驅散牠們。在加索的戰壕中駐了一陣，我的同伴們的面容已開始顯得悽慘可憐。

第八中隊有胃腸炎流行。牠接到了離開此地的命令。牠大概要先我們去休息。不管怎樣，與其死在驗疫所，我寧願被一個 302 炸成碎片。

今天，奧國人照常砲擊了我們一陣，沒有奏效。大家打着呵欠。有的是由於無

聊，有的是由於肚餓。

戰時隱語：

Benzina (油)：酒。

Lampione (油壺)：酒瓶。

十二月三十日。

困人的天氣，病人的天氣，虎列刺的天氣。實際，據已然開始舉行的衛生測驗的報告說，桿狀細菌是已經出現。營地上一片白：人毫不吝惜的在板屋間灑了許多石灰。

米克爾神父來戰壕中散發三色徽章和小冊子。我接受了徽章。後來我又要了一本小冊子。題目是：

「意大利王軍的兵士

鄭重地獻身於

「耶蘇聖心」

對於牠的內容，我不願意下批評。

十二月三十一日

年終。第七聯隊做彌撒，司祭的神父會說過教。我不知道那是誰。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的一個參加了彌撒，聽到了說教的同伴告訴我，那是一個亞布路息人。演說者用的是淺易的言語，響亮的聲音。我覺得他的演說裏面最可玩味的是談和平的那一段。他說將來德國人的和平不外是「腳踏在戰敗者胸口上的戰勝者的和平」，我們的却必須是「確定諸民族的正義與自由」的和平。最後他說道：「意大利應當不

願一切，戰勝一切。」

如果我在場，我一定向他叫道：「好極了！」我一定跑去同他握手。他的演說是值得記一筆的，因為這是我在十六個月的戰爭生活中所聽到的第一篇真正熱心愛國的演說。

灰色的一天。我們的師團長現在在我們這裏。我們似乎就要到伊孫左河那邊的一個地方去休息。幾個星期的休息定會大大地增加我們的戰鬥力。駐在這些地方的主戰的朋友們都很想會我。今天來會我的是蒙薩人安利珂·達格里布，本業理髮匠，現在是砲手。

這是一個熱心的主戰派。在前線登了五個月，他主戰的熱忱還一絲沒有消失，不但沒消失，反而增長了。這些感覺到了我們的主義的美點的民族的卑微之子，是值得在戰爭勝利後多與以獎賞的。

午後，一輪蒼白色的太陽照着天際。我們定在今晚出發。命令到來了。今天

止，我在加索高原上的戰壕中恰恰駐了一個月。我向在死去的1916和方開始的1917歡呼道：意大利萬歲！

奧國人是知道了我們的調動嗎？我不知道。我不相信他們會知道。不過在我們正要出發時敵人的砲隊突然醒來了這却是事實。一個重磅砲彈爆裂在一個避身所上，幸而裏面是沒人的。奧國人向我們賀了……年底。

途中給一九一七年的一個敬禮

1917年一月一日。

1916年是當我們在多貝爾都路上走着時死去了。我在路上敬禮了1917。這是好兆頭。

頭十天休息於伊左拉摩洛西尼附近的荒僻的巴拉扎托。木棚與摺床。沐浴。防疫針。排泄物的檢查。有些人的檢疫隔離。煩悶。一月十日到二十日，休息於阿啓雷附近，聖托史蒂華洛的木棚中。博物院之遊。認識雕刻家米蘭福爾拉與第三軍的消防隊員，熱心的主戰派薩拉。十一日夜至十二日，飛機之侵入。五十二個炸

彈，不會奏效。我想着我在阿啓雷街上所看見的兒童們。羅馬城外的防禦工程。古跡的發現。投擲炸彈的訓練。教練官是一個馬隊中士。他給我說他也教過米蘭志願兵馬洛沙地和特烈萊。

一月十九日。

我重渡伊孫左。感動。藍色的大河。意大利生於薩伯河岸上；她在伊孫左河岸上復活了。俾里斯，還是充滿了婦女與兒童。小小的廣場上立着一座女像。她手上執着一本書。銘上寫道：『給以盧沙白女皇，俾里斯全體居民。』這個村子沒有毀。僅僅那些被拋棄了的屋子牆上有些榴彈穿的洞而已。幾個衛生隊的兵士在我們的營舍的院子裏設立了一所小學，男女學生有百多個。我向一個小女孩子問道：

——你今天在學校裏學到了一些什麼？

——什麼都沒學到。

——你要吃點恐懼嗎？

——你自己吃罷。

不大平凡的孩子。

一月二十日。

我重遇到了基都·波特烈加。到龍西找營所。離龍西不遠的路傍，有一座墳，
十字架上寫着『無名的兵士』幾字。冷風。太陽。

一月二十一日。

特里雅斯德的波拉。寒冷。沒趣味的日子。俾路多大佐走了：他是去指揮克里
摩拿旅團。代理他的是加巴尼中佐。中佐向光榮的十一聯隊作了一篇動人的演說。

一月二十六日。

多里拿堡峯上——70段，加索的第一峯——掘戰壕。戰場。痕跡還很顯著。我們的一隻飛機在多貝爾都附近被迫而降落。一些懸有念珠的十字架。紙捲和柳條籃，籃框是鐵的。死人。一堆屍體，上蓋土袋。腳露在外面。一個腦蓋……殘缺的骸骨……Pace o' fatelli！(安眠罷，弟兄們！步兵十四聯隊)。成堆的舊鐵。海。那邊，阿啓雷的方形鐘樓。更過去，一堆堆白色的屋子：塞爾維納洛。

一月二十七日。

雪，寒冷，無邊的煩悶。命令，取消前令，命令紛紛。

一月三十日。

寒假滿期回來的兵士們，士氣銷沉。他們埋怨着意大利的混亂狀態，因為那

『四個小老頭』與婦女們要求和平。自然，將校們是……另有一種想法。在羅馬的人不守約。『無能力的國民政府！』

二月一日。

手榴彈。我離開了要到意大利去編六十四大隊的我的小隊。人又編了一個手榴彈第二小隊，任了我為隊長。演習於龍西的演武場。

二月九日。

進入戰壕。佈置障地。團團月之夜。

——隊長，我們兩個都是D7年級的。

——你們一個到我的避身所裏來住。

二月十日。

寒風已止。陽光燦爛的朝晨。開闢巡哨路的小工程。砲隊照常轟擊。飛機照常飛過。他們的炸彈有些落在他們自己的戰壕中。敵人的砲隊的轟擊依舊是不規則而無效。

二月十一日。

砲擊。奧國人用他們的白砲轟擊了我們，但沒傷人。僅僅幾響。震天的爆裂聲。砲彈下落之時好像一隻尾巴朝天的貓兒。

二月十二日。

我在『死的巡哨路』（奧國人的）上工作了一天。峯上還有十多個奧國人的屍體和兩個意大利人的屍體沒掩埋。意大利人之一已無頭。雨的午後。熱風。多貝爾都湖

已解凍。雙方的砲隊的很猛烈的轟擊。

二月十三日。

滿是蘆葦的多貝爾都湖，看來像個池子。覺得牠「風景絕佳」的新聞記者們果真看見過牠嗎？猛烈的炮火。幾個傷者。一個是自己傷的。微溫的大太陽。

二月十四日。

朝晨：太陽。一個死者被裹在帳幕中抬過。後面跟着幾個同伴。一個牧師做着手勢。過路的人脫下帽子繼續走路。昨晚。奧國人會投了幾個炸彈在我們的戰壕裏。幾個墓地偃臥在這些坡下，我們的擴大着……那簡略的葬禮不會打斷別人的活動。我悽然想着這個當春天正開始在空中散佈暖氣時跑到地下去的意大利無名兵士。大砲在工作。剛纔埋葬的那個死者隸屬於機關鎗隊第「C」小隊。這是昨晚唯一

的一個死者。午後，砲擊。我們的一個榴彈恰落在他們的戰壕裏。奧國人發着喊逃走。他們的一個衛生隊員飛奔着。我們的重磅榴彈在他們第一第二兩條戰壕上奏着合奏曲。我從我們的戰壕的右端看到了杜意洛。從那上面，人能將整個巴薩洛灣全收在眼底。因了那遮着海面的濃霧，我不能看見特里雅斯德。我們向他們投了兩個魚雷彈。奧國人報了我們幾個傷，落在1250段的坡背面。僅傷一人。傷在膝蓋骨。

二月十五日。

太陽。昨夜，我直工作到早晨四點鐘。當我離開巡哨路到我的小床上去睡時，變明月正黯然照着戰場。今早，沒有新聞。午後，照常的生風里。

戰時隱語：

Un telegramma (一個電報)：一響榴彈；

Attaccare un bottone (縫扣子)：作討厭的演說；

Signorina (名貴的小姐)：香烟，

Chiocciola (伏卵的母雞)：機關鎗，

Sigaretta (香煙)：鎗彈

Andare alla riparazione (去修理東西)：到病院裏去。

一隻流行的歌曲：

【七月二十五日，

正是葡萄熟時，

一個小姑娘

手執簪織一枝。

她不是牧女，

也不是村姑。

她生在海濱

海濱的林中。

海濱的林中，

是我喜歡流連的處所。

那里人看得到大舟

大舟在水上飄浮。

要在水上飄浮

必須要有小舟，

要黃昏時談戀愛

必須要有少女。

美屬的少女

她們不知道戀愛；

我們，我們輕步兵，

我們要教會她們戀愛，

我們要教會她們戀愛，

我們要使她們戀愛，

而九個月後，

她們就會生小孩。

.....

將校們總是非常固執地問我對於戰爭的終結的意見。

二月十六日。

認識亞塔爾·維拉的兄弟維拉博士。

大太陽。照常砲火。午後，大合奏樂。他們的戰壕被炸毀了一段。一個板屋被焚。我差不多直工作到黎明。砲隊照常轟擊。中午。太陽時隱時現。

二月十七日。

昨晚十點鐘時，我們前哨的戰壕中突然有了緊急號聲。奧國人的一個斥候隊企圖襲擊我們。他們逼近了我們的鐵絲網。烟幕彈的投擲。兩個拒馬被毀。炸彈的投擲。我們的一個伍長受了傷。哨兵們警備着。排鎗射擊。倍那格良炸彈。我們向他們防線上投了一些魚雷彈作為報復。人聽得到奧國援兵的雜沓的步履聲。整夜，炸彈的投擲與砲擊。我為兩尊戰壕裏面用的小大砲（放炸彈的）的基礎工作了一整夜。

二月十八日。

我發覺今天是禮拜日，因為人在聯隊司令部前面做彌撒。參加的人不多。照例的說教。午後，我們的砲隊的頗猛烈的轟擊。陰沈的午後。奧國砲隊只有氣沒力地還擊着了幾砲。

二月十九日。

飢餓。那隨軍賣酒食的用拒馬圍着自己以避要麵包的輕步兵們的襲擊。今早，灰色的天。雙方的猛烈的砲火。昨夜我不曾入睡，因為地震動着，震盪的氣流搖撼着我們的避身所。白砲都燒紅了。

二月二十日。

昨晚日暮時，我下令開放了炸彈砲。幾個炸彈正落在奧國人的戰壕中。照常的雙方的砲擊。刮風的朝晨。司令部做大彌撒。戰爭開始時就在前線的中尉軍醫斯加佩里到伊孫左河那邊的野戰病院去了。

二月二十一日

爲給一尊炸彈砲打基礎工作了大半夜。今早，天小亮時，我用一個愛克塞爾式的炸彈向奧國人請了早安。牠恰落在他們的戰壕中。一枝香煙的星火熄滅了，大概那個抽煙的人也死掉了。今天，他們向我們連續砲擊了好幾個鐘頭。我們的損失不大。在失了戰鬥力的人中，有兩個將校。請晚安時，我加放了一個炸彈。牠們中了靶子。太陽高照的一日。基礎已經打成。今夜，我希望能好好地睡一大覺。

二月二十二日。

暫時取消請假的命令。罐頭食品與軍需品的檢查。這都是大戰的先兆。太陽，下午三點鐘時，一些重磅砲彈從我們頭上飛向敵人的防線。炸藥的烟霧掩蔽着太陽。我開始抽煙了。這是戰壕生活的結果之一。馬其頓香煙的味道很好。奧國人報了我們一些榴彈，牠們落在第一第二兩道防線之間。我隊死兩人，傷五人。一個傷了臂的兵士還抽着煙。兩個重傷。

傷了

1917年二月二十三日午後一點鐘左右，我們在一段開始了用一尊戰壕炸彈砲射擊。我周圍有二十個人，幾個將校在內。分隊係由我隊一些最勇敢的兵士編成。射擊直到最後一彈不會發生意外。最後一彈呢，——我們共放了兩箱炸彈，——正相反，在炸彈砲裏面爆裂了。碎片如雨般向我打來，我被投在好幾米突之外。以下我說不來了。現在我才知道我是差不多立刻由另外幾個飛奔而來的輕步兵扶了起來，放在一隻昇牀上，運到多貝爾都受應急治療，後來就被抬到了這個小病院。我在這裏，過去和現在都是受着很親切懇熱的看護。軍醫副朱塞浦·比加洛尼，院長

阿爾齊約·浦斯托，中尉軍醫埃齊第若·加爾維尼和路意基·西彼約尼，都把我當做親兄弟一般看護着。

三月十八日晨。

八點鐘。一點兒太陽。飛機照常轟轟響着。昨夜又到了一個傷兵。我不會合眼。今早，寒暑表指着37.8度。今晚也許會達到四十度。

不施創傷包裹。一個炸彈的轟響聲。牠爆裂在病院附近。又是一個，又是一個，又是一個。都爆裂在離病院幾米突遠處。看護士巴里西仍是鎮靜自若。

——他們難道沒有看見屋頂上的紅十字嗎？他說，他們這四個月從不曾轟擊過我們，所以……

又是一響。我的那個兩腿給炸彈炸斷了的鄰人數着。

——這是一些蠢材，一個傷了瑣骨的兵士說。

